

古典诗词名家

柳永词选

薛瑞生

选注



I222.844
L757-2

郑州大学 *04010249783 *

-90

古典诗词名家

柳永词选
薛瑞生 选注



中华书局

I222.844

L75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永词选/薛瑞生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80-1

I. 柳... II. ①柳...②薛... III. 宋词-选集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384 号

书 名 柳永词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薛瑞生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8}$ 字数 144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80-1/I·582

定 价 13.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言

柳永是宋代词坛一大家，然而他的家世及生平事迹，至今却仍是一笔糊涂账，有些传统说法甚至是错的。例如说他终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又说他因写浮艳之词而得罪了仁宗，因而中进士很晚，其实都错了。至于他到底都在什么地方做过官，似乎还没有人去问津。所以如此，是因为《宋史》没有给他立传，宋人笔记、杂著中所记他的事迹，又往往是一鳞半爪，甚至互相矛盾。故宋人事迹之被模糊者，莫若柳永，需要我们从大量的史籍中，去做搜罗爬剔、去伪存真的工作。近年来，我花了很大精力，才算将这些问题基本弄清了，写成了《柳永别传》一书。在出版之前，我又将它节要为《柳永事迹考辨》一文，在《新宋学》第二辑发表。在这短短的前言里，我只能将结论性的东西告诉大家，再加上一些必要的说明。至于大量的事实考证，就只好请读者诸君去翻检《柳永事迹考辨》与《柳永别传》了。

柳永(987? ——1058?)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在族中排行第七，世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今福建崇安)，出身书香门第，远祖即为官宦人家，祖父柳崇虽为布衣，却藏书丰富，父亲柳宜曾在南唐与宋太宗、真宗时为官，叔父宣、寔、寔、察与兄三复、三接、子说、侄淇都是进士出身，可谓进士满门。柳永到底生

在哪一年？唐圭璋先生在《柳永事迹新证》^①一文中，用来推断柳永生年的材料虽然有误，但说他大约生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却大体不错。因为若将他的生年提前或推后若干年，就和他的父亲柳宜与他的儿子柳说的年龄对不上茬儿。当然这也不是定论，为了叙述的方便，凡提到柳永生年之处，即以这个推断为准。

雍熙四年（987），柳永之父柳宜五十岁，在京东西路济州任城县（今山东济宁市）令任，柳永即生于此。淳化元年（990）至淳化三年（992），柳宜通判全州。按照宋代官制的规定，在包括荆湖南路（全州即属此路）在内的边远八路为官时，不许携家眷前往，否则即有重罚乃至杀头。所以柳宜只好将妻子与儿子柳永带回老家福建崇安，请其继母也就是柳永的继祖母虞氏代养，直到至道元年（995）才又回到汴京。所以四至九岁时的柳永，是在故里崇安度过其童年时代的，此后柳永终生再没有机会回到崇安。《建宁府志》中录的那首写崇安中峰寺的《中峰寺》诗，就出于童年柳永之手，也可称之为神童了。

柳永约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八岁时成婚，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性格执拗的女子。景德二年（1005）与四年（1007），柳永连连考进士未中，即于四年秋远游浙江杭州，而后又游湖南、湖北，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始回到汴京。这三年远游，名义上是“以文会友”，实际上是因夫妻之间发生感情裂变所使然。回到汴京不久，他的妻子就因长期感情忧闷而死去了。柳永何时再娶，无考。

柳永直到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四十八岁时才中进士，再加上他与妓女往来密切，于是宋人就编出了许多关于柳永因写浮

^①该文原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词学论丛》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艳之词而得罪了仁宗的传闻。其实这些传闻都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柳永中进士很晚,当与他对宋真宗佞道有微词相关。至宋仁宗亲政的第一年即景祐元年(此前为太后垂帘),柳永就登第,这事实本身就说明,柳永并未“蹉跎”于仁宗朝。至于他与妓女往来密切,是因为他要从为妓女写词中讨润笔以维持生计。当然也不排除他与妓女有色情关系,但这在宋人中是司空见惯的,怎么单是柳永就因此而“蹉跎”呢?

柳永中进士的当年春天,就被差遣到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去作推官,大约到第二年也就是景祐二年(1035)夏秋间,即由睦州推官移任为余杭(今浙江余杭)令,那首有名的《煮海歌》就是在余杭令上写的^①,年余后又移任淮南东路泗州(今江苏盱眙)判官,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柳永即改官为著作郎,差遣为西京陵台令。

在柳永生平行实中,有三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他的“改官”、最后官职与他为什么“官”大而“差遣”小?这儿所说的“改官”,就是过去被弄错了,必须予以澄清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明修《镇江府志》中,曾经提到了柳永的侄儿柳淇在为柳永所写的《墓志铭》中的几句话:“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后为太常博士。”历来学者们都将“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理解为先任命为泗州判官,还未到任,就又改任为著作郎。其实这样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正由于这一错误,才对柳永仕履行实的了解,留下了许多缺憾。这里的“改”,是“改官”的“改”,并非改变任

①《煮海歌》写的是余杭邻县仁和盐场的煮盐,而昌国盐场则为晒盐,这在《宋史·食货志》中记得十分清楚,无容混淆。且宋代凡茶、盐、酒之监官,均为罪官所当,故世所谓柳永曾为昌国盐监,《煮海歌》写昌国煮盐情况,均误。

命的“改”。著作郎也不是职事官,而是用以寄禄的官,灵台令才是职事官,但“灵台令”却为“陵台令”之误。

要说清这个问题,又得从宋代的官制说起。宋代官制,是历代官制之集大成者,但又特别复杂,正如司马光在《百官表总序》^①中所说:“其所谓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宋代的所谓“官”,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干部工资级别;宋代的所谓“差遣”,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实际职权的官;至于宋代的所谓“职”,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就不必赘笔了。

此外,宋代官制与别代官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无论有出身(指进士出身)、无出身或杂出身,初入仕者都被称为“选人”,还不算正式进入仕途。由“选人”进入京朝官序列,须考课足(神宗前定为四年,神宗后定为六年)且有举主五人,其中一人必须是监司官(即所属路之帅司、漕司、宪司之长官),由吏部审查合格,然后才能聚集京师,分甲(一般以三人为一甲)由皇帝亲自召对,低者命以京官,高者可以越过京官直至朝官,谓之“改官”,此后才算正式进入仕途,仕途通显才有望。否则只能“老死选海”。

弄清宋代的官、职、与差遣以及选人与京朝官的区别之后,再来看对一般京朝官差遣与选人“改官”的不同仪制。自宋仁宗以后,凡一般京朝官(高官者例外)差遣,由吏部审查后“入状即可”,也就是打个报告备案就行了,皇帝并不召见。但选人改官却非皇帝亲自召见不可,终宋之世,概莫能外。如果柳永真的象过去学者们所理解的那样,先被任命为泗州推官,然后改任为著作郎,按照宋制,只须“入状即可”,是根本不会蒙皇帝召见的。但《墓志铭》却

^①见四部丛刊初编本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65。

说是“既至阙下，召见仁庙”，足见是“改官”的“改”，而不是改变任命的“改”。至于著作郎，则是朝官中的第二阶，也就是说，柳永在改官时，一下子越过了京官中的五阶，到了朝官的第二阶（正八品），这即使在北宋前期也是罕见的超改。

灵台令才是差遣，但这儿的“灵台令”却错了，应该是“陵台令”，系管理宋帝王陵墓的祀官。宋历代皇帝陵寝均安厝巩县永安镇（今河南巩县南），于是永安镇便被从巩县划出另置永安县。至景德四年（1007）七月，宋真宗为尊崇祖宗，才置陵台令，兼管永安县事。陵台令为从六品，与起居舍人、侍御史同品，比当时大多数知州的资序还要高，而且为宰相与执政官合议的堂除（低级官吏只能由吏部除）阙，许借绯服（不至服绯而借绯，表示荣宠），职位之清望显要可想而知，所以柳淇才在《墓志铭》中说“宠进于庭”。这在《宋史·真宗本纪二》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以及《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中都说得十分清楚。况且宋人所称的“西京”，是指洛阳而非长安，宋属京西北路河南府；灵台在今甘肃，宋属秦凤路泾州；故“西京”与“灵台”根本不相连属。然而过去学者们却不察，以为一个小小的县令，又何宠之有？所以就认为“宠进于庭”是“谀墓之词”了。柳永中进士虽很晚，但正式进入仕途之后，起点却很高。这是过去被弄混了的问题，必须予以纠正的。而宋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柳永因此而长期未中进士，中进士后又长期不能改官，“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岂非无根游谈？

再说第二个问题。《墓志铭》的“篆额”是“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是说他致仕（退休）之前的最后官职是“郎中”。除《墓志》外，如陶宗仪《说郛》卷二十四引《吹剑续录》说：“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郎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

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但传统的说法,则是认为柳永终官屯田员外郎。最早见于记载的为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其次是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再次则是叶梦得的《避暑录话》,都说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所以后世就称柳永为“柳屯田”,至今各种文学史甚至专著都沿而不改。《吹剑录》与《吹剑续录》的作者俞文豹比吴处厚、陈师道与叶梦得晚生百余年,且其人其书在后世声誉不佳,故学界多从吴、陈、叶之说而弃俞说。比起这四人来,柳淇生年虽晚于吴,却早于陈、叶、俞。但他所书柳永《墓志铭》却长期不为人知,直至罗忼烈先生在其《话柳永》^①一书中始发现并公诸于世。可惜罗先生未及细加考辨,却当作“谀墓之辞”轻轻放过了。

所谓“谀墓之辞”,就是给死人说些好话。尽管古代人给人写《墓志铭》,“谀墓之辞”是难免的。但一般是在道德上对墓主予以颂扬,而在墓主的事迹行实上,却不会也不肯作假,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柳淇给他叔父写的《墓志铭》会不会是个例外,即在官位上也作假呢?虽然至今还没有其他确切资料来证明柳淇没有作假,但是,用《宋史·职官志》对官员叙迁之制的规定,却完全可以证明柳淇没有作假。宋代寄禄官的叙迁之制,是除了曾犯赃罪过失者外,其余都是从选人改官之日算起,每满三年迁一次的(神宗以后改为四年迁一次)。此外,宋代还有七十岁致仕(退休)的规定,除了执政官(如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丞等)外,对一般官员来说,这却是个硬杠子。现已确知柳永高寿,卒年虽还不能确切断定,但活到了七十岁以后则无疑。

柳永于宝元元年(1038)春由泗州判官改著作郎,这时他52

^①香港星岛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初版。

岁,距致仕还有18年,也就是说到他致仕还有六次转官的机会。依照《宋史·选举志》的规定,从著作郎到屯田员外郎,只须两转即可,而到后行郎中须五转,到中行郎中须六转,到前行郎中须七转。尽管柳淇没有说柳永到底是终于后行、中行、还是前行郎中,但据此可知,柳永终于郎中是对的,而终于屯田员外郎之说,虽然已几乎成为定论,却是决不可信的。因为在这18年时间里,柳永起码有六次转官机会,决不会只有两次转官机会。

如果我们再将柳永与他的同年的晋升,作一横行比较,这问题就看得更为清楚。在柳永同年中,与柳永可比性最强的是何中立,据《宋史·何中立传》载,何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官,正好柳永也在此前一年即嘉祐元年(1056)致仕,他俩的出仕年限只差一年。何官至刑部郎中,而刑部郎中正好是中行郎中,与前边所推算的柳永最后所至之官相同。况且宋代还有一个抚慰措施,即只要不是贪赃枉法的官员,凡给予不重要的差遣时,常加官以表示抚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王安石,他在被罢相(宰相即为差遣)之后,官却连加九阶。何中立的差遣最后是知杭州兼两浙路安抚使,比柳永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以抚慰措施来衡量,柳永的官可能比何中立还要高。也就是说,柳永最后的官,不仅会是中行郎中,而且有可能是前行郎中。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但无论如何,柳永官至郎中,是可信的,而“屯田员外郎”之说反而决不可信。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早生的吴处厚等人没有说对,反而是晚生的俞文豹说对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代人能靠出土文物纠正前人的错误一样,俞文豹也是靠出土文物纠正了吴处厚等人的错误的。吴、陈、叶三人中,吴生得最早,但柳永卒时吴始十馀岁,其于柳永事,自然得之于口耳相传,陈、叶更不必说。据罗忼烈先生在《话柳永》中

的考证,柳淇为他的叔父柳永所写的《墓志铭》,是在南宋孝宗年间才出土的。叶梦得卒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吴、陈卒得更早,他们当然都看不到出土的柳永《墓志铭》,而俞文豹却有可能看到,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后出土的《墓志铭》却不为人所信,有可能以出土的《墓志铭》而言的俞文豹之说更不为人所取,岂不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再说第三个问题。柳永官位不低,而差遣却似乎以通判或相当于通判的资序终其身,始终未能具备知州资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宋人记此事者很多,最早提到此事的当是王辟之,他在《渑水燕谈录》卷八中说: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调选,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柳永是否因写《醉蓬莱》词而未授以重要差遣?这是柳永仕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可惜前人却对此未加可否,也未加考证。今查《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三十至三十一载仁宗御制真宗哀词,最后有几句是:“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我们看“宸游凤辇何处”句,不正是与“俨时”五句的意思“暗合”了么?所以王所说的“皇祐中,久困调选”,虽然时间不符,但他所说的事实,却大体上并无差谬。为什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呢?因为皇帝病危叫“大渐”,神宗看到

“渐”字，“色若不悦”就毫不奇怪了。至于“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地，永自此不复进用。”“翻”字犯皇家之忌，亦理之宜然。

若再证之以柳永的仕履行实，则王氏之言尤为不诬。根据我在《柳永别传》中的考证，柳永于庆历元年(1041)即自著作郎转为太常博士(从七品)回朝任职，至于差遣，无考。但如果与他的同年作以比较，就知道他的差遣肯定不会低。比如杨察为景祐元年进士第二名，据《宋史·杨察传》载：杨察在为选人时差遣高于柳，但到改官时却与柳同为著作郎，足见柳之被仁宗重用；到庆历三年，杨察与柳永一样也迁为太常博士，而差遣却为江南东路转运使(路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了)。北宋名臣张方平也是与柳永同年中进士的，据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载：张方平在中进士后又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优等，改官时才改为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官与差遣都比柳永要低两阶；到庆历元年，张迁为常丞(正八品)，还是比柳永低了一阶，可他的差遣已经是知谏院了。与之同阶的杨察已为转运使，与之低一阶的张方平已为知谏院，柳永前任的差遣还能低么？柳词中多次提到“名宦拘谨”，就说的是庆历元年和二年的这两年。

然而自从他于庆历二年(1042)晚秋写了《醉蓬莱·渐亭皋叶下》之后，即于三年正月外任苏州(庆历三年春自太常博士移任苏州)，接着又去成都(庆历三年夏秋间又自苏州移任益州)、道州(庆历四年春转为屯田员外郎，夏秋间自益州移任荆湖南路道州)、华州(庆历六年秋自道州移任永兴军路华州)，苏州(庆历七年春转为都官员外郎，自华州移任苏州)、杭州(皇祐二年春转为职方员外郎，自苏州移任杭州)，其后仕履虽无考，却知他于皇祐五年(1053)转为工部郎中，又于嘉祐元年(1056)转为刑部郎中，

后半生终于蹉跎至致仕。王辟之所记虽时、地有误,但“永自此不复进用”却成为事实。

至于柳永是否如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提到此事时,说柳永“始悔为已累”,似乎也不难从柳词中找到答案。《乐章集》中妓女词极多,但晚年至苏、杭后,心态大变,极少写美女,却一反常态,以西施、赵飞燕、班婕妤等为题材咏史,表现了“美人误国”、“美人祸水”的主题。其中如《瑞鹧鸪·全吴嘉会古风流》、《西施·苧罗妖艳世难偕》、《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不有点太奇怪吗?但若与王辟之记柳永之事联系起来,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断定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我在《乐章集校注》中已经考出,直到嘉祐三年(1058),柳永还在汴京写了《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词赠刘敞,卒年自当在此后求之。

观柳永一生,幸与不幸兼而有之。青年时期科场不济,直至四十八始中进士。出仕后很快就由选人改官,其后又依制晋升,直至郎中,官位不算低。但却因《醉蓬莱》词而获罪仁宗,未任重要差遣。柳永任职之地,多有故交、座主,却也无回天之力,改变不了“仁宗不悦”的局面。可怜一曲《醉蓬莱》,断送功名到白头,这是柳永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普遍会碰到的悲剧。

柳永后期虽然官场不济,但对词的贡献却极大。李清照在《词论》^①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年,始有柳屯田永出,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之于柳,褒中有贬。贬,乃出于北宋末期词坛“尊体”之

^①《词论》首见于南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因与此论题无关,不具论。

争；褒，乃出于对北宋词坛历史现实的尊重。北宋词坛，先于柳永者不知其几，仅《全宋词》所录即有十七人之多。然李氏谓“涵养百年，始有柳屯田者”，不在于他是第一个作词最多的词人，而在于他是第一个“变旧声作新声”的词人。所谓“旧声”，乃指唐、宋旧曲，“新声”，乃指据旧曲翻作的新调。遍检《乐章集》，旧调翻新、原无柳有者俯拾即是，至如同调易宫换羽而字数多寡者又所在多有。如《倾杯乐》八首，即有九十四字、九十五字、一百四字、一百六字、一百七字、一百八字、一百十六字之别，或作《倾杯》。其间或因调同而曲异，或因曲同而调异，亦有调同而字数不等者。所以近人缪荃孙在吴重熹石莲庵刻《山左人词·乐章集》校记附识中发乎为“世乏周郎，无从顾误”之叹，并谓“宋人词集校订至难，而柳词为最”，实乃知者甘苦之言。即此而论，柳永对两宋词坛之贡献，可谓首屈一指，独一无二，“大得声称于世”，乃势之所必。

那么柳词中究竟有哪些是前人未有之新声呢？欲知新声，先须知旧声。唐崔令钦《教坊记》^①载，唐教坊十八调三百二十五曲，其中《泛龙舟》与《同心结》重，实则为三百二十三调。《宋史·乐十七》“教坊”条载教坊十八调及曲名，将唐宋之教坊十八调及曲名与宋词相较，知其绝大部分仍被宋词沿用，少部分已被扬弃。柳词中共用十七调，两相对比，柳词中除缺“道调宫”“南吕宫”“正平调”三调外其余全同。至于曲名，则除了各调中的《倾杯乐》与《法曲献仙音》外，其余均非教坊曲。也就是说，柳词中共用了百六十七曲，其中除三首《倾杯乐》与一首《法曲献仙音》外，其余百四十六首为宋教坊曲中所无。而在这百六十七曲中，除常见的如《西江月》、《临江仙》、《玉楼春》、《少年游》、《鹊桥仙》等二十七曲外，其余一百四十七曲全是柳永自制或首用的。在两宋词人中，创新

^①见陶宗仪《说郛》，转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郛三种》。

曲如是之多,柳永是首屈一指,别无匹敌的。

不惟如此,“变旧声作新声”的另一重含义,则是慢词的大量制作。当然慢词远不自柳永始,《云谣》、《花间》、《尊前》中即不乏慢词。然在五代及宋初,还是小令的天下,慢词尚不多见,未能衍为巨波。唯至柳永,始以慢词为本,小令倒在其次。现在一般以九十一字以上者为长调亦即慢词。一部《乐章集》,现存词二百一十六阕,即有一百一十阕为长调,居柳词一半以上,这在宋代词人中是罕见的。时人听厌了“旧声”小令,柳永的慢词便令人耳目一新,自然平添了不少魅力,这是柳永“大得声称于世”的另一重要原因。到了南宋,张炎在《词源》卷下杂论中指出:“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若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后清人邹志谟在《远志斋词衷》中即以此绳柳永:“清真、乐章,以短调行长调,故滔滔莽莽处,如唐初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仅变。”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柳永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以短调行长调”之弊,乃初期为慢词者必不可免,连柳永之后的张先、晏殊、欧阳修诸家也如此,又何必苛责柳永。这要等到苏轼、周邦彦之后,慢词才发展到完备阶段。

形式的解放,就意味着内容的解放。与大量制作慢词相适应的,即柳词对内容疆土的开拓。柳永之前,大凡举《云谣》、《花间》、《尊前》三集及宋初诸家,柳永之后如张先、晏殊、欧阳修诸家,词多为“应歌”之作,尚鲜有“应社”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着》尝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在北宋,开“应社”风气之先者,当然首推苏轼,但在苏轼之前,柳永即为之导夫先路。观其《乐章集》,皇家词、投献词几占十之一,虽在“应社”范围上比不上苏轼之广,然柳前却无可与之比肩者。至如羁旅行

役之作,在《花间》已有先例,然至柳永始蔚为大观,且超过前人成为柳词一绝。此外,举凡歌舞、宴饮、赠妓、离情、怀古、咏物等等,柳词无所不及。世谓词至东坡,始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实际上东坡并未完全做到。如与妻妾之间的感情纠葛,他就闪烁其词;再如寿词,他也力图学柳,但却只用来给妻子祝寿,未敢广泛运用,到了辛弃疾,始承柳永遗绪,大量作寿词;中进士后之琼林宴,东坡亦未涉及;柳词中写了御楼肆赦,东坡词中却未尝一见;如此等等。当然,不是东坡不会写,而是东坡还尚未完全突破诗与词的界限,觉得词还不宜用以表现重大题材。只有柳永,才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北宋,只有柳词才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所以结论是清楚的,在东坡之前,为词大力开拓疆土者柳永一人而已。

对柳永抱偏见的南宋人王灼,在其《碧鸡漫志》卷二“东坡指出向上一路”条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又在“《乐章集》浅近卑俗”条说:“不知书者,尤好耆卿。”他虽然深贬柳永,却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即北宋学柳已成为一种风气,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至如所谓“不知书者,尤好耆卿。”则更是一种偏见,实际上唯其知书,学柳方能到家,因为在北宋,学柳最成功的当数苏轼与周邦彦。苏轼学柳,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论苏东坡及其词》已作过探讨,此不赘。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亦云:“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改革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周(邦彦)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当然,善食者食其膏腴,不善食者食其皮毛,即使播下龙钟,有时也会收获跳蚤,那不是应该让柳永负责的。

柳词也涉及到雅俗之变。柳词雅俗并陈,这是事实。然由宋迄清,词家多病其俗而赞其雅,却是传统的偏见。更有甚者,病其俗而无视其雅,赞其雅而无视其俗,直置事实于不顾。北宋的苏东坡与南宋的黄裳,是只赞其雅而不见其俗,王灼、胡仔等人却只鄙薄其俗不见其雅,就是两个极端。

雅俗本为二途,雅者凝重蕴藉,俗者浅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未可轩轻。宜在雅不厌俗,俗不伤雅,方为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柳词凡产生于西楼南瓦、羁旅行役之间者多“骯骯从俗,天下咏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久享盛名的重要原因。《乐章集》中那些成功之作,多是以俗为骨,以雅为神之作。即如被称为柳词压卷之作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俗是俗到家了,然又何不雅?曾被苏轼盛赞为“唐人高处,不过如此”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可谓雅极,然又何不俗?还有一些以俗为本,俗不伤雅之作,如《采莲令·月华收》、《凤栖梧·伫立危楼》、《留客住·偶登眺》、《戚氏·晚秋天》等等,这在柳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再次者为俗而寡味之作,这在柳词中亦不在少数,此不赘。柳词以俗为成名之阶梯,亦以俗为败名之陷阱。从俗,他胜利了;媚俗,他又失败了;媚俗到了极点,就成为庸俗、卑俗、乃至淫褻。故尝为柳永辩的周济也深为柳永惜,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云:“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其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柳永也追求雅,希望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但这些词多为皇家词、投献词,往往刻意求雅,拒俗太甚,成了典故的堆砌,腻得化不开,不惟寡味,且令人生厌。

宋人也曾赞扬“柳氏家法”(也就是艺术手法),但却以清人为盛,近人郑文焯为最。郑氏在手校石莲庵刻本《乐章集》卷首总评说:“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宛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

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为清真能与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也。”“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惟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也。”誉之太过,则胜于毁。郑氏欲为耆卿功臣,实坏柳家门墙。其实柳词之胜,正在于以赋为词、善于写景叙事与明白家常而已。若论柳氏家法,舍此三者而旁求,究属隔靴挠痒。

北宋词坛是极其变的时代,其中有两个瞩目的人物,一个是柳永以赋为词,另一个是苏轼以诗为词,他们都胜利了。以赋为词是“变旧声作新声”的需要,慢词的体制,给赋以用武之地,而在小令中却是难以驰骋挥戈的。周济谓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气在骨”^①,夏敬观谓其“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②,可谓要言不烦。赋作为文体,要求“铺采摘文”。作为表现手法,要求直陈其事,这二者都在柳词的“铺叙委婉”中找到了契机。观柳词,或纵向,或横向,或逆向,层次铺展,又每于开端、换头、结尾处一笔勾勒,使全词一气贯穿,浑然一体。这正是柳词的看家本领,在两宋词坛是独为翘楚的。但赋若不参以比兴,则少寄托,欠含蓄,这正是柳词长中之短。故读柳词,常觉一泻无余,却难于流连往返。自清人张惠言专讲寄托以来,其后学每于柳词中找寄托,实类痴人说梦。郑文焯谓其“寄托清远”,更近于以谀为誉。

以赋为词,必然长于叙写。柳词每以善于叙事写景取誉于当时与后世,连对柳词抱偏见的王灼,也不得不谓其“叙事闲暇,有首有尾”,清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谓其“状难状之景,达

①见《介存斋论词杂著》。

②夏敬观《手批乐章集》。

难达之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谓其“善于叙事，有过前人”。盖柳词常即事而发，由景而入，事以景繁，情以景见，幽思曲想，自在其中。故读柳词，如闲窗月下，对床夜语，感人在喁喁家常，终乏跌宕震撼。语巧则纤，语粗则浅，柳永不失于粗而失于纤，宜乎东坡以其气格为病。

宋张端义《贵耳集》载：“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予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叩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直说。’”以柳比杜，自黄裳始，项平斋继之，清人亦有沿其说者，自属不伦不类，然谓柳词“只是直说”，可谓一语破的。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实话实说，没有什么不好，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其“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并以之比于白香山。但柳词终嫌细密妥溜有馀，而疏朗开阖不足，明白家常，词坛倒不可缺此一席。本色是出色所使然，明白家常到了极致，就由艳而淡了。柳永之佳作，皆可作如是观。不过也有些篇什明白如话却淡而寡味，当另作别论。且柳词时有刻意求雅之作，反倒诘屈聱牙，物极必反了。直说有其长亦有其短，诗家应不忌直说，亦不宜只是直说。

所谓“柳氏家法”，大而言之，盖此数端。且柳氏于家法变化无多，造语常有雷同重复处，一语而三四见者亦不在少数。一言以蔽之：“屯田溪径”较宽而“柳氏家法”反浅耳。

中华书局要将历代诗词名家各选注一集出版，嘱我作《柳永词选注》。入选的原则是“以传诵程度为主，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内容第一，艺术第二”的陈规，无疑具有现代眼光。尚需说明的是，鉴于过去常将柳词中的爱情词与妓女词混为一谈，这次在选时特意将它们分了开来。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柳词中的佳作，其实多在爱情词中。当然这还只能算作是一

种探索,远远未成定论,读者与专家尽可以说长道短。毋庸讳言,柳词中的妓女词的确不少,这不仅是柳词中存在的现象,而且是宋词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通观宋词中的妓女词,要者有四:即咏妓词、狎妓词、恋妓词、妓恋词。咏妓词多在咏妓女之色艺,狎妓词则多色情描写,妓恋词则写妓女要求爱情自由,恋妓词则写抒情主人公在妓女中寻求红粉知己。毫无疑问,四类之中,除狎妓词外,其他都有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尤其是妓恋词与恋妓词,宋人之中,莫若柳永写得那样感情真挚而又感人,所以也适当选了一些。其他如投献词、祝寿词,写观灯、踏青、七夕、元宵等等的风情词,都入选了一些。至于注释,则针对中学生以上读者的实际情况,尽量注得详尽一点,尤重人文景观、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典故地舆,力图给读者阅读理解多一些帮助;编排上大体按创作时间先后排列,以见柳永其人其词的变化。其中《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以上为未仕前作品;《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以上为仕后作品,以下为作年难考之作。当然由于水平有限,选目与注释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薛瑞生 甲申春于西北大学蜗居轩

目

录

前言	1
风栖梧(帘内清歌帘外宴)	1
浪淘沙令(有个人人)	3
御街行(前时小饮春庭院)	4
征部乐(雅欢幽会)	6
迎新春(嶰管变青律)	7
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	9
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	13
长寿乐(繁红嫩翠)	15
鹤冲天(黄金榜上)	16
如鱼水(帝里疏散)	19
玉楼春(昭华夜醺连清曙)	20
玉楼春(凤楼郁郁成嘉瑞)	23
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	24
雨霖铃(寒蝉凄切)	27
倾杯(离宴殷勤)	29
驻马听(凤枕鸾帷)	30
八六子(如花貌)	32



2 柳永词选

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	34
鹧鸪天(吹破残烟入夜风)	35
安公子(梦觉清宵半)	37
竹马子(登孤垒荒凉)	38
倾杯(金风淡荡)	40
佳人醉(暮景萧萧雨霁)	42
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	44
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只)	46
彩云归(蘅皋向晚舣轻航)	48
两心同(伫立东风)	50
古倾杯(冻水消痕)	51
定风波(自春来)	53
望远行(绣帟睡起)	55
凤栖梧(独依危楼风细细)	57
迷神引(红板桥头秋光暮)	59
凤衔杯(追悔当初孤深愿)	61
夜半乐(艳阳天气)	63
燕归梁(织锦裁篇写意深)	65
西施(自从回步百花桥)	66
女冠子(淡烟飘薄)	68
临江仙(梦觉小庭院)	70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72
倾杯乐(皓月初圆)	74
祭天神(叹笑筵歌席轻抛掷)	76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	77
甘草子(秋暮)	79



减字木兰花(花心柳眼)	81
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	82
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	84
倾杯乐(楼锁轻烟)	85
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	87
塞孤(一声鸡)	89
倾杯(水乡天气)	90
倾杯(鹭落霜洲)	92
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	94
秋瑞香引(留不得)	96
玉楼春(星闾上笏金章贵)	97
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	100
满江红(暮雨初收)	102
留客住(偶登眺)	104
过涧歇近(淮楚)	106
河传(淮岸)	107
安公子(长川波潋滟)	109
如鱼水(轻霭浮空)	110
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	112
满朝欢(花隔铜壶)	115
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	116
倾杯乐(禁漏花深)	119
破阵乐(露花倒影)	122
送征衣(过韶阳)	125
醉蓬莱(渐亭皋叶下)	128
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	131

4 柳永词选

采莲令(月华收)	132
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	134
曲玉管(陇首云飞)	135
戚氏(晚秋天)	137
一寸金(井络天开)	140
迷神引(一叶扁舟轻帆卷)	143
轮台子(雾敛澄江)	145
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	147
卜算子(江枫渐老)	149
引驾行(红尘紫陌)	151
望远行(长空降瑞)	153
定风波(伫立长堤)	154
临江仙引(上国)	156
洞仙歌(乘兴)	158
永遇乐(天阁英游)	160
双声子(晚天萧索)	162
西施(苧罗妖艳世难偕)	164
瑞鹧鸪(全吴嘉会古风流)	165
瑞鹧鸪(吴会风流)	167
望海潮(东南形胜)	169
早梅芳(海霞红)	172
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	174
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	176
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	178
受恩深(雅致装庭宇)	180
玉蝴蝶(淡荡素商行暮)	182



风归云(向深秋)	183
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	185
木兰花(佳娘捧板花钿簇)	187
瑞鹧鸪(宝髻瑶簪)	188
合欢带(身材儿、早是妖娆)	190
木兰花	
杏花(剪裁用尽春工意)	192
海棠(东风催露千娇面)	193
柳枝(黄金万缕风牵细)	194
二郎神(炎光谢)	195
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	197

凤 栖 梧

帘内清歌帘外宴^[1]。虽爱新声^[2]，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3]，梁尘暗落琉璃盏^[4]。桐树花声孤凤怨^[5]。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6]。坐上少年听未惯^[7]。玉山未倒肠先乱^[8]。

题 解

《凤栖梧》，即《蝶恋花》，此调名称颇多，又名《鹊踏枝》、《卷朱帘》、《一箩金》、《黄金缕》、《明月生南浦》、《细雨吹池沼》、《鱼水同欢》等。《乐章集》注明为“小石调”，是教坊十八调之一。全词六十字前后片各五句，仄韵。据清毛先舒《填词名解》，调名多取自诗句，此调名取自南朝梁简文帝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句。柳永词多写实，此词中有“坐中少年听未惯”句，足见作于早期。然究竟作于哪一年，则又无以判定。柳永词中，凡用调，均未超出教坊十八调之外，而曲则多自制。前后片各五句，共六十字，一、三、五句押韵。词写歌妓之美与歌声之美，次第写来，虚实相间，连连用典，意在典中，一丝不紊。写歌者之美用虚写手法，仅谓其“不见如花面”，余则未写，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写歌声之美，则连用梁尘暗落、响遏行云典，并以“珠一串”喻之，结二句又用听者的反映衬歌声之美。中着以“孤凤怨”，则歌者之情自在其中。

注 释

[1]“帘内”句：谓歌妓在帘内唱歌，客人在帘外听歌。帘，指薄薄的帘

幕。《南史·夏侯亶(dǎn)传》：“(亶)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歌馆听歌，当不致隔帘，盖为听私人家妓之歌耳。清歌，清亮的歌声。晋葛洪《抱朴子·知止》：“清体柔声，清歌妙舞。”〔2〕新声：指新制定的歌曲。词自产生之日起，即依一定的曲调填词而唱，谓之“依声”。故按新制定的曲调填词而唱，谓之“新声”。

〔3〕牙板：歌女演唱时用以拍节之板，有以竹木为之者，有以檀木为之者，亦有以象牙为之者。珠一串，形容歌声清脆，如一串珠子落在玉盘上。白居易《长恨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4〕“梁尘”句：形容歌声嘹亮，可以吹动梁上之尘。典出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陆机《拟东南一何高》：“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琉璃盏，谓琉璃做的酒杯。

〔5〕“桐树”句：意谓歌声如孤凤之哀怨。凤凰，亦作“凤皇”，俗传凤凰乃祥鸟，羽毛五色，声如箫乐。梧桐乃凤凰所栖之佳木。《诗经·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疏云：“梧桐自是凤之所栖。”又，有鸟于暮春常栖于桐花之上，名曰桐花凤。唐李德裕《画桐花凤扇赋序》云：“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花，以饮朝露。及华(花)落则烟飞雨散，不知所往。”宋梅尧臣《送余中舍知汉州德阳》诗咏桐花凤云：“桐花凤何似？归日谓将行。”词人以凤凰之鸣声，喻歌女歌声之美，又以桐花凤见桐花而来花落则去，喻歌女色美则以歌声娱人，色衰则漂泊流落的悲惨命运。〔6〕“渐遏”二句：形容歌声嘹亮可遏止天上的行云。《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7〕坐上少年：作者自谓。柳永少年时期常常混迹于歌妓丛中，为他们写词以供其歌唱。

〔8〕“玉山”句：谓听歌者被歌声所感动。玉山，喻男子之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行。’山公曰：‘嵇叔夜(即嵇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偃俄如玉山之将崩。’”偃俄，今通作巍峨。又，《晋书·裴楷传》：“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裴楷字)如见玉山，映照人也。’”肠先

断,喻歌声感人至深。典出《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馀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

浪淘沙令

有个人人^[1]。飞燕精神^[2]。急锵环佩上华
裯^[3]。促拍尽随红袖举^[4],风柳腰身^[5]。簌
簌轻裙^[6],妙尽尖新^[7]。曲终独立敛香尘^[8]。应
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9]。

题解

《浪淘沙令》,又明《浪淘沙》、《过龙门》、《卖花声》、《曲入冥》、《炼丹砂》。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名。唐人所作本为七言绝句体,平仄不拘。刘禹锡、白居易都有《浪淘沙》,其内容都是咏浪淘沙,如“擢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词调名由此而来。至南唐李煜始另创新声,为长短句,分前后片。《乐章集》注明为“歇指调”,乃唐教坊十八调之一,此词作年莫考,然柳永歌妓词多为未出仕前之作。词歌舞并写,以舞为主。写舞,则以飞燕为喻;写舞罢,则以西施娇困为喻,溜脱贴切。“有个”二句,写歌者之神态。“急锵”三句,写歌者之舞姿。“簌簌”二句,写歌者之妆束。“曲终”三句,写歌罢之娇困。上下片一气呵成,连若贯珠。

注释

[1]人人:对所亲者之昵称,此处指歌女。《诗词曲语词汇释》:“人人,对所昵者之称,多指彼美而言。” [2]飞燕:即赵飞燕,汉成帝宫人,许后

废,立为后,能歌善舞,本名赵合德,以体轻故,号称飞燕。其事见《汉书·孝成皇后传》。〔3〕“急锵”句:意谓随着一阵佩饰物铿铿锵锵的声音,只见她缓步走上了供歌舞的华丽的地毯。急锵,形容身上佩带之环佩的撞击声。华,华丽。裯,重褥,此处指供歌舞用的地毯。〔4〕促拍:节奏急促的乐曲,用以佐酒。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乐部中有促拍佐酒,谓之《三台》。唐士云:‘蔡邕自侍书御史累迁尚书,不数日间,遍历三台。乐工以邕洞晓音律,故制曲以悦之。’”词曲中有冠以“促拍”之曲调名,如《促拍采桑子》、《促拍满路花》等等即是。〔5〕风柳腰身:形容舞姿轻盈,如杨柳随风而舞。〔6〕簌簌:象声词,形容衣裙之声。〔7〕妙尽尖新:形容歌声之新颖。尖新,新颖,新奇。〔8〕香尘:指香风。〔9〕“应是”二句:形容舞后娇困之状。《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顰(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其心而顰其里。”故后世谓西施为“病西施”。此喻歌女舞后之娇且困。眉黛双顰,谓舞后眉眼惺忪的样子。黛,青黑色颜料,古时妇女用作画眉之墨,此处代指眉。

御街行

前时小饮春庭院^{〔1〕}。悔放笙歌散^{〔2〕}。归来中夜酒醺醺^{〔3〕},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4〕}。朦胧暗想如花面^{〔5〕}。欲梦还惊断^{〔6〕}。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7〕}。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8〕}。

题解

《御街行》,《乐章集》注明为双调,是唐教坊十八调之一,曲名为柳永自制,《古今词话》无名氏词有“听孤雁声嘹唳”句,更名《孤雁儿》。上下片各三十八字,共七十六字,上片于一、二、四、六

句押韵，下片于一、二、四、七句押韵。调命名之义，见后《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闕注。此词亦当为早期之作。词写追恋所欢，纯系抒情，从“中夜”写到“彻曙”，将思恋写到极致。开头即用倒钩手法，先写追悔，唤起思念之情，为后文留下地步。再写中夜不眠，从而捻出“旧愁”二字，乃词眼所在。“虽看”句写感情之深，“争奈”句写感情之缺憾，“朦胧”句写所欢之美，“欲梦”句美梦惊断，“和衣”二句写辗转反侧，左旋右转，皆不离“旧愁”。结句谓“新来双燕”犹为人“长叹”，则人何以堪，又与“争奈”句相呼应，有馀意绕梁、三日不绝之致。

注 释

- 〔1〕“前时”句：谓从前曾在春日小饮于此庭院。前时，从前，以前。《史记·项羽本纪》：“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辩，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服。”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2〕悔放笙歌散：即悔教笙歌散，意谓自从笙歌散后，再也见不到唱歌的人了。《诗词曲语词汇释》：“放，犹教也。”〔3〕“归来”句：谓直至半夜，仍然醉醺醺的。中夜，半夜。《尚书·冏命》：“中夜以兴，思免厥愆。”孔传：“言常悚惧惟危，夜半以起。”三国魏曹植《美女行》：“盛年处空房，中夜起长叹。”〔4〕“虽看”二句：意谓即使感情再好，怎奈不是正经夫妻，届时也难免分离的命运。坠楼，用石崇爱妾绿珠为石崇而坠楼典。《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换马，即以马与爱妾交换。《异闻集》：“酒徒鲍生多蓄声妓，外弟韦生好乘骏马，各求所好。一日相遇而易所好，乃以女婢善四弦者换紫叱拨。”争奈，怎奈。〔5〕朦胧：谓醉眼朦胧。〔6〕“欲梦”句：谓想在梦中梦见你，但美梦却被惊断了。未梦而欲梦，为进层写法。〔7〕“一枕”句：谓睡不着而在枕上翻来复去。

[8]“新来”二句:谓新来双燕也为愁人单栖而长叹。彻曙,谓从中夜长叹到天明。

征 部 乐

雅欢幽会^[1],良辰可惜虚抛掷^[2]。每追念、
狂踪旧迹^[3]。长只恁、愁闷朝夕^[4]。凭谁去、花
衢觅。细说此中端的。道向我、转觉厌厌,役劳
魂梦苦相忆^[5]。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
始终难得^[6]。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
似初相识^[7]。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
息^[8]。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拆离。

题 解

《征部乐》,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双调,一百六字,前片九句六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柳永与妓女关系密切,但多是填词与讨润笔的关系,只有与个别妓女如师师、香香、安安,尤其是虫虫,是才子与红粉知己的关系,以致有收虫虫为妾之意。柳永在外地写的思念红粉知己的词,当亦是为虫虫而发的,从此词即可看出。这首词是与虫虫发生齟齬之后的追悔之词,首二句即写二人发生齟齬,抛却了良辰美景。接写追悔之情,谓分手后只有愁闷朝夕。以下至词尾全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致分别之后“役劳魂梦苦相忆”之意。“须知”三句谓虫虫之心事难于理解,“但愿”三句希望能与虫虫和好如初,“况便有”五句表示与虫虫相好的决心。

注 释

〔1〕雅欢幽会：指男女因相爱而私自欢会。唐元稹《莺莺传》：“幽会未终，惊魂已断。”〔2〕良辰：指欢会之时。〔3〕追念：回忆，回想。

〔4〕只恁：只是如此。〔5〕“凭谁”四句：凭谁到花街找到她，向她说明此中原由，就说怎奈我也无精打采，魂牵梦绕，常常思忆。花衢，即花街，指妓院。端的，犹云真个或究竟。向，怎向，怎奈。役梦劳魂，犹云“魂牵梦绕”。

〔6〕“心事”句：此句有省略，意谓你的心事我始终摸不明白。〔7〕“但愿”三句：只愿我的虫虫心中，始终把我当个人对待，长像当初相识时一样。虫虫，当时名妓。《山左人词》本《乐章集》曹元忠校“虫虫”云：“当时名妓。本集《征部乐》‘虫虫心下’，《玉楼春》‘虫虫举措’是也。”〔8〕举场消息：即京试的消息。唐李肇《唐国史补》：“进士为时所尚，其都会谓之举场。”即京试时之考场。张籍《送李余及第后归蜀》：“十年人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

迎 新 春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1〕}。晴景回轻煦^{〔2〕}。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3〕}。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4〕}。十里燃绛树^{〔5〕}。鳌山耸，^{〔6〕}喧天箫鼓。渐天如水^{〔7〕}，素月当午^{〔8〕}。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9〕}。更阑竹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10〕}。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11〕}。随分良聚^{〔12〕}。堪对此景，争忍独自归去。

题 解

《迎新春》，为柳永自制曲，盖因写新春元宵盛况而得名。《乐

章集》注明为大石调。全词一百四字，前片八句七仄韵，后片十一句六仄韵。此调只此一词，宋人再无继其后者。柳永出仕后在汴京为官时间很短，所作词亦多为官场所见，此词当为早期之作。叙事闲雅乃柳词看家本领，上阕写汴京元宵盛况，下阕写月夜游人狂欢、少年奇遇，层层展开，层层铺叙，次第道来，有如剥茧。“嶰管青律”、“帝里阳和”、“晴景轻煦”，一句一意，即将初春、正月、晴昼写尽。由大及小，由远而近，笔力简洁。“庆佳节”以下则一句一意，层层脱卸，将元宵夜景写得面面俱到而又重点突出，至“喧天箫鼓”又嘎然而止，宛如战马收缰。下片又以“渐天”句宕开，写素月当空，游人狂欢，少年奇遇，收在“争忍归去”，翻出笔尽而意犹未已之致。全词疏密相间，真可谓“密不容针，疏能卧牛。”

注 释

〔1〕“嶰管”二句：意谓冬去春来，天气变暖，京都到处充满阳和之气。古人以十二律定音调，律又分阴阳，按月为之，每月一律。阳律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阴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律、应钟。《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之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简以听凤之鸣，其雄之鸣为六，雌鸣为六。此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嶰管”，以嶰谷所生之竹而做的律本，略当于今之所谓定声器。青，指青帝，我国古代神话中五位天神之一，位于东方，为司春之神，又称苍帝、木神。青律，即青帝所司之律，意谓冬去春来。帝里，指京都。阳和，春天的暖气。〔2〕轻煦：轻暖，乍暖。〔3〕“庆佳节”二句：意谓庆元宵节时，千家万户都挂上了彩灯。佳节，谓元宵节。当三五，即三正月十五夜。〔4〕“遍九陌”句：意谓汴京城到处充满了还度佳节的人群，绮罗丛中煽起阵阵香风。九陌，本指长安的九条大道，此处谓汴京的大街小巷。《三辅黄图》：“《三辅旧事》云：长安城中八街、九衢、九陌。”后泛指京城大道和闹市。香风，指女子丛中飘动的脂粉香气。

[5]“十里”句:谓十里花灯如珊瑚般美丽。绛树,珊瑚。韦应物《咏珊瑚》:“绛树无花果,非石亦非琼。”此处以珊瑚喻元宵夜华灯之美。 [6]鳌山:谓饰以彩灯的假山。《干淳岁时记》:“元夕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山灯凡数千百种,其上伶官奏乐,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缭绕于灯月之下。” [7]天如水:谓天水一色。 [8]素月当午:谓月亮正当中天。午,古人以十二支配方位。午为正南。当午,即正当中天。 [9]“香径”句:意谓少年男女狂欢忘形,有因牵女子之衣而被绝其冠缨者,亦有女子掷果于男子者。香径,谓女子之脂粉充盈道路。绝缨,刘向《说苑·复恩》:“楚庄公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王以为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皆绝其冠缨而上火。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问之,曰:‘臣乃夜绝冠缨者也。’”掷果,刘义庆《世说新语》:“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系之。”又引《语林》:“安仁(即潘岳)至美,每行,老姬以果掷之满车。” [10]“更阑”二句:意谓到了夜深时,少年男女往往在竹阴花影下谈情说爱。更阑,夜深。奇遇,指男女谈情说爱。在封建社会,每逢吉庆节日,总是男女之间谈情说爱之最佳时刻。 [11]康阜:安乐富庶。 [12]随分:随处。《诗词曲语词汇释》:“随分,犹云随便也,含有随遇、随处、随意各意。”

抛 球 乐

晓来天气浓淡^[1],微雨轻洒。近清明^[2],风絮巷陌^[3],烟草池塘^[4],尽堪图画^[5]。艳杏暖、妆脸匀开^[6],弱柳困、宫腰低亚^[7]。是处丽质盈盈^[8],巧笑嬉嬉^[9],争簇秋千架^[10]。戏彩球罗绶^[11],金鸡芥羽^[12],少年驰骋,芳郊绿野。占断五陵游^[13],奏脆管、繁弦声和雅。向名园深

处，争拈画轮^[14]，竞羈宝马^[15]。取次罗列杯盘^[16]，就芳树、绿阴红影下。舞娑娑，歌宛转，仿佛莺娇燕姹^[17]。寸珠片玉，争似此、浓欢无价^[18]。任他美酒，十千一斗^[19]，饮竭仍解金貂贖^[20]。恣幕天席地^[21]，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22]。须信艳阳天，看未足、已觉莺花谢^[23]。对绿蚁翠蛾^[24]，怎忍轻舍。

题解

《抛球乐》，唐教坊曲名，《唐音癸签》云：“《抛球乐》，酒宴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云：“女弟子舞队，三曰《抛球乐》。”按此调有单、双两体，单调三十字，始于刘禹锡；后冯延巳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宋，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有别，前片十九句七仄韵，后片十七句七仄韵。此词未及官场情况，亦当为柳永前期之作，写汴京清明，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将宋时汴京清明风俗写得淋漓尽致。以赋为词乃柳永之绝诣，此词全用赋笔。“晓来”五句总写清明，“天气浓淡，微雨轻洒”“风絮巷陌，烟草池塘”十六字，即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之极，亦简洁之极。“艳杏”二句，承上“风絮巷陌，烟草池塘”而来，却又用拟人化特表出杏、柳风姿，重复中显出不重复，是“犯而不犯”笔法。“是处”三句写秋千之戏，完全是一幅“丽人行”笔意。“戏彩球”四句写清明踏青之游，“彩球罗绶”与“芳郊绿野”相间，“金鸡芥羽”与“少年驰骋”相应，却又一句一意，直逼而下。“占断”三句突出五陵少年，脆管繁弦，则又于“色”中着“声”，声色并茂。下片抽笔专写清明游园

盛况。“向名园”五句承上片“五陵少年”，写达官贵人争游名园，车马喧阗，杯盘罗列；“舞婆娑”五句专写歌舞之盛，靡费无度；“任他”三句写挥金賒貂，酣饮豪情；“恣幕天”三句总收在太平景象上，归恩皇室；“须信”二句又倒峰逆波，惜春之去；“对绿蚁”二句则归结在词人自身，有随分行乐之意。全词洋洋洒洒，尽情展衍，迤俚写来，一泄直下，宛如覆驾之马，无局促辕下之态，有逸气奔放之姿。

注 释

- 〔1〕浓淡：谓阴云时浓时淡。〔2〕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农历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公历四月四至六日。我国有清明踏青扫墓之俗。《逸周书·周月》：“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朱右曾校释引孔颖达曰：“清明，谓物生清净明洁。”〔3〕风絮巷陌：意谓满街满路都飘着柳絮。〔4〕烟草：烟景与春草。春天阳气上升，空气中充塞着一层薄薄的似烟似雾的气体，谓之“烟景”。〔5〕尽堪图画：尽堪入画。图画，绘画。〔6〕“艳杏”句：谓暖春之后，艳杏如盛装女子之脸般均匀地抹上了一层胭脂。〔7〕“弱柳”句：谓柳枝在春风中摆动，如宫女之细腰般婀娜多姿。宫腰，即细腰。《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人。”后以宫腰喻细腰，此处谓柳枝。低亚，低垂。〔8〕“是处”句：谓到处是浓妆艳抹的漂亮女子。是处，到处。丽质，指浓妆艳抹的女子。盈盈，仪态美好。《古诗·青青河畔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牖。”《文选》李善注：“《广雅》曰：‘羸，容也。’‘盈’与‘羸’同。”〔9〕巧笑嬉嬉：即笑嘻嘻。巧笑，笑貌很美，一般谓女子之笑。《诗经·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嬉嬉，嬉笑貌。《易经·家人》：“妇子嘻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嘻嘻，张作嬉嬉，陆作喜喜。”则知“嘻嘻”、“嬉嬉”、“喜喜”并通。〔10〕“争簇”句：争着聚集在秋千架旁。秋千，本原于古代战争之施钩，后发展为游戏，且为节气之戏，即在寒食、清明节前后。〔11〕彩球罗绶：彩球上系着绫罗绶带。〔12〕金鸡芥羽：谓斗鸡游戏。芥羽，一说，为鸡翅上涂上芥末；另一说，为鸡

翅上穿上甲。金鸡,给鸡爪上穿上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郈之斗鸡,季氏芥其鸡,郈氏为之金距。”注云:“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胶沙播之为介鸡。介,又作芥。”疏云:“贾逵云:捣芥子为末,播其鸡翼,可以盆以氏鸡目。郑众云:介,甲也,为鸡着甲。”距,鸡爪。金距,为鸡爪着以金甲。应玚《斗鸡》:“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13〕五陵:谓华贵公子。五陵,原为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五县的合称,均在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为西汉五个皇帝陵墓所在地。汉元帝以前,每立陵墓,辄迁徙四方富豪及外戚居住,令供奉陵园,称为陵县。《汉书·原涉传》:“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慕之。”注云:“五陵,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也。”故后世称豪族子弟为“五陵少年”。〔14〕争扼画轮:谓争着停放车子。《晋书·舆服志》:“画轮车,驾牛,以彩漆画轮轂,故名曰画轮车。”扼,诸本均作“柅”,惟葛渭君存赵元度校焦弱侯本之过录本作“扼”,并注云:“从手”。扼,停止。柅,止车之木。“扼”义显胜“柅”。〔15〕竞羈宝马:争着拴马。〔16〕取次:随便,草草。〔17〕“仿佛”句:喻歌儿舞女如黄莺之娇,春燕之美。姹,娇美,靓丽。〔18〕“寸珠”二句:意谓珠玉虽贵,而浓欢无价。〔19〕“任他”二句:谓酒价。千,指千钱。古代钱中有孔,用绳索贯成串,一千钱为一贯,亦称一吊、一串。然实际上一贯常常八九百馀,均不满千。所谓“斗酒十千”,自曹植、李白一至宋人皆谓,盖后人言其酒价之贵耳,不宜据此将酒价坐实视之。〔20〕金貂贖:用金貂贖酒。金貂,帽子。贖,抵偿。《晋书·阮孚传》:“(孚)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卢照邻《行路难》:“金貂有时换美酒,玉尘但摇莫计钱。”〔21〕幕天席地:谓野营,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刘伶《酒德颂》:“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22〕唐虞景化:意谓太平盛世的光景与风化。唐,指尧。禹,指舜。《史记·五帝本纪》注:“尧都平阳,与《诗》为唐国。”又云:“号尧陶。”“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23〕莺花:泛指可资玩赏的春景。〔24〕绿蚁翠娥:指美酒与美女。绿蚁,美酒名。《文选》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一首》:“嘉鲂清可荐,绿蚁方独持。”李善注:“《释名》曰:‘酒有泛齐,浮蚁在上洗洗然。’”翠娥,指美丽的女子。蚕蛾触须细长而弯曲,故用以喻女子之眉毛,亦代指美女。《诗经·卫风·硕

人》：“螭首蛾眉，巧笑倩兮。”

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1]，乍疏雨、洗清明^[2]。正艳杏
烧林^[3]，绀桃绣野^[4]，芳景如屏^[5]。倾城。尽寻
盛去，聚雕鞍绀幃出郊垠。风暖繁弦脆管，万家
竞奏新声^[6]。盈盈。斗草踏青^[7]。人艳
冶、递逢迎^[8]。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
横^[9]。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10]。
拼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11]。

题解

《木兰花慢》按：《木兰花》原为唐教坊曲名，后作词调名。《花间集》载《木兰花》、《玉楼春》两调，其七字八句者为《玉楼春》体，《木兰花》体则始于韦庄，系五十五字，全用仄韵；魏承班有五十四字一体，毛熙震有五十三字一体，亦用仄韵。自南唐冯延巳，制《偷声木兰花》，五十字，前后起两句，仍用仄韵七言，结处乃偷平声，作四字一句，始有两仄两平四换韵体。《减字木兰花》又就《偷声木兰花》起两句各减三字，共四十四字，另成一体。《木兰花慢》则始于柳永，全词一百一字，前片十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七平韵。此亦为清明词，历代词家多所赞誉，谓为“得音调之正”。然若与上首相较，似觉欠博大宽阔气象。两词均写清明盛况及士女出郊踏青，惟上首重在“士”，而此首重在“女”耳。首三句点名清明，拈出“桐花”、“疏雨”，颇得清明节气之神。“正艳杏”三句写景简约精要。“倾城”五句写富贵人家出城郊游，翻管竞奏。下阕

重点在写士女狂欢景象：“盈盈”二句略作交代，“人艳冶”四句写士女之多，又用“遗簪情珥”典作以渲染，“对佳丽”二句又写士女醉春，如此迤俚写来，则踏青之热闹景象活脱纸上。结二句写词人感受，亦反衬出清明景况之热闹。

注 释

〔1〕“拆桐花”句：谓桐花正开得烂漫。拆，绽裂，开。桐树三月开花，色白如雪，十分美丽。唐白居易《桐花》：“春令有长候，清明桐始发。何此巴峡中，桐花开十月？”〔2〕“乍疏雨”句：乍来一阵稀疏的微雨，将清明节时的景色洗得更加明丽。《荆楚岁时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清明节前后多雨，故云。〔3〕艳杏烧林：谓艳杏染红了树林。因杏为红色如火，着一“烧”字，将艳杏写得更红。〔4〕缃桃绣野：谓子叶桃铺满了原野。《花谱》谓子叶桃为缃桃。缃，嫩黄色。着一“绣”字，则将缃桃拟人化。〔5〕芳景如屏：美丽的景色就像屏风上画的一样。〔6〕“尽寻盛”四句：写都人争相出游踏青盛况。《东京梦华录》：“清明节，……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分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不金装绀幘、锦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绀，红色。幘，车幔。垧，郊野。繁弦脆管，泛指音乐。弦，谓弦乐。管，谓管乐。〔7〕斗草：亦作“斗百草”，古代女子的一种游戏。竞采百花，比赛多寡优劣。常于三月与端午戏之。《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8〕递逢迎：互相打招呼。〔9〕“向路旁”三句：谓游人很多，互相拥挤，以致将妇女们所佩戴的首饰都挤落满地。簪，簪子。珥，玉饰品。〔10〕“任金盞”句：谓游人任情畅饮，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金盞(léi)，古酒器，用以盛酒，可盛一石。常以木作成，而饰以金，刻云雷之象，故谓之金盞。玉山倾，谓喝醉酒而倒地。已详见前《凤栖

梧·帘内清歌帘外宴》阅注。〔11〕春醒：春醉。醒，酒醉而神志不清。
《诗经·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醒，谁秉国成。”

长 寿 乐

繁红嫩翠^{〔1〕}。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2〕}。
是处楼台^{〔3〕}，朱门院落^{〔4〕}，弦管新声腾沸。恣游
人、无限驰骤^{〔5〕}，骄马车如水^{〔6〕}。竞寻芳选胜^{〔7〕}，
归来向晚^{〔8〕}，起通衢近远^{〔9〕}，香尘细细。太
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况有红妆，楚腰
越艳^{〔10〕}，一笑千金何啻^{〔11〕}。向樽前、舞袖飘
雪^{〔12〕}，歌响行云止^{〔13〕}。愿长绳、且把飞鸟系^{〔14〕}。
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

题 解

《长寿乐》，《宋史·乐志》注明为仙吕调，《乐章集》注有平调与般涉调两体此为般涉调。全词一百三字，前片十一句五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此词亦当为柳永少年之作，写汴京太平景象，极铺叙之能事。“繁红”三句写汴京春景，“是处”三句写达官贵人之富豪气象，“恣游人”二句写车马喧腾，“竞寻芳”四句写交游归来盛况。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少年时”二句写富贵少年欢乐，词人自己亦在其中。“况有”五句写歌舞之盛，先歌后舞，突出千金轻掷，挥金如土，“愿长绳”二句写愿春长驻，“任好”二句写及时行乐。宋仁宗时的太平景象，于柳永笔下可见一斑。

注 释

- 〔1〕繁红嫩翠：谓美丽的春景。繁、嫩，相对为文。〔2〕神州：指京城。与“赤县神州”之训中国者异。典出《宋书·刘穆之传》：“扬州刺史王谧之薨，高祖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穆之谏高祖）：‘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
- 〔3〕是处：到处。〔4〕朱门：谓富贵人家，因其将门涂朱，故云。
- 〔5〕恣：恣睢，放纵。〔6〕马车如水：犹云车水马龙，谓车马众多，往来不绝，车如水之流动，马如龙之飘游。典出《后汉书·马后纪》：“前过濯龙门上，车如流水，马如游龙，……”
- 〔7〕竞寻芳选胜：竞相寻找优胜的游乐之处。〔8〕向晚：临晚，到晚。〔9〕“起通衢”二句：谓大街小巷，无论远近，都因车马归来而起香尘。〔10〕楚腰越艳：泛指美女。
- 〔11〕“一笑”句：谓一笑何只值千金。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值千金。’”
- 〔12〕舞袖飘雪：谓舞袖轻盈如回风转雪。典出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 〔13〕“歌响”句：即响遏行云。详见前《凤栖梧·帘内清歌帘外宴》闕注。
- 〔14〕“愿长绳”句：谓希望有长绳能系住太阳。意为愿春常驻。飞鸟，亦曰“阳鸟”，指太阳。俗传太阳中有三足鸟，谓之阳鸟。《文选》左思《蜀都赋》：“羲和假道于峻岐，阳鸟回翼乎高标。”李善注：“《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鸟者，阳精。”

鹤冲天

黄金榜上^{〔1〕}。偶失龙头望^{〔2〕}。明代暂遗贤^{〔3〕}，如何向^{〔4〕}。未遂风云便^{〔5〕}，争不恣狂荡^{〔6〕}。何需论得丧^{〔7〕}。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8〕}。

烟花巷陌^{〔9〕}，依约丹青屏障^{〔10〕}。幸有意中人，堪寻芳。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

春都一饷^[11]。忍把浮名^[12]，换了浅斟低唱。

题解

《鹤冲天》，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为“正平调”，《太和正音谱》注为“大石调”。赵令畤词名《思越人》，李元膺词名《思佳客》，贺铸词名《剪朝霞》，等等，是词名随词句或词义而变也。又名《万年枝》、《春光好》、《喜迁莺》、《喜迁莺令》等。此调有小令、长调两种，小令起于唐人，长调起于柳永。全词五十五字，前片四句三平韵，后片五句三平韵。《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又，鹤飞直上云天，故又以“鹤冲天”喻科举登第。柳永以“鹤冲天”为曲名，其取义可知。吴曾记此词之事（见附录）错误颇多，不足为据。然因柳永此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学者有人即以为柳永淡薄功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封建时代，士子们除科举之外，别无他求，亦别无他途，柳永则毫无二致。《鹤冲天》词当为柳永初试失意之作，观其“偶失龙头望”可知。“偶失”者，暂时失去之谓也，全词决无不再参加科举之意。即如《西江月》词中曾谓：“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亦不过是举进士不第后的自我解嘲而已。事实上，柳永不中再试，只是因屡屡败北，中进士时已四十八岁左右，未能少年得意而已。

真宗景德二年（1005），柳永十九岁，当为应举之龄，亦为宋初取士初盛之时。设若此年柳永应举，则《鹤冲天·黄金榜上》词，当为初试败北之作。与柳词善于铺叙相反，此词则加叙加议，抒其初试败北之后的牢落情绪。看似豪迈爽朗，实则自我解嘲，以

排解内心苦闷耳。“黄金”二句述其初试败北，佯似豪荡；“明代”四句述其暂时失意后恣性狂荡，貌似不羁；“才子”二句又进一步作自我陶醉，实则是自我解嘲。下片“烟花”六句是对“自是白衣卿相”的具体申说，是解嘲之后的自我排解，自我满足。“青春”三句看似轻视功名，着一“忍”字，即透露出豪荡中的苦闷。

注 释

〔1〕黄金榜：谓中进士之榜。〔2〕偶失龙头望：意为因偶然原因而没有考中。着一“偶”字，柳永不废科举功名之意自见。唐宋人称状元为龙头，盖以其视致身荣显为登龙，而状元列榜首故也。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知人》：“孙何、孙仅，学行文辞倾动场屋。何既为状元，王黄州（禹偁）览仅文编，书其后曰：‘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后榜仅果为第一……（黄州）并寄何诗云：‘惟爱君家棣华榜，《登科记》上并龙头。’”〔3〕“明代”句：谓开明的时代，暂时将贤才遗漏了。“野无遗贤”是封建皇朝评价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准，《尚书·大禹谟》即谓：“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然柳永却在“遗贤”上加“明代暂”三字，既不否定皇朝的治绩，又微露不满之意，显然是在小心翼翼地发牢骚。〔4〕如何向：意谓今后该怎么办呢？《诗词曲语词汇释》：“向，语助辞，专用于‘怎奈’、‘如何’一类之语，加强其语气而为其尾。……凡用如何向者，犹云如之何也。”〔5〕“未遂”句：意谓没有随从自己宏伟志愿的机会。风云便，成龙化虎的好机会。《易经》：“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6〕“争不”句：怎不恣睢放荡？〔7〕得丧：得失。〔8〕白衣卿相：即没有卿相头衔的卿相，自我解嘲之语。白衣，即布衣。在封建社会，中进士后即换官服，故白衣、布衣成为未中进士者及老百姓的象征。《唐摭言》：“进士科始于隋大业，盛于贞观。不由进士者谓之白衣公卿。”〔9〕烟花巷陌：谓妓女住的地方。烟花，本指绮丽的风光，因妓女总是浓妆艳抹，妓女所居之地也是富丽堂皇，故亦以“烟花”指妓女或妓女所居之地。〔10〕丹青屏障：画着鲜艳图画的屏风。〔11〕一饷：片刻。〔12〕浮名：此处指功名。

如 鱼 水

帝里疏散^[1]，数载酒萦花系^[2]，九陌狂游^[3]。
良景对珍筵^[4]，恼佳人自有风流^[5]。劝琼瓯^[6]。
绛唇启、歌发清幽^[7]。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
别得艳妓留^[8]。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
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9]。莫闲
愁。共绿蚁、红粉相尤^[10]。向绣幄^[11]，醉依芳
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题 解

《如鱼水》，柳永自制曲名，乐章集注明为仙吕调，九十四字，前片九句六平韵后片九句七平韵。另一首《如鱼水》有“轻霭浮空，乱峰倒影，潋滟十里银塘”句，取名盖源此。此词当作于前词之后不久，具体作年莫考。若将此词与《鹤冲天》加以对比，其心光心声之变化，不是判若两人吗？那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之后的所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不过是从初试失败中暂时解脱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嘲而已。到了痛定思痛之时，柳永就没有也不会那么超然。那种“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的生活，带给他的并不全是欢乐，即使“在处别得艳妓留”，亦掩饰不住他那内心深处的苦闷、焦灼与惆怅。虽说是“浮名利，拟拼休”，但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实际上是忘不了的，也“拼”不“休”的。“是非莫挂心头”，则说明已经有了“是非”；“富贵岂由人”，则说明他并未曾忘记富贵，只是不由人罢了；而“偶失龙头望”并未磨掉他的锐

意进取之志,只是“时会”未到,一旦“时会”到来,终究是要“高志须酬”的。内容决定形式,此词前片叙其“帝里疏散”境况,后片出之议论,将其以醇酒美人解闷之心情写到十分。“帝里”六句写其初试败北之后的疏散狂放,绛唇三句写自己沉湎于醇酒美人之中以自娱。下片开首“浮名”三句是自我排解,然着一“拟”字,即透露出并非真的放弃名利。“富贵”二句述其“高志须酬”的志向。“共绿蚁”四句又回到醇酒美人。词所以反复抒写,正与其矛盾心情相关。

注 释

- 〔1〕帝里疏散:谓自己多少年来闲住帝京,疏放懒散,放达不羁。
- 〔2〕酒紫花系:为醇酒美女所缠绕。柳永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九岁时,自故里崇安回汴京后,至中进士之前,除于景德年间三年出游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楼酒馆,固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但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者为多。故此二句为写实语,非泛泛言之耳。
- 〔3〕九陌狂游:到处游逛。〔4〕良景对珍筵:“对良景珍筵”之倒装。
- 〔5〕恼佳人:撩拨人的佳人。恼,撩拨,引逗。“恼”字于韵当上属,于意当下属。〔6〕琼瓠:玉制的酒杯。〔7〕绛唇:朱唇。〔8〕“被举措”二句:谓到处被举措风流且艺足才高的艳妓挽留。别得,特别得到。在处,到处。
- 〔9〕时会:时运。班固《北征赋》:“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10〕“共绿蚁”句:谓恋着醇酒与美人,与醇酒美人共同相娱悦。绿蚁,美酒名,已见前注。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一首》:“嘉觞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尤,相恋,相娱悦。《诗词曲语词汇释》:“相尤,犹云相娱或相恋也。”〔11〕绣幄:绣帐。

玉 楼 春

昭华夜醺连清曙^{〔1〕}。金殿霓旌笼瑞雾^{〔2〕}。

九枝擎烛灿繁星^[3],百和焚香抽翠缕^[4]。
 香罗荐地迎真驭^[5]。万乘凝旒听秘语^[6]。
 卜年不用烤灵龟,从此乾坤齐历数^[7]。

题解

《玉楼春》，乐府旧题。《花间集》顾夐词有“月照玉楼春露促”句，又有“月映玉楼春日晚”句，取为调名。一说调名取自白居易“玉楼宴罢醉和春”诗句；又一说李后主宫中未尝点烛，每夜则旋大宝珠，光照一室，尝赋《玉楼春》词。又名《惜春容》、《归朝欢令》、《玉楼春令》、《西湖曲》等。此调有不同诸体，俱为双调。全词五十六字，前后片各四句，三仄韵。

柳永何以在真宗与章献刘皇后执政的三十二年屡试不中，到了仁宗执政之初即一试而中呢？若结合柳永词作，恐当与政治触忌即对真宗佞道有微辞有关。真宗赵恒一生，除了在宰相寇準连劝带说挟持下作了一次御驾亲征，即在景德元年（1004）征契丹，打了一次小胜仗，订了“澶渊之盟”外，就全将精力用在佞道上了。

其时柳永方二十馀岁，年轻气盛，又尚未出仕，无进退之虑，对真宗佞道之腹诽见之于文字间，亦可谓有识矣。据《宋史·礼志》：“大中祥符元年，诏……以七月一日圣祖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为降圣节，休假、宴乐并如天庆节。”则此词当作于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三年之间，与下首合观则当以作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宜。也许反讽之意太明显了，故多用汉武帝典。前六句全用叙述手法，将真宗佞道丑态展示无馀。后两句出以议论，用反讽手法。

注释

〔1〕“昭华”句：谓仙乐自夜达晓鸣奏着，在祈祷神仙的降临。昭华，意谓仙乐。《晋书·律历志上》载：“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管，以玉为之。”《西京杂记》卷三亦载：“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醮(jiāo)，设坛祈祷。清曙，清晨。〔2〕霓旌：五色旗。霓，虹。旌，饰玉之旗。〔3〕九枝擎烛：谓燃起好多蜡烛，烛光灿烂如繁星闪耀。《汉武帝内传》：“燃九光之灯。”九，谓其极。擎，原意为支撑、承受，此处谓烛台。〔4〕“百合”句：谓焚起的百合香抽出一缕缕青烟。《汉武帝内传》：“燔百和之香，然九微灯，以待王母。”百合香，由各种香料和成的香。〔5〕“香罗”句：谓铺设下绫罗作的地毯，跪请神仙的到来。《汉武帝内传》：“以紫罗荐地。”荐，席，此处动用，作铺解。延，请。真驭，神仙。真，真人。驭，驭风客。《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故此后即以真人真御谓神仙。〔6〕“万乘”句：意谓皇帝凝神静气地听着神仙对他传授仙家秘诀。万乘，谓天子。周制，天子出，兵车万乘。旒，冕旒，以丝贯玉垂冕前后，即今之所谓流苏。《汉武帝内传》：“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100)正月乙丑，真宗对宰臣王旦与知枢密院事王钦若曰：“朕寝殿中帘幕皆青是絁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一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在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真宗听“降圣”秘语，与当年汉武帝听西王母秘语毫无二致。〔7〕“卜年”二句：意思是说，无须用灵龟去占卜，就知道宋室江山是天长地久的。卜年，即卜世，卜享国的年数。《左传》：“成王定鼎于郊廓，弩世三十，卜年七百。”灵龟，《尔雅》注：“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文似玳瑁，俗谓灵龟，即今鳖。”历数，历运之数。帝王以姓而兴，故言历数为天道，犹言王朝寿命长短。同时这两句也是“圣祖”对真宗语的概括。据《长编》卷六十九载，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祀泰山，又有所谓“天书”降，上书“圣祖”语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可是这场闹剧，并未给宋室带来什么“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反倒是真宗自己到了天禧四年(1020)就龙体不虞,再过两年,到了乾兴二年(1023)二月,赵恒就一命呜呼了。柳永在此词中显然对真宗有微辞,反讽之意是不难看出的。

玉 楼 春

凤楼郁郁成嘉瑞^[1]。降圣覃恩延四裔^[2]。
醺台日夜洞天严^[3],公燕凌晨箫鼓沸。保
生酒劝椒香腻^[4]。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鹓鹭
望尧云^[5],齐共南山呼万岁^[6]。

题 解

如果说上首还是明写汉武帝暗写宋真宗的话,那么这一首则直接写真宗了。真宗佞道,自是真宗之过,然群臣亦难辞其咎。《宋史·真宗纪》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宁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观此词所写谀神盛典与《宋史》记载无二,非亲历亲睹者莫能为,当亦写于大中祥符元年。词中所写的那些排场,全是真宗迎所谓“降圣”时用的。词寓反讽于歌颂之中,将君臣上下如狂般地佞道、佞降圣之丑态表露无遗。与上首不同,此首全用铺叙,上片写真宗佞神丑态,下片写群臣庆贺。

注 释

[1]“凤楼”句:谓皇宫的殿楼上日夜呈现着一片祥瑞之气。凤楼,古时楼观之屋角常饰以凤形,故云凤楼。此指皇宫之楼。郁郁,烟气升腾。此指

香烟缭绕。嘉瑞,祥瑞。《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陪。帝袞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粉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气如星绕天书匣。”〔2〕“降圣”句:谓降圣广赐恩德于四方。降圣,谓九天司命天尊赵宣郎。《宋史·真宗纪三》: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又,《宋史·礼志》:“大中祥符元年,诏……以七月一日圣祖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为降圣节,休假、宴乐并如天庆节。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上至驸马都尉,谒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改御崇德殿,赐百官饮,如圣节仪。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金涂银结续命缕、绯彩罗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礼毕,宴百官于锡庆院。”覃恩,广加施恩。〔3〕“醺台”句:谓日夜设坛祭奠降圣,神仙的洞府十分森严。醺台,设坛拜降圣之台。洞天,神仙的洞府。《茅君内传》:“大天之内,有地之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道家以为天下名山盛境,为神仙所居者谓之洞天福地。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4〕椒香:椒酒之香。古人有将椒置于酒或浆中,献神或长者以示敬之俗。《四民月令》:“正月之旦,进酒降神毕,家家无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孙各上椒酒于其家长。”〔5〕“几行”句:谓群臣排列成行望着天子。鹓鹭,谓朝班,指群臣分站两行,如鹓鹭之井然有序。亦有称朝班为鹓鹭、鹓行、鹓鹭行者。《隋书·音乐志》:“怀黄绶白,鹓鹭成行。”尧云,代指天子。《史记·五帝纪》:“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6〕“齐共”句:谓群臣们高呼万岁,祝天子寿比南山。《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之君子,邦家有业。乐之君子,万寿无朋。”

玉女摇仙佩

飞琼伴侣^{〔1〕},偶别珠宫^{〔2〕},未返神仙行缀^{〔3〕}。

取次梳妆^[4]，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5]。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6]。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7]。争如这多情^[8]，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9]。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10]。愿奶奶、兰心蕙性^[11]，枕前言下，表余心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题解

《玉女摇仙佩》，柳永自制曲名，因词咏其妻之美丽，又用许飞琼典，故名。《乐章集》注明正宫调。全词一百三十九字，前片十四句六仄韵，后片十三句七仄韵。词中所咏之女子，奇美而又淡扫蛾眉，不事浓妆艳抹。词人谓“有得几多姝丽”能象她这样“取次梳妆，寻常言语”呢？又谓“拟把名花比”这位女子，但又“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再“细思算”，即便是“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又怎能比这位女子之美于万一呢？从全词描写来看，这位神仙品流的女子，显然是柳永之妻，若仍谓其为妓女，则“取次梳妆，寻常言语”两句难于索解，哪有妓女不事浓妆艳抹呢？但却因下阙写得露了些，通常被人误以为妓女词了。这位神仙品流之奇女，在柳词中常常被提及，然而却因柳永与妓女关系密切，又性情执拗，与柳永出现感情裂痕（观数首词便知）。

此首与下数首均为柳永与其妻出现感情裂变后，远游浙江两湖时所作，时间大约在景德三年（1006）或四年（1007）春夏间。此词因有“愿奶奶兰心蕙性”句，被历代词家斥为轻薄之作。诸家未尝细考，视此词为妓女词，故所谓“轻薄”之讥，实乃无的放矢耳。

词亦全用赋体，上片写妻子之美丽。首三句谓其妻如仙女般美丽。比美女为仙女，此亦诗家常用之手法，然柳永却谓“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即翻出新意。“取次”三句写其妻不事浓妆艳抹即美丽多端，这种“艳极而淡”的美，正突出了其妻美得出众。“拟把”五句虽较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有雅俗之别，亦有翻旧为新之意。“争如”三句总写其妻之美。下片写夫妻和好，但亦露出其间之龃龉。“须信”三句写新婚燕尔，“自古”三句写夫妻和谐，“为消得”四句写夫妻艳情，亦艳亦真。“为盟誓”二句愿永不分离，实则亦透露出其间的龃龉，因为情至真时是无须发誓的，到发誓时即亦见其裂痕矣。

注 释

- 〔1〕飞琼：即许飞琼，仙女，西王母侍者。《汉武帝内传》：“王母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西王母及其侍女许飞琼，本为神仙品流，但至唐宋时，已成为文人笔下美人的典型，或代指所欢，或代指妻子，此例颇多。从全词描写看，柳永乃以许飞琼比其妻子。
- 〔2〕珠宫：神仙所居之宫。《太平广记》卷五十六引《集仙录》曰：“（王母）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郡，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
- 〔3〕行缀：行列。缀，连结。行缀，连结成行。此二句谓其妻子美如天仙，刚刚下凡，还未回到仙班。
- 〔4〕取次：《诗词曲语词汇释》：“取次，犹云随便或草草也。”此以妻之淡淡妆喻其美。
- 〔5〕几多姝(shū)丽：意谓说不完的漂亮。姝，美丽。
- 〔6〕“拟把”三句：意谓想用名花来比喻妻子之美，但又谈何容易，如果比喻不恰当，又恐怕惹起别人耻笑。
- 〔7〕“细思算”二句：意谓即便是那些奇葩艳卉，也不过是深红浅白而已，哪能比得上妻子的漂亮呢？
- 〔8〕争如：怎如。《诗词曲语词汇释》：“争，犹怎也。”
- 〔9〕当年：谓青年、壮年。《墨子·非乐上》：“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红肱之必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孙诒让《间诂》：“王云：‘当

年,壮年也。’当有盛壮之意。”此词此义至今仍用,如云“好汉不提当年勇”即此。此句谓少年夫妻恩爱深。 [10]消得:抵得,值得,配得。

[11]奶奶:亦作“妳妳”,对已婚妇人之尊称与昵称,犹夫人、太太。

雨 霖 铃

寒蝉凄切^[1]。对长亭晚^[2],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3],留恋处、兰舟催发^[4]。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5]。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6]。多情自古伤离别^[7],更那堪、冷落清秋节^[8]。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9]。此去经年^[10],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11],更与何人说^[12]。

题 解

《雨霖铃》,《乐章集》注明为双调。本唐教坊曲名,《明皇杂录》谓:“帝(唐玄宗)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日,栈道中闻铃声,采其声为《雨霖铃》曲。”白居易《长恨歌》曰“夜雨闻铃肠断声”,亦咏其事。柳永盖借旧曲另倚新声耳。全词一百三字,前片十句五仄韵,后片九句五仄韵。此阕为柳词中名篇,当写于少年游江浙及湖北、湖南时,复从其行程顺序察之,则“楚天”乃指江浙。如此看来,所谓“都门帐饮”,不是官场祖饯,而为亲友饯别耳。词首句即点名时间,谓“寒蝉”,当在七月。通观全词,词人欲行而又留恋,未别即已惜别;送别之人当为亲友,自然亦含其妻在内;结尾又谓“此去经年”,则此次远行非短暂离别可知。从如下诸词所写,知其此次远行,竟至四年之久。据此,知此词写于景德四年

(1007)秋离汴京时,时柳永二十一岁。

词写与妻子别情,尽情展衍,备足无馀,浑厚绵密,森秀淡远,兼而有之;且能于曲折委婉中具浑沦之气,清宋凤翔所谓柳词多“精金粹玉”者盖以此。

注 释

〔1〕寒蝉:蝉的一种,亦名寒蜩(tiáo)、寒蛩(jiāng)。《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蜩鸣。”又曰:“(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据此句,知此词写七月之景。〔2〕对长亭:对,面对,为领字,领起以下六句。长亭,古代于道路旁,每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供旅人休息,近城者则为送别之所。〔3〕“都门”句:谓于京都城门外设帐饯别,因伤别而情绪不好。都,此指宋时之京都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柳永此行南去,当为汴京之东门。帐饮,谓于郊野设帷帐,饮宴饯别。帐饮,《汉书·高帝纪》作“张饮”,注引张晏曰:“张帷帐也。”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六:“野次无宫室,故曰帐饮。”〔4〕“留恋”句:谓正在恋恋不舍时,船夫却催着出发。兰舟,盖言舟之华贵,并非实指。此处以兰舟代指船夫。〔5〕凝噎:喉中因气结而说不出话。〔6〕“念去去”二句:此二句为设想之语,设想别后情景。念,思量,为领字,领起以下二句。去去,越去越远。暮霭,即暮色。沉沉,谓厚重。楚天,一般指湖南。柳永曾于庆历四年(1044)至湖南道州为官,但为从益州去湖南,与此处写汴京饯别不侔。楚天亦可指安徽与江浙一带,因安徽江浙一带有东楚之称。〔7〕“多情”句:南朝齐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8〕“更那堪”句:更加上是在清秋时节,那堪忍受此种别情呢?〔9〕“今宵”句:为设想语,设想酒醒之处,在“杨柳岸晓风残月”间。五代前蜀魏承班《渔歌子》:“梦魂惊,钟露歇,窗外晓莺残月。”柳词从魏词化出,然改“莺”为“风”,则情境自别。〔10〕经年:经过一年又一年。此次远别前后四年,故云。〔11〕风情:指爱情。〔12〕更:一作“待”,未如“更”字义长。

倾 杯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1]，看看送行南浦^[2]。
 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3]。算人
 生、悲莫悲于轻别^[4]，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
 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5]。惨黛蛾^[6]、
 盈盈无绪^[7]。共黯然消魂^[8]，重携素手，话别临
 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9]。
 知多少、他日深盟^[10]，平生丹素^[11]。从今尽把
 凭鳞羽^[12]。

题 解

《倾杯》，本为唐教坊曲名，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倾杯乐》，宣宗（李忱）喜欢芦管，自制此曲。”见于《宋史·乐志者》二十七宫调，柳永《乐章集》即有七调。此词《乐章集》注明“歇指调”。全词一百一十字，前片十一句五仄韵，后片九句五仄韵。此阕紧接前阕，重点在于写妻子伤别，可作为《雨霖铃》之副歌目之。区别仅在于前者从双方着笔，后者重点写送别者；前者重在写别后推想，后者重在写别前凄楚。首三句写舟上离宴，边行边送，兰舟即使如“凝滞”而不动，却仍然眨眼间已至“南浦”，正所谓“别时容易见时难”者，其惜别之情已跃然纸上。“情知道”三句从对面飞来，为无奈语，痴情无可释怀，则作自我排解以释之。“算人生”三句又一翻转，谓轻别即悲，更何况“正欢娱”时而散，其“最苦”可知。语言平淡，意却从古乐赋中来。“泪流”五句从前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中脱化，惟此单从女子着笔耳。上文写

别前之情事，左旋右旋，喁喁絮语，已将别情写足。“共黯然”五句写临别之情事，则只“耳畔低语”一句，为少年夫妻之难别传神。因故而别，不得不别，明知非别不可却又故问，全在“君须去”三字之中。“知多少”三句宕开推想别后，谓“深盟”、“丹素”只能书来信往而已。

注 释

- 〔1〕“兰舟”句：船开得很慢，好像凝滞住一样。写船之慢，实为写惜别。
- 〔2〕南浦：指送别之地。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 〔3〕彩云镇聚：意谓情人常聚。彩云，本谓仙人所驾之云，后用以借指情人远去。韦庄《悼亡姬》：“凤去鸾归不可寻，十洲仙路彩云深。”镇聚，长聚。然却“难使”“彩云镇聚”，即成了无奈语。
- 〔4〕轻别：轻易别离，动辄即别离。
- 〔5〕“泪流”两句：谓泪流在琼玉般鲜嫩的脸上，好像春雨洒在洁白的梨花上一样。化用白居易《长恨歌》诗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琼，形容肤色白嫩如琼玉。
- 〔6〕惨黛蛾：谓因惜别而皱起眉头。黛蛾，眉毛黑而细长，喻其眉毛之美。
- 〔7〕盈盈：本谓水之清澈，此处谓泪水晶莹。宋张先《临江仙》：“况与佳人分凤侣，盈盈粉泪难收。”
- 〔8〕黯然消魂：沮丧伤心貌。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 〔9〕“犹自”二句：为“频耳畔低语，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之倒装。
- 〔10〕他日：来日，日后。
- 〔11〕丹素：赤诚的情素。《宋史·孟昶世家》：“丹素备陈于翰墨，欢盟已保于金兰。”
- 〔12〕鳞羽：谓鱼雁。因有鱼雁传书之说，故云。

驻 马 听

凤枕鸾帷^{〔1〕}。二三载，如鱼似水相知。良天好景^{〔2〕}，深怜多爱，无非尽意依随^{〔3〕}。奈何

伊。恣性灵、忒煞些儿^[4]。无事孜煎^[5]，万回千度，怎忍分离^[6]。而今渐行渐远，渐觉虽悔难追^[7]。漫恁寄消息^[8]，终究奚为^[9]。也拟重论缱绻^[10]，争奈反复思维^[11]。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

题解

《驻马听》，《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为柳永自制曲，全词九十四字，前片十句六平韵后片九句四平韵。词既谓“而今渐行渐远”，已点明写于远游途中。然此词非一般行人之思家，所反映之内容很多，颇启人思。词谓“凤枕鸳帷。二三载，如鱼似水相知”，点明柳永此次远游，在其婚后“二三载”。三年少年夫妻，其感情则“如鱼似水相知”，可谓琴瑟和谐。但在这三年间，柳永对妻子是“尽意依随”；而妻子对柳永则“恣性灵、忒煞些儿，无事孜煎”。“虽悔难追”，从上下文判断，此当指其妻子而非柳永。“而今”四句，意谓既然你当初放纵性情，如今我已离开，即使追悔，又不断寄信来，又有什么用处呢？看来柳永与妻子确曾有过感情裂痕，至于这裂痕是否如此词所说，乃纯粹因妻子“恣性灵、忒煞些儿，无事孜煎”，抑或是柳永在妓女丛中厮混太甚而引起妻子不满，未能确知。从词中考察，这次裂痕恐已非浅，因词又谓“也拟重论缱绻，争奈反复思维。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据此词可知，柳永南游钱塘，虽系“以文会友”（详后），但亦与妻子感情不和有关。词全用铺叙，首三句写婚后二三载感情如鱼似水相知，“良天”三句写柳永对妻子尽意依随，“奈何”五句写夫妻因不断发生齟齬而不得不分离。平直中却也一波三折，道出夫妻间由琴瑟和谐直到闹矛盾的感情过程。下阕写远游，“而今”二句写远游而又

后悔,足见虽齟齬却并未断情。“漫恁”二句写别后妻子书信不断,埋怨中亦有思念。“也拟”五句写游子欲断弦尤续,又恐感情难似当初的复杂心情。全词如喁喁絮语,将夫妻闹矛盾后欲续旧好的复杂感情完全展现纸上。

注 释

- [1]凤枕鸾帷:谓夫妻和谐。鸾凤,喻夫妻。唐韩氏《婚宴集上索笔为诗》:“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直红叶是良媒。” [2]良天好景:谓夫妻恩爱的时光。 [3]依随:谓言从意随。 [4]“恣性灵”句:放纵性情太甚了点。忒煞,太甚。些儿,少许,一点点。些些、些子儿。意同此。 [5]孜煎:愁苦、烦闷。 [6]“万回”二句:此二句中间有省略,意谓若不是你万回千度、没完没了地闹下去,我怎忍与你分离呢? [7]虽悔难追:盖指夫妻双方而言,谓分离之后都有点后悔。 [8]漫恁寄消息:谓分离之后,却如此频频寄书信来。漫,多,频频。 [9]终究奚为:终究有什么办法呢?意谓于事无补。奚为,何为,没有办法。 [10]缱绻:缠绵,难舍难分,谓夫妻感情和好。 [11]争奈句:怎奈反复思考。怎奈。《诗词曲语词汇释》谓唐人多用“争”字处,则宋人多用“怎”字。思维,思惟,思考。

八 六 子

如花貌。当来便约^[1],永结同心偕老^[2]。
为妙年、俊格聪明^[3],凌厉多方怜爱^[4],何期养
成心性近^[5],元来都不相表^[6]。渐作分飞计
料^[7]。稍觉因情难供^[8],恁殛恼^[9]。争克罢
同欢笑^[10]。已是断弦尤续^[11],覆水难收^[12],常
向人前诵谈,空遣时传音耗。漫懊懊^[13]。此事
何时坏了^[14]。

题解

《八六子》，《乐章集》注明为平调。此调有数体，九十字至九十三字不等。然常体为平韵，此词则为仄韵，知其为柳永依旧曲而自制之新声。此阕应紧接前阕，为出京不久所作。词所反映之感情特别复杂：既怨妻，亦怨己；既责妻，又责己。看来柳永的妻子是位非凡的美女，柳永于词中每每提及。然而与封建社会对女子所谓“贤”的要求似乎差了些，矛盾也似乎闹得不小，以至于“渐作分飞计料”，“已是断弦尤续，覆水难收”，几乎不可收拾了。然而闹过之后却又“时传音耗”，柳永自己也“谩懊恼”，反问自己“此事何时坏了”。所谓打不散的夫妻，于此可见一斑。“如花貌”三句写初婚和谐，表愿白头偕老之志。“为妙年”五句写妻子的漂亮与心性褊窄，以致闹得渐作“分飞极料”。“稍觉”三句直承“原来都不相表”，述其闹矛盾过程。“已是”四句写别后妻子又不断捎信来。“谩懊恼”二句写自悔心情。词全用铺叙，感情亦在其中。

注释

- [1]当来：原来，起初。 [2]结同心：即同心结。 [3]俊格：俊样，漂亮。格，语助词，无实意。 [4]凌厉：奋迅无前。此处为明捷利索意。 [5]“何期”句：意谓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了小性儿。心性近，性格褊窄、狭小。心性，性情，性格。 [6]“元来”句：意谓没有想到竟和原先的性格大不一样。元来，表示发现原先不知的情况。相表，即“相表里”之简。 [7]分飞：分别，分离。 [8]因情难供：意谓难于适应其性情。 [9]恁殢恼：这般烦恼。“殢”，朱祖谋校，疑“殢”为“极”之误。薛按：“殢”有三义：流放，诛杀，惩罚，均与此处词义未通，朱校是。 [10]“争克”句：意

谓矛盾越来越深,就差正式离异了。争,《诗词曲语词汇释》:“争,犹差也。”

[11]断弦尤续:意谓感情已经破裂,还能勉强维持。古人以琴瑟和谐喻夫妻和睦,故谓丧妻曰断弦,此处谓感情断绝。

[12]覆水难收:意谓感情再难以和好。观上下句意,“覆水难收”,似应为“覆水还收”,始与“断弦尤续”相应。

[13]漫懊恼:空懊恼。“漫”,通“漫”《诗词曲语词汇释》:“漫,本为漫不经心之漫,为聊且意或胡乱意;转变而为徒义或空义。字亦作漫,又作慢。”

[14]坏了:犹云“糟了”。

忆 帝 京

薄衾小枕凉天气^[1]。乍觉别离滋味^[2]。展转数寒更^[3],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4]。又争奈、已成行计^[5]。万种相思,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6]。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题 解

《忆帝京》,柳永自制曲,盖因忆在汴京之妻而命名。《乐章集》注明南吕调,全词七十二字,前片六句四仄韵,后片七句四仄韵。词既谓“乍觉别离滋味”,着一“乍”字,则说明柳永刚刚离开汴京;又谓“薄衾小枕凉天气”,则知其别汴京在初秋;复谓“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知其欲去不去、去而复恋之复杂感情。此词除首句点名季节之外,余纯系抒情。上下片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展转”四句写因思念而展转难眠,颇得五言古乐府之神韵,家常本色,率然天成。“也拟待”五句写“成行计”与“回征辔”之间的两难选择,将游子心欲归而行不归,却只着以“万般思量,多方开解”八字,即将思念不已而又强项难折的矛盾心理,写得惟

妙惟肖。微其如此，才有“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的脱口而出，显得这尾二句特别情真意切而又耐人回味。

注 释

〔1〕“薄衾”句：谓小睡之后，即因被薄而被秋凉冻醒。小枕，稍稍就枕，非“小枕头”也。〔2〕乍觉：突然觉得。承前句，故云。〔3〕数寒更（jīng）：因睡不着而数着寒夜的更点。古时自黄昏至拂晓，将一夜间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时段，谓之“五更”，又称“五鼓”。每更又分为五点，更则击鼓，点则击铎，用以报时。〔4〕却回征辔：意谓回程。却回，回转。征辔，远行之马的缰绳，代指远行之马。〔5〕争奈：怎奈，已详见前注。〔6〕只恁：只是这般，只是如此。

鹧 鸪 天

吹破残烟入夜风^{〔1〕}。一轩明月上帘栊^{〔2〕}。
因惊路远人还远^{〔3〕}，纵得心同寝未同^{〔4〕}。
情脉脉^{〔5〕}，意忡忡^{〔6〕}。碧云归去认无踪^{〔7〕}。只应
曾向前生里，爱把鸳鸯两处笼^{〔8〕}。

题 解

《全宋词》调作《鹧鸪天》编者注云：“按此首调名原作《瑞鹧鸪》，非，今按律改。”是，亦从改。《鹧鸪天》，赵令畤词名《思越人》；李元膺词名《思佳客》；贺铸词有“剪刻朝霞钉露盘”句，名《剪朝霞》；韩偓词有“只唱骊歌一迭休”句，名《骊歌一迭》；卢祖皋词有“人醉梅花卧未醒”句，名《醉梅花》。清徐鉉《词苑丛谈》谓调名取自唐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诗句。唐五代

词中无此调,此调始于柳永,《乐章集》注名为平调,五十五字,前后片各四句三平韵。此首则从行人着笔。柳永词之最大特点,则在于写实。以此原之,则此词为柳永少年离开汴京后思念妻子之作。词写行人对妻子的思念,明白晓畅,清新可喜。首二句写客馆秋景,“因惊”二句写客馆感慨,“脉脉”三句始及念远之情,尾二句责怪前生,意趣幽眇。

注 释

〔1〕“吹破”句:此句为倒装,谓入夜后微风吹破了傍晚的残烟。残烟,谓烟霭,夜幕降临时的一种雾气。〔2〕“一轩”句:谓月光透过走廊上的窗户照进闺房。轩,长廊上的窗户。三国曹植《赠徐干》:“春鸠鸣飞栋,流焱激楹轩。”《文选》李善注:“轩,长廊之有窗也。”帘栊,闺阁。唐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汉王此地因征战,未出帘栊人已荐。”此句从思妇着笔,写思妇因思念游子而不眠。“上”字,既有月升之意,又有照临帘栊之意。“轩”与“帘栊”都有“窗户”义,但若作此解,则前后有重复之嫌。〔3〕“因惊”句:即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之义。“路远人还远”之“还”,为“更加”之义。因思念心切故云“路远人还远”。〔4〕“纵得”句:即便是心同却人各一方。此句为退一步写法,写思念之切。纵得,即便,纵令。〔5〕脉脉:含情欲吐。《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6〕忡忡:忧愁貌。〔7〕“碧云”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休上人》:“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后以“碧云归去”为别离之语,此处指与妻子分别。〔8〕“只应”二句:谓怎奈只是因为在前生里,爱将鸳鸯两处笼。只应,只是因为。曾(zēng)向,犹云“争向”,怎奈,奈何。《诗词曲语词汇释》:“曾,犹争也,怎也。杜牧《边上闻笳》诗:‘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徐倬《全唐诗录》‘争禁’作‘曾经’。”

安公子

梦觉清宵半^[1]。悄然屈指听银箭^[2]。惟有床前残泪烛，啼红相伴^[3]。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4]。从卧来、展转千馀遍^[5]。任数重鸳被，怎向孤眠不暖^[6]。堪恨还堪叹。当初不合轻分散^[7]。及至厌厌独自个^[8]，却眼穿肠断^[9]。似恁地、深情密意如何拚^[10]。虽后约、的有于飞燕^[11]。奈片时难过，怎得如今便见。

题解

《安公子》，唐教坊曲名。《教坊记》云：“隋大业末，炀帝幸扬州，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从焉。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何曲名？’其子曰：‘内里翻新曲，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怆，谓其子曰：‘尔不须扈从，大驾必不回。’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吾是以知之。’”王灼《碧鸡漫志》云：“据《理道要诀》，唐时《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传，其见于世者，中吕调有《安公子近》，般涉调有《安公子慢》。”《乐章集》注此词为般涉调，又有中吕调者，是以知二调之《安公子》俱为柳永自制曲耳。此词亦应是与妻子龃龉之后南游之作。全词一百五字，前后片各八句六仄韵。此词上阕从思妇着笔，下阕从行人着笔，将夫妻思别之情，写得还算深刻。只是显露了些，此乃柳词之弊，亦无须强求。词用《诗经·小雅·鸿雁》典：“鸿雁于飞，肃肃其羽。”显然是喻夫妻，若以为此词亦为恋妓词，恐未必妥当。

注 释

〔1〕“梦觉”句：谓梦醒之后夜已过半。梦觉，梦醒。清宵，清静的夜晚。

〔2〕“悄然”句：谓默默数着更点，听着漏声。银箭，刻漏之箭。古代计时器漏壶上的一种银饰的漏箭，箭随漏动，故曰“听”。词有省略处，“听”不应谓“屈指”，当为数着更点，故云。既数更点又听漏声，则将因思念而不眠之情写尽。

〔3〕“惟有”两句：化用杜牧《赠别二首》之二中句：“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啼红，本谓蜡烛之红泪，此处谓隐喻啼血。谓“啼红相伴”，则人烛双及。

〔4〕云愁雨恨：谓夫妻事。

〔5〕展转：翻身貌，形容忧思不寐，卧不安席。《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

〔6〕怎向：义同“争向”，怎奈。

〔7〕不合：不当，不该。五代许岷《木兰花》词：“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柳词即从许词中化出。

〔8〕厌厌：精神不振，懒倦，无聊。晋陶潜《和郭主簿》之二：“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

〔9〕眼穿肠断：形容思念之切。

〔10〕恁地：这样，这般。如何拚(biàn)：怎能割舍得下？《诗词曲语词汇释》：“判，割舍之辞，亦甘愿之辞。自宋以后多用拚字或拚字，而唐人则多用判字。”

〔11〕“虽后约”句：谓虽然有后约将来决不再分散。的有，真的有。于飞，喻夫妻和谐。《诗经·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又，《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于飞，原谓比翼双飞，借喻夫妻和谐。

竹 马 子

登孤垒荒凉^{〔1〕}，危亭旷望^{〔2〕}，静临烟渚^{〔3〕}。
对雌霓挂雨^{〔4〕}，雄风拂槛^{〔5〕}，微收烦暑^{〔6〕}。渐觉
一叶惊秋^{〔7〕}，残蝉噪晚^{〔8〕}，素商时序^{〔9〕}。览景想
前欢^{〔10〕}，指神京^{〔11〕}，非烟非雾深处^{〔12〕}。向
此成追感^{〔13〕}，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凭高尽日凝

伫^[14]。赢得消魂无语^[15]。极目霁霭霏微^[16]，暝鸦零乱^[17]，萧索江城暮^[18]。南楼画角^[19]，又送残阳去。

题解

《竹马子》，《钦定词谱》作《竹马儿》，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明仙吕调，全词一百三字，前片十二句四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此调除此词外，只有叶梦得亦以此调填一首，以柳词为正体。此首亦应为南游途中作，首尾写景，中间抒情。“登孤垒”三句总写登高所见，又突出一个“孤”字。“孤垒”、“危亭”中间，惟一“孤影”在其中，又惟见其“烟渚”而已，其孤独之感，令人何堪？“对雌霓”三句写烦暑微收，夏去秋来，补充了登临时的季节特点，亦为以下之感秋情绪作引。“渐觉”三句进一步点名时间在初秋的黄昏，由远及近，由大到小，落在“素商时序”上，又突出了“残蝉噪晚”，为抒情作充分铺垫。“览景”三句既总收上文写景，又引起下文抒情，谓登高所见惟此而已，而自己所要望的“神京”，却远在“非烟非雾”深处，又将以下之抒情对象化，指向亦十分明确。“向此”五句追怀汴京岁月，谓“新愁易积，故人难聚”，落在“凭高尽日凝伫。赢得消魂无语”上，又与上下文写景相呼应。“极目”五句复出以景语，暮霭、暝鸦、画角、残阳，用这些来结束全篇，虽只字未言情，而情已满目矣。词虽首尾均出以景语，却不是无谓重复。开首写景是以景呼情，景中有情，手法重在白描，故淡远；结尾写景是以景衬情，情在景中，手法重在渲染，故幽邃。

注释

[1]“登孤垒”句：谓登上孤立的堡垒。“登”字领起下三句。柳永此行

南去浙江,此孤垒何指,未详。盖因为情造景,亦未可坐实索解也。

[2]危亭旷望:高亭远望。此句与上句由景入情。 [3]烟渚:雾气笼罩的

洲渚。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4]雌霓:虹有

二环时,内环色彩鲜盛者为雄,名虹;外环色彩暗淡者为雌,名蜺(ní)即霓,今称副虹。挂雨,未闻雌霓能挂雨,盖与下句“雄风拂槛”相对为文耳。

[5]雄风拂槛:意谓微风吹拂着阑槛。雄风,与上句“雌霓”相对为文。宋玉《风赋》:“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槛,阑槛。 [6]烦暑:烦闷的暑热。 [7]一叶惊秋:《淮南子·说

山》:“见一叶之落而知岁时之将暮。”古时亦有立秋日梧桐始落一叶之说。

[8]残蝉噪晚:秋蝉在傍晚鸣叫。残蝉,秋蝉。 [9]素商时序:谓时序已

经到了秋天。梁元帝《纂要》:“秋曰素商,亦曰素秋。”商,五音之一,于四时为秋,故称秋为商、素商。 [10]览景想前欢:谓览景而想起了与妻子从

前的欢盟。 [11]神京:指京都,亦即汴京。 [12]非雾非烟:《史记·

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伦困,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尔雅》:“言蒙昧不明之意也。”唐焰谦《贺李昌时禁苑新命》:“万户千门迷武步,非烟非雾隔仪形。”

此句谓汴京在“非烟非雾深处”,既谓其地之神圣,又谓其遥远而难见。

[13]向此:到此。向,犹至、到。 [14]凝伫:伫立凝望,望得发愣、出神。

[15]赢得:落得,剩得。韩偓《五更》:“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16]霁靄霏微:天晴后的云气迷蒙。 [17]暝鸦:暮色中归巢的乌鸦。

[18]江城:此应谓杭州。 [19]画角:古时军乐器,或以为始自黄帝,或以

为本出胡羌,用以应胡笳之声。因外加彩绘装饰,故名画角。其声哀厉高亢,闻之令人奋兴,故军中用以惊昏晓。

倾 杯

金风淡荡^[1],渐秋光老^[2]、清宵永^[3]。小园
新晴天气,轻烟乍敛^[4],皓月当轩练净^[5]。对千

里寒光^[6]，念幽期阻^[7]、当残景。早是多愁多病^[8]。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最苦碧云信断^[9]，仙乡路杳^[10]，归雁难倩^[11]。每高歌、强遣离怀^[12]，奈惨咽、翻成心耿耿^[13]。漏残露冷^[14]。空赢得、悄悄无言，愁绪终难整^[15]。又是立尽，梧桐碎影^[16]。

题解

《倾杯》见前《倾杯·离宴殷勤》注。但此《倾杯》，《乐章集》注明为大石调，一百八字，前后片各十句五仄韵。此词仅写秋思，未见欲归之意，当写于初到南国时。与上首不同，此首仅前五句写景，以下则全系抒情。既谓“秋光老”、“清宵永”，则显系晚秋。浩月练净，寒光千里，不惟写景入画，且易起离人之思，正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意。幽期既阻，又当残景，情何以堪，故始有“那堪”两句沉痛语，含不尽之情，正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者。情之难尽，则回旋反复。此下片所以蹊径独辟，而又层层紧逼，思妇既“碧云信断”，游子又觉“仙乡路杳，归雁难倩”。是叙事语，亦是情语。“每高歌”五句谓“高歌”为“遣离怀”，结果却“翻成心耿耿”，“愁绪终难整”，极尽一波三折之致。“又是”二句化用前人语，无论其初创者为谁，却被诗家如柳永、苏轼等人反复运用，即以其道尽思念之情愫。柳永未全用，撇开了“今夜故人今夜来”，但谓“立尽梧桐碎影”，却加以“又是”二字，不惟翻出新意，且更进一层，殊觉隽永。

注释

[1]金风淡荡：微微的秋风吹拂着。金风，秋风。《文选》张协《杂诗》：

“金风扇素节，丹霞启阴期。”李善注：“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曰金风也。”

〔2〕渐秋光老：秋色渐渐深了。由此句知其时为七月。〔3〕清宵永：清静的夜晚很长。着一“永”字，知其人不寐也，思念之情已见。〔4〕轻烟乍敛：新晴后淡淡的雾气刚刚收敛。轻烟，淡淡的雾气。〔5〕浩月当轩练净：明月临窗，有如素练般白净。既谓“浩月”，当为月圆之象，则七月中旬矣。〔6〕千里寒光：广阔无边的月光。寒光，清冷的月光。〔7〕幽期：本指男女间的幽会，此谓夫妻幽会。唐卢纶《七夕》：“良风吹玉露，河汉有幽期。”〔8〕多愁多病：因忧愁而病弱，多用以形容才子佳人之恋情。〔9〕碧云信断：地处远方的妻子音信断绝。碧云，碧空中的云。因碧空高且远，故用以喻远方或天边，多用以表达离情别绪。〔10〕仙乡路杳(yǎo)：谓妻子所在之地与自己相隔遥远。仙乡，借称所爱者的居处，此处谓妻子居地，即汴京。前蜀韦庄《怨王孙》：“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路杳，路途遥远。〔11〕归雁难倩(qiàn)：意谓谁能将自己思念妻子的书信捎回去呢？古时官方文书往来由驿站邮递，私人信件只能靠人捎传，故云。归雁，用鸿雁传书典。倩，请，恳求。〔12〕“每高歌”句：谓每逢登高而沉吟，只是勉强排遣离愁别绪而已。高歌，登高而歌吟、沉吟，非高声而唱意。远地思亲，只会登高远望而沉吟，不会去放声歌唱。〔13〕“奈惨咽(yè)”句：承上句，谓本来“高歌”是为了排遣离怀，谁知没奈何，竟然悲伤得说不出话来，思念之情反而耿耿难释。惨咽，因悲惨而声咽气堵，说不出话。宋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古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14〕漏残：意谓天将明了。漏，古时之计时器。漏残，即漏声残，计时器里的漏水快要滴完了。〔15〕难整：难理。〔16〕“又是”二句：谓夜深月落。写尽因思念而彻夜不眠之情状。

佳 人 醉

暮景萧萧雨霁^{〔1〕}。云淡天高风细^{〔2〕}。正月
华如水^{〔3〕}。金波银汉^{〔4〕}，潋潋无际^{〔5〕}。冷浸书帷

梦断^[6]，却披衣重起。临轩砌^[7]。素光遥指^[8]。因念翠娥^[9]，杳隔音尘何处，相望同千里。尽凝睇^[10]。厌厌无寐^[11]。渐晓雕阑独倚^[12]。

题解

《佳人醉》，《乐章集》注明为双调，是唐教坊十八调之一，曲名为柳永自制。全词七十一字，前片七句五仄韵，后片八句六仄韵。此词当为远游时思念家室之作。全词情景并茂，先景后情；以景唤情，情在景中；由暮到晓，情随景移。前五句写景，次第写暮色、秋色、月色、银河波色，句句脱卸，颇能摄景色之魂，且由暮到夜，由近及远，所谓见月思亲，既为抒情作了充分铺垫，而情已在景中。“冷浸”句以下抒情，然又情不离景，情景皆从“千里共明月”切入。“临轩砌”是梦醒之后人在月中，“素光遥指”是人意随月，“因念四句”推想游子与思妇双影望月，“阑独倚”又是游子月中孤影。情在景中，景复含情。景为人所驱使，人不为景所役。以其情在景中，故有淡远之致。柳词善于以景抒情，即此可见一斑。

注释

[1]“暮景”句：谓傍晚雨初晴，庭院里一片寂静。暮景，傍晚的景色。杜牧《题敬爱寺楼》：“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萧萧，萧条，寂静。

[2]“云淡”句：秋天晴空显得特别高远，故云。 [3]月华如水：谓月光与水同色。

[4]金波银汉：谓银河里的光波。银汉，即银河。金波，与银河相对为文，谓光波。 [5]潋潋：弥漫相连。《文选》木华《海赋》：“尔其为壮也，则乃潋潋潋潋，浮天无岸。”李善注：“潋潋，相连之貌。”

[6]“冷浸”句：谓书房充塞着一片冷气，使人从梦中惊醒。浸，淹没。书帷，书斋中

的帟帐,代指书斋。〔7〕轩砌:屋前台阶。〔8〕素光:指月光。

〔9〕翠娥:本谓月中嫦娥。唐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姚参军》:“翠娥婵娟月初晖,美人更唱舞罗衣。”此指美人。〔10〕凝睇:凝神注视。〔11〕厌

厌:无精打采。〔12〕雕阑:雕花的栏杆。

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1〕},扁舟一叶^{〔2〕},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3〕}。怒涛渐息,樵风乍起^{〔4〕},更闻商旅相呼^{〔5〕}。片帆高举。泛画鹢^{〔6〕}、翩翩过南浦^{〔7〕}。望中酒旆闪闪^{〔8〕},一簇烟村^{〔9〕},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10〕}。败荷零落^{〔11〕},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12〕}。叹后约丁宁竟何据^{〔13〕}。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14〕}。凝泪眼、杳杳神京路^{〔15〕}。断鸿声远长天暮^{〔16〕}。

题解

《夜半乐》,唐教坊曲名。宋王灼《碧鸡漫志》云:“唐明皇自潞州还京师,夜半举兵诛韦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柳永借旧曲另倚新声,《乐章集》注中吕调,一百四十四字,分三片,前片十句五仄韵,中片九句四仄韵,后片七句五仄韵。此词写羁旅行役中秋景,穷极工巧。观其地理景观与用事用典,则为浙江无疑。柳永出仕后曾在浙江为官,但此词无官场排场,又杂身商旅之间,乘“扁舟”,观“浣纱”,自称“行客”,当为少年游浙江时所

作。此首三片，上片记泛舟所径，中片记舟行所见，下片抒远游之感。“冻云”三句，写乘舟出发，点名节气特点，似泛泛写来，为下文留下余地。“渡万壑”二句仅九字，大笔濡染，大气磅礴，以极其凝练的笔墨，既写了南下历程，即“万壑千岩”；又写了当今之所在，即“越溪深处”。“怒涛”三句，写舟行所见，宛如一幅顺风乍起之后商旅相呼争相开船上路的水墨图。“片帆”三句，写自己所乘之舟，穿行于商旅的万舟之中，速行如箭，大有“百舸争流”之势。中片写景如画，皆从“望中”二字生发。“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为远望所见，故大笔蘸染，仅得轮廓。“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为近望所得，是简笔勾勒，又于色中着声。“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为近景之特写，始细针密缝。“浣纱游女”掩映出没在“衰杨败荷”之中，而又“避行客、含羞笑相语”，细密之极，亦精美之极。下片触景生情，语语深厚，又一波三折。“绣阁轻抛，浪萍难驻”，抒离情之苦；“叹后约丁宁竟何据”，叹再逢之难；“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恨晚岁难归。如此思网千结，回肠百转，至结句“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则异乡漂泊之感已满纸矣。全篇跌宕有致，大气包举，既疏宕浑灏，又铺叙绵密，不惟为柳词中之精品，在全部宋词中亦属上乘之作。

注 释

〔1〕冻云黯淡：谓严冬天色昏暗。冻云，严冬之云。方干《冬日》：“冻云愁暮色，寒日淡斜晖。”黯淡，阴沉昏暗。〔2〕扁舟：指小船。〔3〕越溪：越地之溪，此处当谓若耶溪，溪在浙江绍兴县南若耶山下，即西施浣纱处，故亦名浣纱溪。〔4〕樵风：顺风。不少选本乃至名家之选本均释“樵风”为“山风”，误。从上下文看，正因“怒涛渐息”，顺风突然而起，才有“商

旅相呼”，才有“片帆高举”。若释为“山风”，则与上下文毫无关联。《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注引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曰：“射的山南有白鹤，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曾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故若耶溪至今犹然，呼为‘郑公风’也。”郑公风亦称樵风，并名其地为樵风泾，后世以樵风为顺风。宋之问《游禹穴回出若耶》：“归舟何虑晚，日暮使樵风。”丘为《泛若耶溪》：“每得樵风便，往来殊不难。”〔5〕商旅：行商。〔6〕画鹢：指有画鹢的船。《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鹢首，浮吹以娱。”高诱注：“鹢，大鸟也。画其像着船头，故曰鹢首。”后以鹢首为船的别称。〔7〕“翩(piān)翩”句：翩翩，船行轻急貌。南浦，南面的水边。《楚词·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王逸注：“愿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后常用称送别之地。此处为泛指。〔8〕酒旆(pèi)：以杂色翹尾饰边的酒旗。《释名》：“杂帛为旆。”〔9〕一簇烟村：谓点点落落为烟雾笼罩的村庄。〔10〕鸣榔：榔，亦作“枹”，船后横木，近仓。渔人择水深鱼潜处引舟环聚，各以二椎击榔，声如击鼓，鱼闻皆伏不动，渔人用此法捕鱼，或为歌声之节。晋潘岳《西征赋》：“纤经连白，鸣枹厉响。”李善注：“《说文》曰：枹，高木也。以长木叩舷为声，言曳纤经于前，鸣长枹于后，所以惊鱼，令人网也。”唐李白《送殷淑》之一：“惜别耐取醉，鸣榔且长谣。”王琦注：“所谓鸣榔者，当是击船以为歌声之节，犹叩舷而歌之义。”〔11〕败荷零落：残败的荷叶零零落落。〔12〕浪萍难驻：谓行踪无定，却又不能驻足不前。〔13〕丁宁：今通作叮咛。〔14〕离怀：离别之情怀。〔15〕杳杳：悠远渺茫。〔16〕断鸿：失群的孤雁，其叫声凄切。

归 朝 欢

别岸扁舟三两只^{〔1〕}。葭苇萧萧风淅淅^{〔2〕}。
沙汀宿雁破烟飞^{〔3〕}，溪桥残月和霜白^{〔4〕}。渐渐

分曙色^[5]。路遥山远多行役^[6]。往来人，只轮双桨^[7]，尽是名利客^[8]。一望乡关烟水隔^[9]。转觉归心生羽翼^[10]。愁云恨雨两牵萦^[11]，新春残腊相催逼^[12]。岁华都瞬息^[13]。浪萍风梗诚何益^[14]。归去来^[15]、玉楼深处^[16]，有个人相忆。

题解

《归朝欢》，柳永自制曲，盖因思回汴京而取名，《乐章集》注双调，一百四字，前后片各九句六仄韵。此词仍为南国景色，无更具体之地域特点；然却点明时间在冬春之交，即所谓“新春残腊相催逼”者。人逢佳节倍思亲，故而始发为“浪萍风梗诚何益，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之叹。上片首四句写景，以情观景，是处景色皆着人情。别岸扁舟，葭苇萧萧，沙汀雁飞，溪桥霜白，已将黎明时萧条之景写尽，而孤身只影立于此萧条之景中。

注释

- 〔1〕别岸：指对岸。〔2〕“葭苇”句：谓水边芦苇在风中发出簌簌的声音。葭苇，芦苇，多生长于水边。萧萧，风声。淅淅，风吹芦苇，轻轻擦动的声音。〔3〕“沙汀”句：水边沙洲上的宿雁冲开烟霭而飞起。汀，水边陆地。烟，烟霭。此句承上句，谓宿雁因风声而惊起。〔4〕“溪桥”句：挂在溪桥边的残月的月色与霜色连成一片。此句写出了天将明时的景色特点，月色与霜色相映照，难于分辨。〔5〕“渐渐”句：渐渐能分辨出月色、霜色与曙色的区别。〔6〕多行役：谓天明之后，岸边多是行役之人。〔7〕只轮双桨：谓岸边有乘车者，水上有坐船者。〔8〕“尽是”句：承上句，谓无论是乘车者还是乘船者，都是为名利而在奔波。此有鄙薄名利之

意。《尹文子·大道上》：“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9〕乡关：指故乡。祖咏《泊扬子岸》：“才入维扬郡，乡关此路遥。”柳永以汴京为故乡，故此处“乡关”谓汴京。〔10〕“转觉”句：承上句，谓故乡越远，反而越觉得归心似箭。羽翼，翅膀。〔11〕“愁云恨雨”句：谓夫妻虽各在两地，但每遇天色阴晴变化，却都互相系念。愁云恨雨，指色彩惨淡，容易引起愁思的云雨。牵萦，牵念萦心。〔12〕新春残腊：谓将近年关。腊，古时称祭百神为“蜡”，祭祖先为“腊”，秦汉以后统称“腊”。《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杜预注：“腊，岁终祭众神之名。”腊祭在岁终，故称农历十二月为腊月。残腊，腊月的末尾。腊月将去，新春将来，故云“相催逼”。〔13〕“岁华”句：谓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岁华，年华。瞬息，即一瞬间，形容时间很短。〔14〕浪萍风梗：即浪中之萍，风中之梗，形容行踪无定。〔15〕归去来：犹云赶快回去吧。陶潜有《归去来辞》，抒归隐之志，故后用“归去来”为归隐之典。但此处仅用其表面意义，无归隐之意。〔16〕玉楼：本指神仙所居之处，此处谓妻子的居室。《十洲记·昆仑》：“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

彩 云 归

蘅皋向晚舣轻航^{〔1〕}，卸云帆、水驿鱼乡^{〔2〕}。
 当暮天、霁色如晴昼^{〔3〕}，江练静^{〔4〕}、皎月飞光^{〔5〕}。
 那堪听、远村羌管^{〔6〕}，引离人断肠。此际浪萍风梗^{〔7〕}，度岁茫茫^{〔8〕}。
 堪伤，朝欢暮散^{〔9〕}，被多情、赋与凄凉^{〔10〕}。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馀香^{〔11〕}。
 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12〕}。
 牵情处，惟有临歧，一句难忘^{〔13〕}。

题解

《彩云归》，《宋史·乐志》注仙吕调，《乐章集》注中吕调，盖柳永依旧题而创为新声耳。全词一百一字，前片八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五平韵。此词应为少年远游时所作，观“度岁”句，应是离开汴京的当年年尾写于杭州。此词亦前景后情。“江练静”三句，用如画之美景，反衬离人之凄凉。更何况“每逢佳节倍思亲”，而自己却“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堪伤”三句写异乡度岁之感受：人家在欢度佳节，自己反转加凄凉。“别来”三句写自己对妻子的思念，“算得伊”二句推想妻子思念自己。结句“牵情处，惟有临歧，一句难忘。”看似泛泛，若抉其本事（如注中），则深情绵邈。

注释

- 〔1〕“蘅皋”句：为“向晚舣轻航蘅皋”之倒装，谓天将黄昏的时候，停船在长满香草的岸边。蘅皋，长满香草的沼泽。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刘良注：“蘅皋，香草之泽也。”此处谓河岸。向晚，到晚。舣，停船。均详见前注。
- 〔2〕“卸云帆”句：在水乡卸下云帆。云帆，高帆。
- 〔3〕“当暮天”句：谓天空晴朗如洗，面对着暮天，却像是白天一样。当，面对。暮天，天黑的时候。霁(jì)色，晴朗的天色。
- 〔4〕江练静：江水色如素练般又白又静。
- 〔5〕皎月飞光：皎洁的月光闪动着。飞光，闪闪发光。南朝梁江淹《别赋》：“日下碧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
- 〔6〕“那堪听”句：实在不忍听那凄凉的羌笛声。羌管，即羌笛，已见前注。
- 〔7〕浪萍风梗：形容行踪不定。
- 〔8〕度岁茫茫：马上要过春节了，思绪却纷繁复杂。度岁，过年。
- 〔9〕“朝欢”二句：意谓人家在欢度春节，自己却因多情思念家室而快快不快。朝欢暮散，偏义，强调“朝欢”。
- 〔10〕“被多情”句：谓自己看见人家朝欢暮散，反而转加凄凉。
- 〔11〕“襟袖”句：襟袖间尚留有你的体香。馥香，体香，已见前注。
- 〔12〕争不：怎不。
- 〔13〕临歧：临分手的时候。“惟有临歧，一句难忘”，当指《倾杯·离宴殷勤》

首“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

两 心 同

伫立东风^[1]，断魂南国^[2]。花光媚、春醉琼楼^[3]，蟾彩迥^[4]、夜游香陌^[5]。忆当时、酒恋花迷^[6]，役损词客^[7]。别有眼长腰搦^[8]。痛怜深惜。鸳会阻^[9]、夕雨凄飞，锦书断^[10]、暮云凝碧^[11]。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

题 解

《两心同》此调有三体：仄韵者创自柳永，《乐章集》注明为大石调；平韵者创自晏几道；三声叶韵者创自杜安世。全词六十八字，前片七句三仄韵，后片七句四仄韵。“断魂南国”，即指明柳永此次远行之大体地域。柳永词多写实之作，往往实话实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此词可视作柳永此次南国之行后，对自己在汴京岁月的自我检讨，在柳永与其妻的感情龃龉中，极富史料价值。与柳词惯用先景后情的写法不同，此词首二句即谓“断魂南国”，以下全系对所以“断魂南国”的解释。“忆当时”应在“花光媚”之前，因韵所限而倒置于后。谓“酒恋花迷，役损词客”，是柳永对混迹于歌妓丛中的坦诚认可，也可视为对往日“帝里疏狂”的检讨。但柳永始终对结发妻未能忘怀，故始有“别有眼长腰袅，痛怜深惜，鸳会阻、夕雨凄飞，锦书断、暮云凝碧”等句。“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又设想妻子思念自己。柳永虽与妻感情出现裂痕而远游，远游在外又反复思念，足见其感情之深。此次远行，当自秋出京，写此词时已数月矣。

注 释

〔1〕伫立东风：凝神伫立在春风中。东风，谓春风。〔2〕断魂：消魂。
 〔3〕“花光”句：于词谱，应为“花光媚、春醉琼楼”；于词义，应为“花光媚春醉琼楼”。花光媚春，谓花的光彩使春天变得妩媚。琼楼，玉楼，本谓仙人所居之楼，此为歌楼之美称。〔4〕蟾彩：谓月光。《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即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其后因称月为蟾蜍、银蟾，称月光为蟾光、蟾彩。〔5〕夜游香陌：谓夜游歌馆。香陌，犹香径，本谓花间小径，此指通往歌馆的小路。〔6〕“忆当时”句：总括前四句，谓回忆起当时与歌妓厮混的时候。酒恋花迷，即恋酒迷花。花，代指美女，即歌妓。故所谓“酒迷花态”，即指前四句之“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
 〔7〕役损：劳损。〔8〕“别有”句：此句以下写妻子。眼长，疑是“眉长”之误，古人以眉长为美，眼长则丑矣。腰搦，腰肢细而柔弱。搦，满握，满把。古人以细腰为美，故云。《西京杂记》：“赵后（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句首着一“别有”，则见其写妻子完全是另一副笔墨。〔9〕鸳会阻：谓与妻子不能相见。“鸳会阻”，别本有作“鸳鸯阻”者。〔10〕锦书断：谓妻子的书信断绝。锦书，妻子的书信。《回文诗序》：“前秦安南将军窦滔，与宠姬赵阳台之任，而遗其妻苏蕙于家，蕙织锦回文，题诗二百馀首，计八百馀字，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名曰璇玑图。”〔11〕暮云凝碧：即天远人远意，参见前“碧云”注。

古 倾 杯

冻水消痕^{〔1〕}，晓风生暖，春满东郊道。迟迟淑景^{〔2〕}，烟和露润^{〔3〕}，偏染长堤芳草^{〔4〕}。断鸿隐隐归飞^{〔5〕}，江天杳杳。遥山变色^{〔6〕}，妆眉淡扫^{〔7〕}。

目极千里，闲倚危楼迥眺^[8]。动几许^[9]、伤春怀抱。念何处、韶阳偏早^[10]。想帝里看看^[11]，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12]。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13]，量金买笑^[14]。别后暗负，光阴多少。

题解

《古倾杯》，《乐章集》注林钟商，一百八字，前片十二句五仄韵，后片九句六仄韵。此调《乐章集》中凡七首，自一百四字至一百十六字不等，各注宫调，然亦有同一宫调而字句参差者，旧谱失传，未能强为定论。前词写在冬春之交，至写此词时则已冬去春来，其地域景色特点则为“长堤芳草，江天杳杳”，并念及当日汴京之年少岁月，“把酒听歌，量金买笑”，然后又回到思家之叹：“别后暗负，光阴多少”，知此词写于远游之第二年春在江南时。此词采取了“上片写景，下片言情”的惯用手法。“冻水”三句总写乍暖还寒，春满大地。“迟迟”三句写近看所见，紧承前文。“断鸿”二句写仰望所见，拈出“断鸿”，为后文张目。“遥山”二句写远眺所见，直接引出下句。近看、仰望、远眺，层层铺设，至下片结句始“景”中出“人”，谓游子“闲倚危楼远眺”，即因“人”见“情”矣。下片抒情。“动几许”二句总写伤春，然却是伤人在江南之春，自怜断鸿北归，人却在江南，既是对以上写景的总结，又为以下设想作了反衬。“想帝里”三句为设想之词，设想自己若能回到汴京，当是春光最好的时节。“追思”三句怀念当年在汴京的听歌买笑生活，是反思，也是自怜。“别后”二句为追悔之词，是对“伤春”情绪的补写。

注 释

〔1〕冻水消痕：冰雪消解后水面显出了水纹。痕，谓水纹。〔2〕淑景：美景。〔3〕烟和露润：谓春阳艳丽，景色和润。烟，指春天晴润时天空薄薄的雾气。〔4〕“偏染”句：承上句，长堤上之芳草因在水边，故云为“烟和露润”所“偏染”。〔5〕“断鸿”句：谓失群孤雁隐隐北飞。断鸿，失群孤雁，此处用以喻游子。归飞，指北飞。雁为候鸟，春分后北飞，秋分后南飞。人在江南，雁北飞，故曰归飞。〔6〕遥山变色：谓遥望山色开始变青，即“草色遥看细却无”意。〔7〕妆眉淡扫：指远山如美人之眉般淡淡发青。张祜《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西京杂记》谓“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此反用其意。〔8〕迴眺：即远望。〔9〕几许：多少。〔10〕“念何处”句：意谓可怜我人在江南，美妙的春光尚未到来。念，自怜之词，犹云可怜，怜念。韶阳，犹言韶华、韶光，美丽的时光，此处指春浓之时。〔11〕帝里：谓帝京，亦即汴京。“想帝里”以下三句为设想之词，设想自己若回到汴京，当是“烂漫莺花好”的时节。〔12〕莺花：以黄莺与花草代指美景。〔13〕“继日”句：谓日复一日地端起酒杯听歌。恁，如此，这般。把酒，端起酒杯。〔14〕量金买笑：谓不惜重金博得美人欢心。量金，用量器计量黄金，喻不惜重价。前蜀卢延让《樊川寒食》之二：“五陵少年粗于事，栲栳量金买断春。”

定 风 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1〕}，芳心是事可可^{〔2〕}。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3〕}。暖酥消^{〔4〕}，腻云弹^{〔5〕}。终日厌厌倦梳裹^{〔6〕}。无那^{〔7〕}。恨薄情一去^{〔8〕}，锦书无个^{〔9〕}。早知恁么^{〔10〕}。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11〕}、只与蛮笺象管^{〔12〕}，拘束教吟课^{〔13〕}。镇相随^{〔14〕}，莫抛躲。针

线闲拈伴伊坐^[15]。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

题解

《定风波》,《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为柳永自制曲,与唐教坊曲《定风波》不同,唐教坊曲《定风波》六十二字,前片五句三平韵,后片六句四仄韵。此词则九十九字,前片十一句六仄韵,后片十句七仄韵。此首显然为代闺怨词而并非妓女词。此种代闺怨,在古典诗词中,早已司空见惯。在此词中,所代者为谁?与他词纵合考察,所代的当是柳永之妻。从此阕“代闺怨”所抒之情来观察,与前词谓其妻“虽悔难追”之情态是一致的。“自春来”二句单刀直入,写思妇没精打采。“日上”六句写思妇懒睡慵妆,虽系白描,却也透露出如《诗经·卫风·伯兮》中所写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情态。“无那”三句为思妇脱口而出之语,是对如上描写的点睛之笔,是恨极之语,也是爱极之语。下片全系思妇自语,“悔当初”写思妇当初未曾阻拦夫婿,“向鸡窗”二句为思妇之设想,设想若能阻拦夫婿远游,当督促他终日吟课,“针线闲拈伴伊坐”句,虽曾受晏殊之讥,然却也惟妙惟肖地活画出思妇愿与夫婿常相厮守之真实心态。

注释

〔1〕惨绿愁红:见绿即惨,见红亦愁,谓春愁。〔2〕是事可可:谓事事都漫不经心。是事,事事。可可,漫不经心貌。前蜀薛昭蕴《浣溪沙》:“瞥地见时犹可可,却来闲处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乡。”〔3〕“日上”三句:谓日已三竿犹未起床。香衾,香被。〔4〕暖酥消:温润如酥般的身体消瘦了。〔5〕腻云鬓(duò):发髻也懒得梳理,任其下垂。腻云,比喻光泽的发髻。《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二引《德璘传》:“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

蕊莹波,露濯蕤姿。”簌,下垂。〔6〕“终日”句:整天无精打采,懒于打扮。厌厌,懒倦无聊,无精打采。梳裹,梳妆打扮。〔7〕无那(ruò):无奈。唐杜甫《奉寄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

〔8〕薄情:薄情郎,谓出外远游的丈夫。〔9〕锦书无个:锦书,锦字书。唐刘兼《征妇怨》:“曾寄锦书无限意,塞鸿何事不归来。”无个,《诗词曲语词汇释》:“个,估量某种光景之词,相当于‘价’或‘家’。凡少则曰‘写几个’。”

〔10〕早知恁么:早知如此。恁么,如此。〔11〕鸡窗:谓书斋、书房。《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晋兖州刺使裴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着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智,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巧大进。”后遂以鸡窗指书斋。〔12〕“只与”句:谓只让他与纸笔打交道。蛮笺,即蜀笺。《天中记》:“唐,中国纸未备,故唐人诗中多用‘蛮笺’字。高丽岁贡蛮纸,书卷多用为衬。”韩浦“十样蛮笺出益州。”象管,象牙制的笔管,代指笔。罗隐《清溪江令公宅》:“蛮笺象管夜深时,曾赋陈宫第一诗。”〔13〕“拘束”句:拘管住他,教他整天吟咏诵读。〔14〕镇相随:谓整日相跟随。镇,整日。〔15〕针线闲拈:谓作针线活儿。

望 远 行

绣帟睡起^{〔1〕},残妆浅、无绪匀红铺翠^{〔2〕}。藻井凝尘^{〔3〕},金阶铺藓^{〔4〕},寂寞凤楼十二^{〔5〕}。风絮纷纷^{〔6〕},烟芜苒苒^{〔7〕},永日画阑,沉吟独依^{〔8〕}。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9〕}。凝睇^{〔10〕},消遣离愁无计^{〔11〕}。但暗掷、金钗买醉。对好景、空饮香醪,争奈转添珠泪^{〔12〕}。待伊游冶归来,故故解放翠羽,轻裙重系。见纤腰围小,信人憔悴^{〔13〕}。

《望远行》，唐教坊曲名，分令词与慢词两体，令词始于韦庄，慢词始于柳永，《乐章集》注中吕调，一百七字，前片十句四仄韵，后片十一句六仄韵。此词亦为代闺怨体，所代者亦为柳永之妻。与上首写思妇喁喁絮语不同，此首则极尽离合反正之妙。“绣闼”二句写思妇无心打扮，为闺怨词常用手法。看似平平，却为下文尽情展衍留足余地。“藻井”三句却忽然宕开，谓“藻井凝尘，金阶铺藓”，庭院一片狼藉，似接续，似不接续，然而于“凤楼十二”之上着以“寂寞”二字，思妇厌厌无绪之情状则脱壁而出，文气离而复合。“风絮”二句又从反面飞来，写美丽春景，与“藻井凝尘，金阶铺藓”形成鲜明对照，紧接着则写思妇“永日画阑，沉吟独立”，突现出思妇无心欣赏美景的心态。“望远行”二句又作宕开之笔，写思妇登高远望，希望游子会出人意料地回到自己身边。着一“悄”字，说明思妇不知几度登高又几度失望，所以才有意外之期。在作了充分铺垫之后，下片始拈出“离愁”二字，写思妇“金钗买醉”、“香醪空饮”，然却“借酒浇愁愁更愁”，无奈“转添珠泪”。结五句又从反面飞来，幻想游子归来后之情状，亦为神来之笔，虽化用武则天诗意，却翻旧为新，将思妇恨游子不归，盼游子快归，幻想游子归来之后悲喜交加之心态活脱纸上。对游子不言“悲愁”而言“消瘦”，此所以“见纤腰围小，信人憔悴”，较“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显然出蓝矣。

注 释

〔1〕绣帏：绣帐，指闺房之帐。〔2〕“残妆”句：意谓睡起之后，留下的只是残妆剩粉，却再也无意重新打扮。残妆，睡后被揉的残乱之妆。无绪，没有情绪。匀红，谓涂脂抹粉。铺翠，谓画眉。〔3〕“藻井”句：谓照壁前的装饰物上凝聚着尘土。藻井，有两种。一种为殿堂天花板上图画井

干形装饰纹彩。此词写思妇无心打扮,亦无心收拾屋子,显然为照壁前之藻井,非谓天花板也。〔4〕“金阶”句:谓台阶上长满了藓苔。金阶,对台阶的美称。

〔5〕“风楼”句:闺房十分寂寞。风楼,闺房。十二,即十二重,言闺房之深。南朝宋·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风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

〔6〕“风絮”句:谓柳絮在风中飘荡。〔7〕“烟芜”句:谓薄雾中的青芜长得十分茂盛。苒苒,茂盛。三国王粲《迷迭赋》:“布凄凄之茂叶兮,挺苒苒之柔茎。”唐陈羽《春草》:“因风初苒苒,覆岸欲离离。”

〔8〕“永日”二句:为“独倚画阑,永日沉吟”之倒装。写思妇心绪不宁之痴态。

〔9〕“望远”二句:谓思妇登高远望,总希图喜出望外,会看到在春残时候远行的游子突然归来。远行,谓远行之人,即游子。归骑,谓游子的归骑。悄,悄悄,意谓意想不到。

〔10〕“凝睇”:凝望,望得出神。写思妇切盼丈夫归来的痴情。依谱,此二字应下属;依意,此二字应上属,且应在“南陌”句前。

〔11〕“消遣”句:谓没有办法消遣离愁。

〔12〕“但暗掷”三句:写思妇自我排遣,默默地拿了金钗以换酒,借酒消愁,怎奈“借酒浇愁愁更愁”,转添了许多珠泪。暗掷,默掷,默默地拿了。金钗买醉,谓以金钗换酒。金钗,妇女头上之金饰物。金钗换酒,本自唐元稹《三遣悲怀》诗之一:“顾我无衣搜荇筐,泥他沽酒拔金钗。”空饮,白白地饮。香醪(láo),香酒。争奈,怎奈。转添,反添。

〔13〕“待伊”五句:谓等你回来后,将裙带解了又系,系了又解,让你看看,为思念你腰围瘦了多少。故故,屡屡。杜甫《月》:“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仇兆鳌注:“故故,犹言屡屡。”翠羽,翠鸟的羽毛,妇女常用作裙上饰物。此数句用武则天《如意娘》诗意:“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凤 栖 梧

独依危楼风细细^{〔1〕}。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2〕}。草色烟光残照里^{〔3〕}。无言谁会凭栏意^{〔4〕}。
拟把疏狂图一醉^{〔5〕}。对酒当歌^{〔6〕},强乐还

无味^[7]。衣带渐宽终不悔^[8]。为伊消得人憔悴^[9]。

题解

调见前《凤栖梧·帘内清歌帘外宴》注。此首为柳词中名篇之一，历来被人们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予以高度评价：“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此词亦应作于三年远游时，为怀人之词，与前首相较，又另出杼机。前首极尽离合反正之妙，则极尽含蓄委婉之致，如倒食甘蔗，渐至佳境。词仍用前景后情手法，前片写景，后片抒情，然却迷迷茫茫，费尽猜量，难索真正主人公究竟是谁。“独立”句正如句义所示，有依天独立之势，却既未点名时间，亦未点名主人公是男是女，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余地。“望极”二句始点出“春愁”，且此春愁为“望极天际”所得，至如此“春愁”因何而发，因谁而发，亦未可知。“草色”二句进一步写出时间是在黄昏，而景色却是一片“草色烟光残照”的美丽景象，题旨何在，仍然浑浑茫茫，连读者也会发出“谁会凭栏意”的疑问，惟“无言”二字与“春愁”相照应，知道“无言”是因“春愁”而起。下片起句更有雷霆乍惊之势，主人公望得几乎发狂了，企图借酒浇愁，以酒为乐。然而结果却是“强乐还无味”。“衣带”二句为千古绝唱，究其所以“绝唱”，殆在“终不悔”三字，与“不辞镜里朱颜瘦”同一杼机，写尽决绝之意。此词含蓄决绝兼而有之，将思念之情写得锲而不舍，执著无悔，故高妙臻于绝境。柳永与其妻决别远游，却又思念

不已，远怀难释，足见其与妻感情之深。

注 释

- [1]危楼：高楼。 [2]“望极”两句：为“望极天际，黯黯春愁生”之倒。黯黯，心神沮丧貌。 [3]“草色”句：谓草色烟霭，掩映在斜阳之中。烟光，烟霭。残照，西下的斜阳。 [4]“无言”句：谓独立无言，谁能领会我凭栏远望之意呢？ [5]“拟把”句：拟把酒图醉，一任疏狂。 [6]“对酒”二句：用曹操《短歌行》诗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7]“强乐”句：反用曹操《短歌行》诗意：“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8]“衣带”句：谓因思念而消瘦。衣带，束衣的带子。《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9]消得：值得。《诗词曲语词汇释》：“消，犹抵也，值也，配也。”

迷 神 引

红板桥头秋光暮^[1]。淡月映烟方煦^[2]。寒溪蘸碧，绕垂杨路^[3]。重分飞，携纤手，泪如雨^[4]。急波隋堤远^[5]，片帆举。倏忽年华改^[6]，向期阻^[7]。时觉春残^[8]，渐渐飘花絮^[9]。好夕良天长辜负。洞房闲掩，小屏空^[10]、无心觑。指归云，仙乡杳、在何处^[11]。遥夜香衾暖，算谁与^[12]。和他深深约，记得否。

题 解

《迷神引》，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中吕调，九十七字，前片十一句六仄韵，后片十三句六仄韵。此词上阕回忆别汴京情景，

下阕写如今。柳永秋季离汴京者只有两次：一次是少年远游时，一次是庆历四年自苏州赴成都经汴京时。但庆历四年为西行，而词中谓“急波隋堤远”显然为南行之证，据此，知此词写于柳永少年远游江浙时之第二年春天。上片回忆当初与妻子分别情况，词中“板桥”与“隋堤”并提，既谓“红板桥头秋光暮”，又谓“急波隋堤远，片帆举”，显系写初离汴京之景况，则此板桥当为实指，即汴京西六门之南门外之板桥也。观上阕词义，当为离汴京之作，时序在秋季。“淡月映烟方煦”句，已点名出发时在拂晓，又谓“重分飞，携纤手，泪如雨”，则为与佳人之别也。词中所谓“重分飞，携纤手”，“指归云，仙乡杳、在何处。遥夜香衾暖，算谁与。和他深深约，记得否。”等等，则均为对其妻而发矣。然既南行，则当自汴京之东门而别，词却写在顺天门别，岂柳永之家在顺天门附近，而其妻直送柳永至东门外欤？词上片回忆当初分别情况：“红板桥”四句点名分别之时间与地点与景色，寒溪蘸碧，垂柳绕路，即“柳丝亦解系行人”之意，用景色衬出恋人依依不舍之情。“重分飞”二句写分别场面，言少情深。“隋堤”二句为南下计程语，不忍言，故简约。“倏忽”二句写别后匆匆“年华改”，归期阻隔。下片写当前情况：“时觉”三句写不觉又到春残时节，辜负了良辰美景。“洞房”二句却作宕开之笔，写别后妻子之寂寞；“指归云”二句又回到自身，发出“仙乡”无觅处之叹；“遥夜”二句又设想妻子深闺孤影，极尽反复之致。结句发以反问，尤见思念之深，所谓反言则切者。

注 释

〔1〕“红板桥”句：谓在红板桥头秋天的傍晚。红板桥，有泛指与专指之别，泛指谓红色栏杆之桥，专指则谓汴京顺天门外之板桥。从词中所写，知其为专指。汴河穿汴京而过，城区有汴河桥八座，板桥即其一，在新城西南

门顺天门外。此词上片回忆远游前与妻子在汴京分别情况,首句则写分别之地与时:“红板桥”即其分别之地,“秋光暮”亦即秋天的傍晚,则为分别之时。与《雨霖铃》词中所写之“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亦相符契。

[2]“淡月”句:谓月色映着淡淡的雾气。烟,雨后初晴时淡淡的雾气。煦,和煦。

[3]“寒溪”二句:谓堤边垂柳映照在水中,显出一片碧色。寒,指微微的秋寒,非“寒冷”之“寒”。垂杨,即垂柳,古人将杨柳混称,故云。

[4]“重分飞”三句:回忆与妻子当初分别情况。分飞,以鸟之分飞喻夫妻分别。

[5]隋堤:隋炀帝开通济渠,沿河筑堤植柳,谓之隋堤。《清一统志》谓河南商丘、夏邑、永城、汴河故道有堤。此为回忆自汴京出发时设想之词,故曰“隋地远”。

[6]倏忽:忽然,时间过得很快。

[7]向期阻:怎奈归期却被阻隔。向,争向,怎向,怎奈。

[8]“时觉”句:自此以下写现在。

[9]花絮:此指柳絮。

[10]小屏:即小屏风,室内陈设物,亦有置于炕头者,谓之炕屏,能映人影。温庭筠《南歌子》:“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欧阳修《蝶恋花》:“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皆能映人之证,故曰“小屏空,无心觑”。

[11]“指归云”三句:以归云托归心,意谓归心似箭,但佳人在何处呢?仙乡,喻佳人所居。

[12]算谁与:算来谁能与共呢?与,共。《诗词曲语词汇释》:“与,犹如也,比也,共也。”

凤 衔 杯

追悔当初孤深愿^[1]。经年价、两成幽怨^[2]。
任越水吴山^[3],似屏如障堪游玩^[4]。奈独自、慵
抬眼^[5]。赏烟花^[6],应弦管。图欢笑、转加
肠断。更时展丹青^[7],强拈书信频频看^[8]。又
争似^[9]、亲相见。

《凤衔杯》，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大石调，五十六字，前片四句四仄韵，后片五句四仄韵。词既谓“经年价，两成幽怨”，当为少年远游离京之第二年所作。词人谓“赏烟花，听管弦”，乃是“图欢笑”，然而却“转加肠断”，足见歌舞宴会亦无以割断对妻子之思念。“越水吴山”，则已点明远游之地是苏杭。词全用抒情。情之欲极，则反言之；情之难尽，则反复言之；情之欲深，则进层言之。此词即极尽正反、反复进层之妙。首三句即表明“追悔”，随使夫妻两地，各含幽怨，点名题旨。以下则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言之。“任越水”三句从反面着笔，谓“任越水吴山，似屏如障堪游玩”，然而美景却无心欣赏，复归于正，也是对幽怨的申说。下片紧承上片而又翻出一层，反言谓强颜求欢，然却“转加肠断”，又转成幽怨，复归于正。结三句则用进层法，“更时展”二句抒其思念之深，“又争似”句则又翻出一层。层层反复，层层脱卸，即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写得既缠绵悱恻，又幽怨感人。

注 释

[1]“追悔”句：后悔辜负了当初深深的愿望。孤深愿，辜负了深深的愿望。“孤”与“辜”，宋人常常通用，即如此阙，一本即作“辜深愿”。

[2]“经年价”句：成年分别，两人内心都郁结着离别之愁恨。经年，经常，时间很长。价，语尾助词，无实意。两，谓夫妻双方。幽怨，郁结于心的愁怨。

[3]越水吴山：指江浙一带地区，因其古时为吴、越之地，故称。[4]似屏如障：谓“越水吴山”好象屏风上画的一样美丽。屏、障均谓屏风，亦曰步障。

[5]“奈独自”句：怎奈只身孤影，风景再好也懒得抬眼欣赏。慵，慵懒。

[6]烟花：春天美景。[7]丹青：谓妻子的画像。唐杜甫《过郭代公故宅》：“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杨伦笺注：“丹青，谓画像也。”[8]“强拈”句：勤勉地拿出妻子的来信，一遍又一遍地看。强，勉力，勤勉。《孟子·梁惠王下》：“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杨伯峻注：“强，勉也。”拈，用手

搓开。 [9]争似:怎似。

夜 半 乐

艳阳天气^[1], 烟细风暖、芳郊澄朗闲凝
伫^[2]。渐妆点亭台^[3], 参差佳树。舞腰困力^[4],
垂杨绿映^[5], 浅桃浓李天天^[6], 嫩红无数^[7]。度
绮燕、流莺斗双语^[8]。翠娥南陌簇簇^[9], 蹑
影红阴^[10], 缓移娇步。抬粉面, 韶容花光相
妒^[11]。绛绡袖举^[12]。云鬟风颤^[13], 半掩檀口含
羞^[14], 背人偷顾^[15]。竞斗草、金钗笑争赌^[16]。

对此嘉景, 顿觉消凝^[17], 惹成愁绪。念解
佩、轻盈在何处^[18]。忍良时、孤负少年等闲
度^[19]。空望极、回首斜阳暮^[20]。叹浪萍风梗知
何去。

题 解

《夜半乐》, 已见前注。此词写景、铺叙、抒情兼而有之, 结用郑交甫典, 始及恋情。地理景观虽不甚分明, 然又谓“叹浪萍风梗知何去”, “孤负少年等闲度”, 显然作于少年远游时。此词共三片, 上片写景, 中片铺叙, 下片抒情。上片写景由大到小, 由远到近, 写景如画。“艳阳”四句写总烟细风暖, 芳郊澄朗, 台榭嘉树, 为远景设色。“舞腰”四句写垂柳、桃李之深浅浓淡, 为近景写生。结在绮燕、流莺上, 不惟使春景美不胜收, 而且为中片铺叙作好铺垫。中片写游女盛装艳服, 芳郊踏青, 金钗斗草, 笑语盈盈, 如绮燕、流莺般引人注目。游女之“竞斗草、金钗笑争赌”, 与“绮燕、流

莺斗双语”遥相呼应。上中片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妙绝伦的仕女游春图。下片则缘景、缘事而发抒感慨:“对此”三句,谓人在异乡,见美景反而消凝愁闷。“念解佩”二句,抒其因见仕女游春而思念家世之情,谓远游在外,辜负了良辰美景。“空望极”二句,叹行踪无定,光阴空逝。上、中片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下片则跌宕有致,又与上、中片紧相联系,词相离而绪相合。

注 释

- [1]艳阳:艳丽明媚,指春天。 [2]“芳郊”句:意谓伫立在美丽的春景中凝望。澄朗,澄洁明朗。凝伫,伫立凝望。 [3]“渐妆点”句:谓春天渐渐将亭台树木打扮一新。妆点,打扮。 [4]舞腰困力:谓杨柳随风而舞,将细腰都舞困了。 [5]垂杨:即垂柳。古人杨柳常通称。 [6]“浅桃”句:意谓桃李深浅,十分美丽。浅、浓,相对为文。夭夭,姣好貌。《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7]嫩红:浅红。 [8]“度绮燕”句:谓燕莺飞来飞去鸣叫着,像互相对语。度绮燕流莺,飞着的绮燕流莺。斗双语,指燕与莺双双相对语。 [9]“翠娥”句:谓小路上漂亮的女子一堆堆聚集在一起。翠娥,指漂亮的女子。南陌,南面的路,此为泛指,谓小路上。 [10]蹑影红阴:指女子之身影在花阴中飘动。蹑,追随。红,指女子的红妆。 [11]“韶容”句:谓姣女与艳花相互嫉妒对方之美。韶容,漂亮的容颜。 [12]绛绡:红色缴绡。 [13]云鬟风颤:高高的发髻在微风中颤抖。云鬟,高耸的环形发髻。唐李白《久别离》:“至此肠断彼心绝,云鬟绿鬓罢梳结。” [14]檀口:犹云朱唇。盖以檀木色红而香,故用以形容女子之唇。唐韩偓《予作探使以缭绡手帛子寄和因而有诗》:“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 [15]偷顾:偷看。 [16]“竞斗草”句:谓以金钗来赌斗草。斗草,已见前注。金钗,女子首饰。 [17]消凝:消魂,凝神。谓因感伤而出神。 [18]“念解佩”二句:谓当年曾解佩相赠的人(指其妻子)今又在何处呢?解佩,亦作解珮。《列仙传》:“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

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攀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既趣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轻盈，指身材轻盈。

[19]孤负：今通作“辜负”。宋时“孤负”与“辜负”通用。 [20]斜阳暮：夕阳已到了薄暮时分，谓伫立之久。

燕 归 梁

织锦裁篇写意深^[1]。字值千金^[2]。一回披玩一回吟^[3]。肠成结^[4]、泪盈襟。幽欢已散前期远^[5]，无繆赖、是而今^[6]。密凭归雁寄芳音。恐冷落，旧时心。

题 解

《燕归梁》，调见晏殊《珠玉词》，因词有“双燕归飞绕画梁”句而得名。此词五十字，前片五句四平韵，后片四句三平韵。此词当为远游一年后思家之作，观其用苏蕙织锦回文典可知。词全系抒情。上片发抒收到妻子书信时的感慨：“一回披玩一回吟”，活画出其喜悦心情；“肠成结，泪盈襟”，又为其喜极生悲写真。下片抒发别离后情景：“幽欢”二句写夫妻分别，后约无定，百无聊赖之落寞情绪，“密凭”三句托归雁寄情，以慰妻子。全词清真意切，明白如话。

注 释

〔1〕织锦：即织锦回文，已见前注。〔2〕字值千金：《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乃使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谓情人来信之珍贵。〔3〕“一回”句：谓越看妻子的来信越愁苦伤心。披玩，即把玩，仔细玩味。〔4〕肠成结：谓心中忧思郁结不解。肠，心肠，心中。宋张先《千秋岁》：“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5〕“幽欢”句：谓幽会的欢乐已成为过去，以后的约会又很辽远。〔6〕无憀赖：即“无聊”，郁闷，精神空虚。唐牟融《客中作》：“几度无聊陪惆怅，临风搔首独兴哀。”憀，今通作“聊”。而今：如今。

西 施

自从回步百花桥。便独处清宵^{〔1〕}。凤衾鸳枕，何事等闲抛。纵有馀香，也似郎恩爱^{〔2〕}，向日夜潜消^{〔3〕}。恐伊不信芳容改，将憔悴、写霜绡^{〔4〕}。更凭锦字，字字说情憀^{〔5〕}。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6〕}。

题 解

《西施》，柳永自制曲，观后之《西施·苕罗妖艳世难偕》首，当为因咏西施而得名。此首《乐章集》注仙吕调，七十一字，前片七句四平韵，后片七句三平韵。此词为代闺怨体，写别后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从词义看来，“百花桥”并非写实，而为用香艳之典。但前此谓“南国”，谓“长堤芳草，江天杳杳”，谓“越水吴山”，此词

又用“百花桥”事典,则足以说明柳永此次远游之地为钱塘。词全系抒情,上片开首即用百花桥典,以元彻、柳实离开后,“便独处清宵”为喻,别开生面。“凤枕”二句写思妇独守空闺,又加以反问语,其情切可知。“纵有”三句作先退一步想而后又进层,将思妇之愁苦写到十分。下片直承上片,“恐伊”二句为执着语,亦为痴情语,与武则天《如意娘》诗同一命意。“更凭”二句谓寄书游子,与“恐伊”句相呼应。尾以丁香结为喻,余音袅袅。上下片均一波三折,入人者速而化人者切。

注 释

〔1〕“自从”二句:谓自从与丈夫分别后,一直孤栖孤宿。百花桥,元彻、柳实与仙女相会之处。《续仙传》:唐元和初,元彻、柳实赴浙右省亲,遇海风飘至孤岛,遇南溟夫人,求归。“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馀。夫人命笔题《玉壶诗》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清宵,清静的夜晚。〔2〕“纵有”两句:谓纵然丈夫的体香尚留在衣物上,也像郎留下的恩爱一样。〔3〕“向日夜”句:怎奈还是因思念而日夜暗流眼泪。向,争向,怎奈。〔4〕“恐伊”二句:谓恐他不信别后,因思念而憔悴,改变了昔日漂亮的容颜,所以就将当今的憔悴模样画下来寄给你。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写霜绡,将真容画在白绡上。唐玄宗李隆基《题梅妃画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5〕情慊:悲思之情。陆龟蒙《自遣诗》之十四:“谁使寒鸦意绪娇,云晴山晚动情慊。”〔6〕“要识”三句:谓要知愁肠愁多少,就像丁香粒一样结尽了树梢,解也解不开。丁香,常绿乔木,一名鸡舌香。丁香结,即丁香花蒂,喻固结不解之意。李商隐《代赠二首》:“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女冠子

淡烟飘薄^[1]。莺花谢^[2]、清和院落^[3]。树阴翠、密叶成幄^[4]。麦秋霁景^[5]，夏云忽变奇峰^[6]、倚寥廓。波暖银塘^[7]，涨新萍绿鱼跃^[8]。想端忧多暇^[9]，陈王是日，嫩苔生阁。正铄石天高，流金昼永^[10]，楚榭风光转蕙^[11]，披襟处、波翻翠幕^[12]。以文会友^[13]，沉李浮瓜忍轻诺^[14]。别馆清闲^[15]，避炎蒸、岂须河朔^[16]。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17]。

题解

《女冠子》，又名《女冠子慢》，唐教坊曲名。女冠，即女道士，本因咏女道士之神态而得名。后用作词调名，小令始于温庭筠，长调始于柳永。《乐章集》有大石调与仙吕调二体，此属仙吕调。此词写景用事，可寻绎者颇多。词首数句，点名时间在四月，所谓“清和院落。树阴翠、密叶成幄。麦秋霁景”，均为四月初夏之景。尤为重要者，词明谓此次远游之因，乃为“以文会友”，而所会之“友”为谁，却苦无资料寻绎，探索无术。然仅止于此，亦颇可供研究柳永者之一助。盖柳永自先一年之秋离汴京，至此已经将近一年，而“陈王是日，绿苔生阁”，南国炎夏，亦无夫观览之情。又辜负了汴京之友“沉李浮瓜”之邀，然又自我安慰，谓“别馆清闲，避炎蒸、岂须河朔。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此词以写景为主，由景生情，抒发其客中落寞情怀。上片写初夏之景，首二句谓淡烟薄飘，清和院落，点名时间在四月；“树阴翠”二句谓密叶

成幄，夏云多变，突出夏景特点；“波暖”二句谓银塘新涨，萍绿鱼跃，又为夏景增色。层层铺设，近而远，远而近，静而动，将初夏之景写得面面俱到又特色突出。“想端忧”三句，突然拈出陈王端忧多暇，无夫娱游之情，使客中落寞情怀与初夏美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使文气倏忽之间，顿生跌宕。下片又离处复合，接写夏日“铄石天高，流金昼永，楚榭风光转蕙”，谓正是披襟畅游之时。“以文”二句又作突转，谓因会友而耽搁了“沉李浮瓜”之约。“别馆”二句又作退一步想，为自解语，亦使文气趋于舒缓。尾三句谓随分取乐，得过且过。

注 释

- 〔1〕淡烟飘薄：谓春天的美丽景色已经很淡薄了。淡烟，指春景。
- 〔2〕莺花谢：谓花谢莺去。承上句，具体写春景淡薄。〔3〕清和：指四月，俗谓四月为清和月。《岁时记》：“四月朔为清和节。”〔4〕“树阴”句：谓树叶既浓密又青翠，树阴好象搭起的帐篷一样。幄，帐子。〔5〕“麦秋”句：麦秋，指四月。麦以四月始熟，故农历四月于麦则为秋。霁景，天晴后的景色。〔6〕“夏云”句：谓夏云在空旷深远的天空变化多端。顾恺之《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寥廓，空旷深远。《楚辞·远游》：“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洪兴祖补注引颜师古曰：“寥廓，广远也。”〔7〕波暖银塘：即银塘波暖。银塘，水塘。因波映水面，似银色，故云。〔8〕“涨新”句：此句为“涨绿新萍鱼跃”之倒装句。按词律，此二句当在“银塘”处断句；按词义，当在“涨绿”处断句。银塘涨绿，谓银塘绿水涨漫。新萍，新生的浮萍。〔9〕“想端忧”三句：意谓即使曹植尚在，对此景也会产生忧愁之感。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10〕“铄石”两句：意谓天气渐热，昼短夜长。《淮南子》：“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铄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已质有之也。”〔11〕“楚榭”

句:《楚辞·招魂》:“光风转蕙,泛泛崇兰些。”王逸注曰:“光风,谓雨已日出而风,草木有光色。转,摇也。泛,犹泛,摇动貌也。崇,充也。言天霁日明,微风奋发,动摇草木,皆令有光,充实兰蕙,使之芬芳而益畅。”所谓“楚”,乃因用《楚辞》典而顺及之,非谓人在楚地也。〔12〕“披襟”句:谓游兴正浓时,只见波光涌动,好象翠幕在翻滚。披襟,敞开衣襟,喻心情舒畅。战国楚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宋张景星《秋日白鹭亭》:“开樽屏丝竹,披襟向箫籁。”〔13〕以文会友:通过文字来结交朋友。《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邢昺疏曰:“言君子以文德会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德也。”此句述游浙、杭之目的。然所会之“友”为谁,无考。〔14〕“沉李”句:谓因游浙、杭而辜负了朋友邀请自己去河朔避暑的机会。沉李浮瓜,将瓜果浸在水中,即今之所谓冰镇。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轻诺,清弃了诺言。〔15〕别馆:客馆。庾信《哀江南赋序》:“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16〕河朔:谓黄河以北之地。《三国志·袁绍传》:“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镇河朔,名重天下。”此句为自我排解语,意谓难道避暑离了河朔就不行吗?〔17〕“尊前”三句:谓沉湎花酒,得过且过。尊前,酒樽前。尊,同樽。随分,随我本分,有得过且过意。李端《长门怨》:“随分独眠秋殿里,遥听笑语自天来。”

临江仙

梦觉小庭院,冷风淅淅,疏雨潇潇^{〔1〕}。绮窗外^{〔2〕},秋声败叶狂飘^{〔3〕}。心摇^{〔4〕}。奈寒漏永^{〔5〕},孤帏悄^{〔6〕},泪烛空烧^{〔7〕}。无端处^{〔8〕},是绣衾鸳枕,闲过清宵^{〔9〕}。萧条。牵情系恨,争向少年偏饶^{〔10〕}。觉新来、憔悴旧日风标^{〔11〕}。魂消。念欢娱事,烟波阻^{〔12〕}、后约方遥。还经岁,问怎生禁得^{〔13〕},如许无聊^{〔14〕}。

题解

《临江仙》唐教坊曲名，唐词多缘题所赋，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注云：“《临江仙》，则言水仙。五代词人用此调为题，多由仙事转入艳情。”贺铸词有“人归落雁后”句，名《雁后归》；韩偓词有“罗帐画屏新梦悄”句，名《画屏春》；李清照词有“庭院深深深几许”句，名《庭院深深》。此调有不同诸体，俱为双调，但字数多寡则区别很大。《乐章集》注仙吕调，此词九十三字，前片十二句五平韵，后片十句六平韵。词写秋景，又谓“烟波阻、后约方遥。还经岁，问怎生禁得，如许无聊”，则离汴京又经岁矣。“牵情系恨，争向少年偏饶。觉新来、憔悴旧日风标。”此数句之可贵，在于指明此次远游乃“少年”时期。古人无“青年”之说，所谓“少年”，与今之言“青年”同类。词以梦醒起兴，写庭院秋色，抒发思家之情。“梦觉”五句，写秋梦、秋夜、秋风、秋雨、秋色、秋声，给人一种“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的感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笔立遒劲之极。“心摇”四句从游子落笔，写客中凄凉，却只字不及客愁，仅写“寒漏永，孤纬悄，泪烛空烧”，以景语作情语，又胜似情语不知其几。“无端”三句从思妇着笔，与上文相呼应，正是“千里秋风两愁人”之意。下片集中写游子心绪，“萧条”二字遥接上片之秋景秋情，“牵情”三句写少年客愁，“魂消”三句念后约无凭，“还经岁”三句结在自我一问，层次判然有层层渐进，耐人咏叹。

注释

〔1〕“梦觉”三句：谓梦醒之后，听见小庭院里，风雨并作。淅淅，风声。潇潇，小雨貌。〔2〕绮窗：雕刻或绘饰得很精美的窗户。左思《蜀都赋》：“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吕向注：“绮窗，雕画如绮也。”〔3〕“秋

声”句：谓秋风吹飘落叶，发出凄厉的声音。〔4〕心摇：谓因思念而心情动荡不安。〔5〕奈寒漏永：无奈寒夜很长。〔6〕孤帋：谓单栖。帋，帐子。〔7〕泪烛：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始干。”〔8〕无端：无缘由，无可奈何。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9〕清宵：清冷的夜晚。〔10〕“争向”句：谓怎奈偏是少年添得许多感伤呢？《诗词曲语词汇释》：“饶，犹添也，连也，不足而求增益也。即今所云讨饶头之饶。”〔11〕风标：犹风韵，风度。〔12〕烟波阻：即路途阻。〔13〕怎生禁得：怎能禁得起。〔14〕如许：这么多，像这样。李义府《咏鸟》：“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1〕}，一番洗清秋^{〔2〕}。渐
 风霜凄紧^{〔3〕}，关河冷落^{〔4〕}，残照当楼^{〔5〕}。是处红
 消翠减^{〔6〕}，苒苒物华休^{〔7〕}。惟有长江水，无语东
 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
 收^{〔8〕}。叹年来踪迹^{〔9〕}，何事苦淹留^{〔10〕}。想佳人、
 妆楼颙望^{〔11〕}，误几回、天际识归舟^{〔12〕}。争知我、
 倚阑干处，正恁凝愁^{〔13〕}。

题解

《八声甘州》，本唐教坊曲，《碧鸡慢志》云：“《伊州》、《甘州》、《州凉》，皆自龟兹致。”后用作词调名，有曲破，有八声，有慢，有令。此词《乐章集》注仙吕调，九十七字，前后片各九句四平韵，共八韵，故名，乃慢词也。此阙亦为柳词中名篇，惜其学人从未究其本事。词谓“清秋”、“风霜”、“暮雨”、“残照”，则时间在秋季之傍晚；又谓“关河”、“长江”，则地点又在南方；复谓“叹年来踪迹”，

则远游已年馀,知其写于出游之第二年秋天;结尾则写夫妻之互相思念。或谓词既写秋景,又写江南,亦未必不作于在苏杭为官时。此理固然,但宋制,除边远八路者外,其余各路则出仕后可携家室,苏杭当然不在边远八路之内。若写于在苏杭为官时,何必发乎为“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之叹耶?据此,知其当写于少年远游时无疑。

此词上景下情,大开大合,气势磅礴,深情绵邈而又不落纤巧,为词中精金美玉,为历代词家所赞颂。上片写景,有气吞万里之势。起二句写雨后江天,澄朗如洗,不事涂抹而俊爽之致在骨。“渐风霜”三句有提笔四顾之慨,写紧风日斜之境,又步步紧逼,如江天闻笛,古戍吹笳,凄寥之气沁人,宜乎东坡谓“唐人佳处不过如此”。“四处”四句复叹近景凋零,触目伤怀,惟江水东流,亦如任之叹息。下片即景生情,又分三叠写法。“不忍”三句写登高临远,归思难收,冠以“不忍”,则情转切。“叹年来”二句言己之欲归不得,何事淹留,自问自叹,为恨极之语,亦为情极之语。“想佳人”二句写闺人念远,误识归舟,与小谢之“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温飞卿之“过尽千帆都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刘采春之“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同一命义。结句言“倚阑”、“凝目”,收束全篇,通首之“风霜”“关河”“残照”等等皆在凝目中矣。

注 释

〔1〕“对潇潇”句:面对着急骤的暮雨,看它洒落在大地上。江天,江和天,指整个大地。潇潇,雨急貌。与上《临江仙·梦觉小庭园》阕“疏雨潇潇”句之训“潇潇”为“小雨貌”不同。《诗经·郑风·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毛传:“潇潇,暴疾也。”正因为是急雨,方有下句。〔2〕“一番”句:谓急雨后江山如洗,秋景显得也特别明净。〔3〕“渐风霜”句:意谓深秋

之后,渐渐地风也紧了,霜也严了,景色也变得凄惨了。〔4〕“关河”句:意谓深秋之后,路上行人稀少,山河大地也显得冷冷清清。关河,泛指山河。冷落,冷清。〔5〕残照当楼:一缕残阳照在楼上。残照,残阳,夕照。当,对着。〔6〕“是处”句:谓鲜花凋零,树叶败落,到处是一片零落景象。是处,到处。红,谓花。翠,谓叶。唐李商隐《赠荷花》:“此荷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7〕“苒苒”句:谓随着时光的渐渐流逝,景物也变得衰残。苒苒,义同“荏苒”,形容时光渐渐流逝。物华,自然景物。南朝梁吴恽《赠吴均》之一:“离念已郁陶,物华复如此。”唐杜甫《曲江陪郑南史饮》:“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8〕“不忍”三句:登高临远,往往发故乡之思。此谓“不忍”,则更进一层。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王粲《登楼赋》:“虽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渺邈(miǎo),渺茫遥远。归思,思归之情。〔9〕年来踪迹:一年以来的游踪。年来,近年以来或一年以来。〔10〕淹留:滞留,久久停留。〔11〕颙(yóng)望:举首凝望,因痴痴凝望而发呆。唐李赤《望夫山》:“颙望临碧空,怨情感离别。”〔12〕“误几回”句:谓好几次都将别人的归舟,当作自己丈夫的归舟了。谢朓《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刘采春《望夫歌》一名《罗唖之曲》:“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13〕“争知”二句:怎知我正如此依着栏杆而愁闷难解。争知,怎知。

倾杯乐

浩月初圆,暮雨飘散^{〔1〕},分明夜色如晴昼。
 渐消尽、醺醺残酒^{〔2〕}。危阁迴、凉生襟袖^{〔3〕}。追
 旧事、一晌凭栏久^{〔4〕}。如何媚容艳态^{〔5〕},抵死孤
 欢偶^{〔6〕}。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7〕}。
 算到头、谁与伸剖^{〔8〕}。向道我别来,为伊牵
 系^{〔9〕},度岁经年,偷眼觑、也不忍觑花柳^{〔10〕}。可
 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双眉暂开口。问甚时

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

题解

《倾杯乐》见前《倾杯·离宴殷勤》注，然调名与字数均与前词不同，此词《乐章集》注大石调，一百一十一字，前片十句六仄韵，后片九句四仄韵。此亦为忆内词，当写于少年远游时。词首以景语起兴，余尽作情语。“渐消尽”三句谓凉消残酒，夜深凭栏，以下全是凭栏所想。“如何”二句为问对方语，“抵死”二句为劝慰对方语，宛如促膝对谈然。“算到头”二句亦为自问语，“向到来”以下均为替说客设想之词，别具情致。

注释

〔1〕“浩月”二句：谓圆月周围飘散着淡淡的云彩。云无月不美，云为月设色，故云。〔2〕“渐消尽”句：谓美丽的月色渐渐消尽醉意。〔3〕“危阁”句：谓高楼上与平地迥异，可以感觉到凉风入袖。迥，迥异，这里不能释为“遥远”。〔4〕“追旧事”句：回想起旧事未免伤心，倚着高楼上的栏杆久久凝望。追，追想，回忆。旧事，指夫妻间过去的恩爱。一晌（shǎng），长久。〔5〕媚容艳态：娇媚的容颜与仪态。〔6〕“抵死”句：谓老是一个人孤独寡欢，不与丈夫和好。抵死，老是。宋晏殊《蝶恋花》词：“百尺高楼闲倚遍。薄云浓雨，抵死遮人面。”，偶，配偶。孤欢偶，指因与丈夫感情破裂而分开。〔7〕“自家”句：谓自己因朝思暮想而白白地添了清瘦。自家，自己。空恁，空如此，白白地。〔8〕“算到头”句：算来到最后谁能为我表白呢？算，算来，料想。到头，到最后，指到事情有了结果的时候。伸剖，表白，剖白。〔9〕“向道”二句：紧承上句，意谓谁能去向她说明我自从和她别后，心绪总是为她所牵系。向道，去说，去解释。此句以下均为替说客设想之词。〔10〕“偷眼”句：为替说客设想向对方解释之词，意谓我就是偷眼看，也不忍心去看那些柔花弱柳；因为一看那些柔花弱柳，

就会想起你那弱不禁风的病体。觑，窥视。花柳，柔花弱柳，代指女方，即柳永的妻子。

祭天神

叹笑筵歌席轻抛掷^[1]。背孤城^[2]、几舍烟村停画舸^[3]。更深钓叟归来^[4]，数点残灯火。被连绵宿酒醺醺，愁无那^[6]。寂寞拥、重衾卧^[7]。又闻得、行客扁舟过。篷窗近，兰棹急，好梦还惊破^[8]。念平生、单栖踪迹，多感情怀，到此厌厌，向晓披衣坐^[9]。

题解

《祭天神》，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中吕调，八十四字，前片六句四仄韵，后片九句四仄韵。观其“篷窗”数句，决非官场场面，似应为少年远游时所作，暂系于此。词用情景结合手法。首三句写远离汴京，行役留宿于山野偏僻之境。“更深”二句写深夜晚景。“被连绵”四句写客中无聊，愁寂而眠。下片首四句写客宿江边，客馆简陋，行舟惊梦，情景如画。“念平生”四句感慨孤独，终宵不眠。柳词善于写景，惟发抒感慨时，容易限于一己之私情，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引起读者之共鸣程度亦因此而受到限制。此乃其弊。

注释

〔1〕抛掷(duō):犹抛躲,抛闪。掷,同躲。〔2〕背孤城:离开城市。孤城,谓边远之城。〔3〕“几舍”句: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停下船。

来。〔4〕“更深”句：夜深的时候渔人才归来。更深，夜深。〔5〕“被
 连绵”句：谓接连不断喝得醉醺醺的，总是经宿尚未醒。连绵，接连不断。宿
 酒，宿醉，经宿不醒。〔6〕无那(nuò)：无奈。〔7〕“寂寞”句：谓寂寞
 无聊，蒙头大睡。重衾，两层被子。〔8〕“篷窗”三句：意谓自己住的屋子
 离河很近，行船从寓舍窗下经过，因而被桨声惊破好梦。篷窗，以蓬为窗，指
 简陋的窗子。兰棹急，船桨急。兰棹，谓棹之美。篷、兰，相对为文，无须坐
 实。〔9〕向晓：到晓。

玉 蝴 蝶

望处雨收云断^{〔1〕}，凭栏悄悄^{〔2〕}，目送秋光^{〔3〕}。
 晚景萧疏^{〔4〕}，堪动宋玉悲凉^{〔5〕}。水风轻、苹花渐
 老^{〔6〕}，月露冷、梧叶飘黄^{〔7〕}。遣情伤^{〔8〕}。故人何
 在，烟水茫茫^{〔9〕}。难忘^{〔10〕}。文期酒会^{〔11〕}，几
 辜风月^{〔12〕}，屡变星霜^{〔13〕}。海阔山遥，未知何处
 是潇湘^{〔14〕}。念双燕、难凭远信^{〔15〕}，指暮天、空识
 归航^{〔16〕}。黯相望^{〔17〕}。断鸿声里，立尽斜阳^{〔18〕}。

题 解

《玉蝴蝶》，小令始于温庭筠，长调始于柳永，；《乐章集》注仙
 吕调一名《玉蝴蝶慢》，九十九字，前片十句五平韵，后片十一句六
 平韵。词既谓“屡变星霜”，则说明柳永离京远行起码在两年或两
 年以上。看来柳永离京数年，令其魂牵梦绕的，既有在汴京的“文
 期酒会”，更有其妻子。词用“双燕”典，则明其所思乃妻子而非所
 欢。结尾连用“空识归航”与“立尽斜阳”，字面上是写妻子对自己
 思念之切，实际上则是写自己对妻子思念之切。词又谓“海阔山
 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句，盖又欲自钱塘而赴湖南。词用“望”字统

摄全篇，首三句言登高远望，“悄悄”二字已含悲情。“晚景”二句以宋玉悲秋为喻，悲意即在其中。“水风”二句两两作对语，谓苹老梧黄，善状萧疏秋景，不由使人悲感倍增。“遣情伤”三句由悲秋而转到怀人，故人不見，但见烟水茫茫，更增悲秋之意。下片以“难忘”领起，“文期酒会”为回忆旧事，但又谓“几孤风月，屡变星霜”，忆昔伤今尽在其中。海阔二句又作宕开之笔，设想欲去之处。“念双燕”二句又从思妇着笔，言闺人思念之深。“识归航”从小谢等人诗中化出，然着一“空”字，转觉味深。结二句与篇首相应，见伫立之久，且谓“断鸿声里”，更增悲切。

注 释

- 〔1〕“望处”句：谓到处是晴空一片。望处，谓视野之内。〔2〕凭栏悄悄：谓凭栏无语。〔3〕目送秋光：有惜时之意，谓眼睁睁看着时光逝去。秋光，秋日之风光。〔4〕萧疏：萧索疏旷。〔5〕“堪动”句：完全能够牵动人宋玉式的悲凉。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故言秋必谓“宋玉悲凉”。〔6〕“水风轻”句：谓微风从水面轻轻略过，苹花已经渐渐老了。苹花，一种大的浮萍，夏秋间开白小花，亦称白苹。苹花渐老，即至深秋，故云。〔7〕“月露”句：谓月下之露也渐渐冷了，变黄的梧桐叶到处在飘落。月露，月光下的露滴。梧叶，即梧桐叶。〔8〕遣情伤：使人伤情。〔9〕“故人”二句：谓只见烟水茫茫，而故人在何处呢？〔10〕难忘：引起下文，即难忘“文期酒会”等事。〔11〕文期酒会：友人相约在一定的日期饮酒相会，作文赋诗。古人有文期酒会之俗。《梁书·萧介传》：“介性高简，少交游，惟与族兄琛、从兄视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此句忆在汴京之文期酒会，故始有下句“几辜风月”。〔12〕“几辜”句：多少次辜负了美好的时光。辜，辜负。〔13〕屡变星霜：意谓过了一年又一年。星，指岁星，亦名木星、太岁。木星约十二年绕日一周，故古人以其经

行之方位纪年,星变方位则岁移。据此句,知柳永离开汴京起码有两年了。

[14]潇湘:指潇水与湘水。二水均在湖南。因词人又从杭州去湖南,故有此问句。

[15]“念双燕”句:此句为“念远信难凭双燕”之倒装,意谓远在汴京的妻子,很难遇到顺人将信捎来。《开元天宝遗事》:“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而来,往复必径由于湘中。我婿离不归数岁,蔑(杳)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于足上,宗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书。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词人将往潇湘,故用此典。此句以下皆从思妇着笔。

[16]“指暮天”句:在暮色中面对遥天远望着丈夫归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将别人的归航错认作丈夫的归航。指,面对。

[17]黯相望:黯然伤神地望着。黯,黯然,伤神貌。

[18]“断鸿”二句:孤雁一声一声地叫着,一直到日落西山,还在伫立凝望。断鸿,失群孤雁,叫起来十分凄惨,故云。立尽斜阳,见前《倾杯·金风淡荡》阙注。

甘草子

秋暮^[1]。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2]。雨过月华生^[3],冷彻鸳鸯浦^[4]。池上凭阑愁无侣^[5]。奈此个^[6]、单栖情绪。却傍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7]。

《甘草子》，此调始于寇准，柳此为另一体，《乐章集》注正宫，四十七字，前片五句三仄韵，后片四句四仄韵。“鸳鸯浦”，《明一统志》：“鸳鸯浦在慈利县治北。”此处之“鸳鸯浦”，究竟是专指还是泛指，殊难断定。但无论是专指还是泛指，以下阕“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数句原之，则写于远游期间无疑。况下首《玉蝴蝶》又有去湖南踪迹，此处之鸳鸯浦似当为专指。鸳鸯浦既在湖北慈利县，则柳永之游踪，当自浙江至湖北，再至湖南。况上阕与此阕均写于秋季，时序以相连接。词上片写景，结在鸳鸯浦上，为下文抒情提供依据。下片因鸳鸯浦而生发无侣之叹，自然之极。前三句从游子着笔，后二句从思妇着笔。用霍小玉典，贴切。

注 释

〔1〕秋暮：即暮秋，晚秋。〔2〕“乱洒”二句：谓雨洒在衰败了的荷叶上，如真珠般颗颗明亮。真珠雨，喻雨之清亮如真珠。真珠，今通作“珍珠”。五代成彦雄《露》：“银河昨夜降醍醐，洒遍坤维万象苏。疑是鲛人曾泣处，满地荷叶捧真珠。”〔3〕月华生：月光生辉。月华，月光。南朝梁江淹《杂体诗·效王微〈养疾〉》：“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4〕鸳鸯浦：《明一统志》：“鸳鸯浦在慈利县治北。”此处之“鸳鸯浦”，究竟是专指还是泛指，殊难断定。无论专指与泛指浦，谓之曰“鸳鸯浦”，都有象征夫妇的意义。浦，河汉，可泊船的水湾。宋时在江河边修浦极多，见《宋会要辑要·方域一》。〔5〕“池上”句：由上句所生之感慨，鸳鸯并游双栖，且抱颈而眠，更显出“凭阑愁无侣”的孤单凄凉。池，当指上句之“鸳鸯浦”。〔6〕此个：这种。个，语助词。无实义。《诗词曲语词汇释》：“个（个、个），估量某种光景之辞，等于‘价’或‘家’。凡少则曰‘些个儿’。”〔7〕“却傍”二句：谓立在鹦鹉笼前，教鹦鹉念“粉郎归来”。用蒋防《霍小玉传》典：“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

悬一鹦鹉笼，见李生来，即语曰：‘有人人来，急下帘者。’”李惟《霍小玉歌》：“西北槛前挂鹦鹉，笼中报道李郎来。”粉郎，男子之美称。《三国志·何晏传》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此二句从思妇着笔。

减字木兰花

花心柳眼^[1]。郎似游丝常惹绊^[2]。独为谁
 怜^[3]。绣线金针不喜穿^[4]。深房密宴^[5]。
 争向好天多聚散^[6]。绿锁窗前^[7]，几日春愁废
 管弦^[8]。

题解

《减字木兰花》，调见前《木兰花慢》注，《乐章集》注明仙吕调，全词四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减字木兰花》始于柳永，盖又就偷声词两起句各减三字，韵则仍旧耳。此阙亦为闺怨词。分别之后又反复来写“代闺怨”，这其实说明，柳永自己与妻子闹翻之后，亦是追悔莫及的，故始有其后对妻子的思念之词。此词比喻新颖，反复抒写，将思妇因思念游子而慵懒之态写得生动可掬。首二句连用三喻，将思妇对游子的感情写得惟妙惟肖。“独为”二句写思妇之孤独慵懒。下片首二句复写想象中的游子经常与朋友聚散，是怨语，也是情语。“绿锁”二句复写思妇慵懒之状。全词生新尖俏，得古乐府逸致。

注释

[1]花心柳眼：谓花初生蕊，柳初吐芽。花心，花蕊。柳眼，早春初生之

柳叶,如人睡眼初开,因以为称。此句双关,既写初春美景,又以花柳喻佳人才子。〔2〕“郎似”句:承上句,以柳丝牵惹好花,喻郎牵思妇之心。游丝,谓柳丝。〔3〕独为谁怜:“谁为怜(我)独”之倒,意谓谁能怜我孤独呢?〔4〕“绣线”句:谓因春思而懒得去作针线活儿。〔5〕深房密宴:意谓你在深宅大院里,经常参与亲密融洽的宴会。此句从思妇眼中写游子。深房,深邃的房舍,谓深宅大院。唐元稹《过王十一馆居》之一:“密宇深房小火炉,饭香鱼熟近中厨。”密宴,亲昵的小型宴会。《南史·齐曲江公遥欣传》:“延兴元年,元帝以遥欣为兖州刺史。时丰城公遥昌亦出镇寿春,帝于便殿密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6〕“争向”句:谓怎奈你成天在良辰美景中与人聚会。仍从思妇眼中写游子。《诗词曲语词汇释》:“向,语助辞,专用于‘怎奈’‘如何’一类之语,加强其语气而为之尾。有曰争向者。白居易《题酒瓮》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争向,犹云怎奈或奈何也。”〔7〕绿锁窗前:谓雕花精美的窗前一片绿色,春意正浓。锁窗,雕刻或绘有连环花形的窗子。唐杜牧《村舍燕》诗:“汉宫一百四十五,多少碧帘闭锁窗。”锁,亦作“琐”。〔8〕废管弦:谓懒于听歌。

小镇西犯

水乡初禁火^{〔1〕},青春未老^{〔2〕}。芳菲满、柳汀烟岛^{〔3〕}。波际红帏飘渺。尽杯盘小^{〔4〕}。歌榭饮^{〔5〕},声声谐楚调^{〔6〕}。路缭绕。野桥新市里^{〔7〕},花秾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酩酊谁家年少^{〔8〕}。任玉山倒^{〔9〕}。家何处,落日眠芳草。

题解

《小镇西犯》,唐教坊曲有《镇西子》,唐词亦有《镇西》七言绝句,柳永依旧曲作新声,《乐章集》有两调,七十一字者名《小镇西

犯》，七十九字者名《小镇西》，或名《镇西》，俱注仙吕调。《小镇西犯》前片七句五仄韵，后片八句六仄韵。上《玉蝴蝶》词写秋景，谓“未知何处是潇湘”，此词写春景，时序亦相连接，观词中所写之场面，显为游湘中之作。所谓“谁家年少”，虽为游人问语，而“少年”实指柳永自己。词写湘中楔饮盛况，以游人之欢娱，反衬词人之思家。看他虽喝得酩酊大醉，一致“任玉山倒”，“落日眠芳草”，但游人一句“家何处”之问，却从游人对“少年”之同情中，透露出柳永自己思家之切。全词以景语作情语，情在景中。“水乡”三句写三月春景，“波际”四句写楚乡楔饮，整个上片调子欢快。下片“路缭绕”四句接写郊野楔饮盛况，亦是欢快的调子。“酩酊”四句却从游人眼中写来，“谁家”、“家何在”，皆游人问语。游人对“谁家少年”的同情叹息，客观地写出了柳永无家可归的悲凉，既跳脱生动，又别开生面。

注 释

- 〔1〕“水乡”句：谓正当江南水乡寒食节之际。初禁火，指寒食节。古时有寒食禁火（亦称改火）之制，故云。《京楚岁时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2〕青春未老：意谓尚未春残。青春，指春天。春季草木茂盛，其色青绿，故称。《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王逸注：“青，东方春位，其色青也。”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3〕“芳菲满”句：谓满柳汀烟岛都是一片芳菲。柳汀，长满垂柳的水边小洲。烟岛，充满美丽景色的岛屿。烟，指烟景。〔4〕“波际”二句：许多人在水上驾舟嬉戏，彩衣斑斑，红绿飘渺，远远望去竟然如杯盘般大小。红纬，本指红色帐子，此处指红男绿女的装束。尽，竟然。〔5〕楔（xì）：古时风俗，于水边濯洗以祓除妖邪，上巳为春楔，后定三月三日为楔辰，楔辰之宴为楔饮。七月十四日为秋楔。〔6〕楚调：此处谓楚音。〔7〕野桥新市：谓野外之桥与临时集

市。〔8〕“酩酊”句：此句至结尾，均为游人口气。此句谓谁家少年喝得酩酊大醉呢？少年，当为柳永自谓。自此句至结尾，皆从游人眼中写出。

〔9〕任玉山倒：谓醉后倒地。玉山，喻男子之美仪容者。《晋书·裴楷传》：“楷风神高迈，仪容俊爽，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楷字）如近玉山，映照人也。’”又，《世说新语·容止》：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伟俄如玉山之将崩。’”

斗 百 花

煦色韶光明媚^{〔1〕}，轻霭低笼芳树^{〔2〕}。池塘
浅蘸烟芜^{〔3〕}，帘幕闲垂风絮^{〔4〕}。春困厌厌^{〔5〕}，抛
掷斗草工夫，冷落踏青心绪^{〔6〕}。终日扃朱户^{〔7〕}。

远恨绵绵^{〔8〕}，淑景迟迟难度^{〔9〕}。年少傅粉，
依前醉眠何处^{〔10〕}。深院无人^{〔11〕}，黄昏乍拆秋
千^{〔12〕}，空锁满庭花雨^{〔13〕}。

题 解

《斗百花》，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正宫，八十一字，前片八句四仄韵，后片七句三仄韵。此词为代春闺怨体，当作于少年远游江浙时。此词亦为代春闺怨体，通首极尽开合顿挫之致，匀稳工整。前四句写美丽春景，“池塘”两句又用对语，工整之极；第四句又着一“闲”字，所谓“闲垂”，不惟与前句之“浅蘸”相对，且亦隐隐约约透露出思妇无心打扮之闲懒情绪。“春困”四句状春闺娇慵之态，语似离而绪实合，且与美丽春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片宕开一笔写怀人念远，至淑景句，又离而复合。“年少”二句又作宕开之笔，写思妇想象游子醉眠之处，实则与前句之“远恨”

一脉贯穿。至结三句又回到思妇之无心秋千之戏，于“满庭花雨”前又着“空锁”二字，思妇之“春困厌厌”可知。全篇写景疏朗，摹写思妇情状逼真，宜乎清先着、程洪《词洁集评》卷三谓其“匀稳工整，在柳词亦是上乘”也。

注 释

〔1〕煦色：和煦的春色。〔2〕轻霭：淡淡的雾霭。〔3〕“池塘”句：此句为“烟芜浅蘸池塘”之倒装，意谓池塘边上为轻雾笼罩着的青草，几乎蘸到水面。〔4〕“帘幕”句：谓柳絮飘扬，闲散地落在了帘幕上。帘幕，用于门窗上的帘子与帷幕。〔5〕厌厌：无精打采。〔6〕“抛掷”二句：意谓游子在外不归，思妇心情郁闷不乐，连与女伴玩斗草的机会与出外郊游的机会都放弃了。斗草，古代女子的一种游戏，已详见前注。踏青，清明节前后出外郊游。〔7〕“终日”句：整天关闭着门闷睡。扃(jiǒng)，关闭。〔8〕远恨：此从思妇着眼，指对远游人的怨恨。〔9〕“淑景”句：意谓日子实在难熬，即度日如年意。淑景，指日影。景，音义均同“影”。淑景迟迟，谓日影移得很慢。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淑景”亦可释为“美景”，但莫若前者义胜。〔10〕“年少”二句：此二句为估量之词，意谓那位薄情的如意郎君，不知现在又醉眠在什么地方？傅粉，指肤色很白。此处意谓如意郎君。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何晏)美姿容，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其汤饼。既噉，大汗出，色转皎然。”后以“傅粉”或“傅粉何郎”美称男子。依前，与从前一样，犹“照旧”。〔11〕深院无人：写其冷落。〔12〕“黄昏”句：谓其连秋千亦无心戏耍，故令人拆去。馀详参前《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注。〔13〕花雨：花落如雨。

倾 杯 乐

楼锁轻烟^{〔1〕}，水横斜照^{〔2〕}，遥山半隐愁碧^{〔3〕}。

片帆岸远^[4]，行客路杳^[5]，簇一天寒色^[6]。楚梅迎雪数枝艳^[7]，报青春消息^[8]。年华梦促^[9]，音信断、声远飞鸿南北^[10]。算伊别来无绪，翠消红减，双带长抛掷^[11]。但泪眼沉迷^[12]，看朱成碧^[13]。惹闲愁堆积。雨意云情，酒心花态，孤负高阳客^[14]。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15]。

题解

《倾杯乐》，已见前注，此词一百四字，前片十句四仄韵，后片十一句六仄韵。观其“楚梅迎雪数枝艳”句，自属作于湘中，此词亦当作于少年远游时。此词上片写游子，下片写思妇。写游子，重在写其行役所见。“楼锁”三句写冬日暮色，着一“愁”字，则为游子眼中所见，所谓“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也。“片帆”三句写行役于途，谓岸远路杳，寒色逼人，游子之情可知。“楚梅”二句忽作宕开之笔，谓寒梅抱春，岁更月移，而自己却行役于途，凄楚自饮。“年华”二句始及怀人之情，谓楚梅尚报青春消息，而飞鸿却枉自南北，家人消息全无踪影。至此，前所谓“隐愁”、“岸远”、“路杳”均在“年华梦促”中“回甘”，引人品味。下片乃自对面飞来之笔，写闺人对游子之思念。首三句致“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意，“但泪流”三句写闺人闲愁堆积，“雨意”三句虽有艳冶之嫌，但谓我负游子，不谓游子负我，深情可见。结三句用进层写法，游子与闺人并及，所谓“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实乃“只有梦魂能相见，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将对游子与思妇之互相思念写得真挚感人。刘熙载所谓“词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于此可知。

注释

〔1〕楼锁轻烟：为“轻烟锁楼”之倒装。谓楼台被傍晚的烟霭所笼罩。锁，封闭，封锁。此处意为笼罩。〔2〕水横斜照：谓水面上横着一束斜阳。〔3〕“遥山”句：为“半碧遥山隐愁”之倒装，意谓遥山之半青，也隐不住行人之愁凄。词写南方冬景，山只半青，故云。若解为“遥山隐住了半愁”，则误矣，况愁亦不当谓“碧”。〔4〕片帆岸远：谓船距靠岸尚远。〔5〕行客路杳：谓前方船行之路也渐渐模糊不清，不见踪影。杳，消失，不见踪影。〔6〕簇：丛集，聚集。〔7〕楚梅：楚地的梅花。宋梅尧臣《读吴正仲重台梅花诗》诗：“楚梅何多叶，飘地攒琼瑰。常惜岁景尽，每先春风开。”〔8〕青春：春天。已详见前注。〔9〕年华梦促：年华如梦般短促。〔10〕“音信”句：意谓收不到佳人之信，飞鸿也枉自南北飞来飞去。〔11〕“翠消”二句：意谓因别后思念不已而瘦减腰围。双带，指女子束腰之带。〔12〕沉迷：模糊不清。〔13〕看朱成碧：谓看不清东西。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14〕“雨意”三句：此三句亦从思妇着笔，意谓自己独守空闺，而又辜负了远游在外的丈夫。雨意云情，谓夫妻生活。酒心，饮酒时的情趣。花态，如花之仪态。高阳客，指游巫山遇神女的楚襄王，此指游子。〔15〕“梦难极”二句：谓即使梦中相见，也难穷尽思恋之情，谁知近来连梦也难于做了。

瑞 鹧 鸪

天将奇艳与寒梅。乍惊繁杏腊前开^{〔1〕}。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2〕}，解染胭脂细剪裁^{〔3〕}。

寿阳妆罢无端饮^{〔4〕}，凌晨酒入双腮^{〔5〕}。恨听烟坞深中，谁恁吹羌管逐风来。绛雪纷纷落翠苔^{〔6〕}。

《瑞鹧鸪》，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词，多五言诗，或七言诗，今存者只《瑞鹧鸪》七言八句诗，犹依字易歌也。”按《瑞鹧鸪》原本七言律诗，因唐人歌之，遂成词调。又名《舞春风》、《桃花落》、《鹧鸪词》、《拾菜娘》、《天下乐》、《太平乐》、《五拍》，然皆七言八句。至柳永，始添字或减字成新声，又有般涉调、南吕调与平调三体。此词为般涉调，六十四字，前后片各五句，三平韵。前片起二句、结句，后片起句、结句，仍作七言，与唐时之《瑞鹧鸪》同。馀则摊破句读，如前片作四字句，五字句，即词家添字法；后片第二、四句作六字句，即减字法；第四句作八字句即添字法。咏物词在柳词中少见，此即其一。观词义，当作于少年游湘中时。上片写红梅盛开，首二句以杏衬梅，重在写其色之艳丽。“暗想”三句色形并写，化用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然却谓“花神巧作江南信”，有翻新之妙。下片首二句以寿阳妆与饮酒为喻，再为红梅着色，意重而词不重，尖新可喜。结三句写梅之落，归罪羌管逐风，与上片写梅开之艳归功于花神相照应，构思奇特。

注 释

〔1〕“乍惊”句：乍一看来还疑为是杏花怒放。疑梅为红杏，反衬红梅之艳。〔2〕“暗想”二句：暗自思量，大约是花神巧报了江南的春信。花神，掌管花期的神。信，春信。〔3〕“解染”句：深解用胭脂细细去妆点梅、杏，好像能工巧匠精心剪裁出的一样。燕脂，即燕支，今通作胭脂。《古今注》：“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红，中国人谓之红兰，以染粉为妇人面色，名燕支粉，亦作焉支。”〔4〕“寿阳”句：好象寿阳公主打扮好梅花妆之后，已经很美丽了，却又无端饮了一点酒，显得特别红艳。寿阳妆，即梅花妆，相传为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首创。《金陵志》：“寿阳公主入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经二日，洗之，乃落。宫女效之，今

称梅花妆。”罗虬《比红儿诗》：“若教貌向南朝见，定却梅妆是等闲。”此处以“寿阳妆”代指梅花。无端，无心，无意。宋欧阳修《玉楼春》词：“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5〕“凌晨”句：紧承上句，谓梅花好象美人在凌晨饮酒之后，腮边微红一样美丽。〔6〕“恨听”三句：恨只恨在深深的山坳里，谁毫无来由地吹着羌笛，风又将这笛声传了过来，以致惊得红梅都纷纷落在了翠苔上。坞，山坳。烟坞，烟雾缭绕的山坳。唐杨士谔《山阁闻笛》：“临风玉管吹参差，山坞春深日又迟。”羌管，即羌笛。绛雪，丹名。《汉武帝内传》：“仙家上药，有玄霜、绛雪。”此喻红梅。

塞 孤

一声鸡，又报残更歇^{〔1〕}。秣马巾车催发^{〔2〕}。
草草主人灯下别^{〔3〕}。山路险，新霜滑。瑶珂响、
起栖乌^{〔4〕}，金镫冷、敲残月^{〔5〕}。渐西风紧，襟袖
凄裂^{〔6〕}。遥指白玉京，望断黄金阙^{〔7〕}。远
道何时行彻^{〔8〕}。算得佳人凝恨切^{〔9〕}。应念
念^{〔10〕}，归时节。相见了、执柔荑^{〔11〕}，幽会处、偎
香雪^{〔12〕}。免鸳衾、两恁虚设。

题 解

《塞孤》，词律编入《塞姑》者误。《乐章集》注般涉调，九十五字，前片十句六仄韵，后片九句六仄韵。填此调者只有柳永与朱雍。数年远游之后欲回汴京，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故知此词当写于三年远游回程时。词上片写行役，下片抒情。上片首三句写将发而未发情境，谓鸡报残更，巾车催发，主人道别，用简练的笔墨画出了一幅凌晨出行图。接用六个三字句写行役，谓“山路”、“新霜”、“瑶珂”、“残月”，且连着“险”、“滑”、“冷”等字，又用“渐

“西风”二句略加渲染，其状行役之孤寂凄冷，不是丹青，胜似丹青。下片抒情，“遥指”三句抒思念之情，以白玉京、黄金阙喻佳人所居，所谓“爱屋及乌”也。“算得”五句推想见面情景，先凝恨，后释恨，再相偎，体味闺人远别重逢后之心情细致入微。“免鸳衾”句为废词，为败笔，宜乎柳永受李清照“词语尘下”之讥也。

注 释

〔1〕“一声鸡”二句：谓天将明时雄鸡之叫声，报道残更已经结束了。残更，更将残，即天将明时。〔2〕“秣马”句：谓喂饱了马，将要乘车出发。秣马，《左传·秦晋崤之战》：“则斫兵秣马矣。”秣，马料，此处作动词，谓喂马。巾车，饰以帷幔之车。《周礼》“巾车”注：“巾，犹衣也。”疏：“谓金玉、象革等，以衣饰其车。”〔3〕“草草”句：为“灯下草草别主人”之倒装。即谓“灯下”，则为天未明之象。〔4〕“瑶珂”句：谓马行时马珂的撞击声惊动了树上的栖鸟。珂，白色似玉的美石，一说为贝类，相击有声，常作马勒的饰物。《初学记》卷二十二引汉服虔《通俗文》：“凡马饰曰珂。”唐李廓《长安少年行》之八：“酒深和碗喝，马疾打珂鸣。”〔5〕“金镫冷”句：谓马镫声响在残月之中。〔6〕“渐西风”二句：渐渐地西风一阵紧似一阵，襟袖间也感到凄冷，手将要冬裂了。〔7〕“遥指”二句：意谓思念佳人。白玉京，黄金阙，皆仙人所居之府，此处用以代指佳人居处。《五星经》：“天上有白玉京、黄金阙。”此处借指妻子或意中人所居之处。有人以为白玉京、黄金阙指汴京，误甚。〔8〕“远道”句：谓遥远的路途何时才能走完。行彻，犹言行完。〔9〕凝恨：聚集的怨恨。〔10〕念念：念，怜念，重者为强调语气。〔11〕柔荑：谓美人之手。《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荑，茅，始生，柔而白。〔12〕香雪：本指妇女用的花粉。前蜀韦庄《闺怨》：“啼妆晓不干，素面凝香雪。”此处代指美人肌肤，取又白又香之意。

倾 杯

水乡天气，洒蒹葭、露结寒生早^{〔1〕}。客馆更

兼秋杪。空阶下、木叶飘零，飒飒声干，狂风乱扫^{〔2〕}。黯无绪^{〔3〕}、人静酒初醒^{〔4〕}，天外征鸿^{〔5〕}，知送谁家归信^{〔6〕}，穿云悲叫。 蛩响幽窗^{〔7〕}，鼠窥寒砚^{〔8〕}，一点银缸闲照^{〔9〕}。梦枕频惊，愁衾半拥，万里归心悄悄^{〔10〕}。往事追思多少。赢得空使方寸挠^{〔11〕}。断不成眠，此夜厌厌，就中难晓^{〔12〕}。

题解

《倾杯》，见前《倾杯·离宴殷勤》注。此首《乐章集》注黄钟羽。此词或写于欲发未发时，其归心之切，见于纸上。综观词义，当写于远游将归时。词写秋思，大笔淋漓，有横空出世之姿。首四句写水乡秋杪，交代客中时间与地点，“更堪”二字给下文抒情伏线，却又不露声色。“空阶下”三句写狂风扫落叶，有声有色，干净利落，气势不凡。“黯无绪”四句写客中秋情，谓天外征鸿，穿云悲叫，波澜壮阔，有仰天长啸之势，可发所有行役在外者一叹。下片“蛩响”三句作翻转之笔，写客馆孤寒，谓相伴者惟鸣蛩、窥鼠、闲灯耳，寂寞可知。“梦枕”三句写梦醒难归，忧心忡忡。“往事”二句追思旧事，“断不”三句写展转难眠。上下片相较，下片则显得笔力不足。“梦枕”以下若再能翻转，从大处落笔，此词将是另一幅模样。

注释

〔1〕“洒蒹葭”句：此句有省略，意谓因芦苇长在水边，潮湿之气洒在芦苇上后，经夜寒而早生朝露。〔2〕“客馆”四句：此四句因韵所限，多有倒装，按意应为“客馆秋杪，更堪狂风乱扫，木叶飘零，飒飒声干，洒空阶。”客

馆,招待宾客之处,亦指旅社。秋杪,秋末。杪,树梢。木叶,树叶。飒飒,风吹树叶声。〔3〕黯无绪:谓情绪不佳。黯,黯然,心情沮丧。〔4〕人静:即人静时,谓夜深。古时谓夜将半时为人静时。〔5〕征鸿:飞鸿,飞雁。人静时无飞雁,此为因情造景耳。〔6〕“知送”句:用鸿雁传书典。〔7〕“蛩响”句:谓蟋蟀在窗下幽深处鸣叫。蛩,蟋蟀。蟋蟀九月则入户,时为深秋,故云。《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8〕鼠窥寒砚:谓鼠窥视着砚台,想来舔墨中之胶。鼠于夏秋时藏食于洞,冬春之际,藏食已完,又无食可偷,即出舔砚中墨胶以充饥。赵仲白:“鹤残篱外笋,鼠舔墨中胶。”上二句写客馆凄凉。〔9〕“一点”句:谓空点着灯而无心看书。银缸(gāng),亦作“银缸”,银白色的灯盏、烛台。南朝梁元帝《草名》诗:“金钱买含笑,银缸影梳头。”〔10〕悄悄:忧伤貌。《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唐权德舆《薄命篇》:“闲看双燕泪霏霏,静对空床魂悄悄。”〔11〕“赢得”句:落得个尽让人心情烦乱。赢得,落得。空使,尽使。方寸,心。方寸挠,心情烦乱而难受。〔12〕“就中”句:谓居于客馆之中难熬到晓。

倾 杯

鹜落霜洲^{〔1〕},雁横烟渚^{〔2〕},分明画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楫夜泊^{〔3〕}。宿苇村山驿^{〔4〕}。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5〕}。离愁万绪^{〔5〕},闻岸草、切切蛩音如织^{〔6〕}。为忆。芳容别后,水遥山远,何计凭鳞翼^{〔7〕}。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8〕}。楚峡归云,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9〕}。望京国^{〔10〕}。空目断、远峰凝碧^{〔11〕}。

《倾杯》，此首《乐章集》注散水调。词写秋景，当为三年远游返程途中作。此词为柳永行役词中名篇，为历来词家所称颂。首三句写秋景，仅举鹭落、雁横，即觉秋色满眼，笔力简劲。“暮雨”三句写泊舟之时地，清峭谐婉。“何人”二句写临风闻笛，而又着一问句，即知亦有孤寂离愁之如我者在。“离愁”三句由“羌笛”生发，谓蛩吟如织，更增悲凉。情随景生，下片首三句从游子落笔，写既远别而又书信难达。“想绣阁”二句又从对方落笔，写闺人担心游子憔悴天涯，语极凄惻，则知其思念之切。“楚峡”三句谓旧游如梦，已成陈迹，欲寻无踪。尾二句结以景语，惆怅无尽。毛晋谓柳永“音调谐婉，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此作当之。

注 释

- 〔1〕“鹭(wù)落”句：谓野鸭落在带霜的水边陆地上。鹭，野鸭。《禽经》：“水鹭泽则群，扰则逐。”张华注：“鹭，野鸭也。”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2〕雁横烟渚：雁阵横飞过烟雾笼罩的洲渚。渚，小洲。〔3〕小楫：小船。楫，船桨，此处代指船。〔4〕苇村山驿：指僻野的村驿。苇、山相对为文，指僻野。〔5〕离愁万绪：离愁别绪千般万种。〔6〕切切蛩音如织：谓蟋蟀群鸣，声音很稠。切切，蟋蟀鸣叫声。〔7〕鳞翼：用鲤鱼与鸿雁传书典。鳞，指鲤鱼。翼，指鸿雁。〔8〕“想绣阁”三句：从对方落笔，写闺人对游子的怀念。争知，怎知。〔9〕“楚峡”三句：意谓旧游如梦，欲寻无踪。楚峡云归，谓曾游之地已成过去。楚峡，楚地之峡，一般指巫峡。此处以楚峡代指曾游之地。云归，乘云归去，谓逝去。高阳人散，指酒宴已散。高阳，指高阳酒徒。《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酈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剑斥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生也。’”后用以指酒徒。寂寞狂踪迹，指过去的游踪已寂寞无闻。〔10〕京国：京都。三国魏曹植《王仲宣诔》：“我公实



嘉,表扬京国。”唐韩愈《孟生》:“骑驴到京国,欲知熏风琴。”〔11〕“空目断”句:生归心则远望,但望不见故乡,却只望见“远峰凝碧”,故谓“空”。目断,望尽,望到看不见。凝碧,聚集着一片碧色。

离 别 难

花谢水流倏忽,嗟少年光阴^{〔1〕}。有天然、蕙质兰心^{〔2〕}。美韶容、何啻值千金^{〔3〕}。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4〕}。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5〕}。中路委瓶簪^{〔6〕}。人悄悄^{〔7〕},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8〕}。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9〕},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10〕}。

题 解

《离别难》,唐教坊曲名。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天后(武则天)朝,有士人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盖五言八句诗也。”五代薛昭蕴借旧曲倚新声为《离别难》词,因词中有“罗帷乍别情难”句,取以为名。柳词与唐词迥别,盖柳永再以其曲而别为新声耳。《乐章集》注中吕调,一百十二字(唐词八十七字),前片九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五平韵。此词为悼亡词无疑。观其“花谢水流倏忽,嗟少年光阴”两句,决非其妻中年或晚年逝世之意。大约在柳永出外远游期间,其妻即一病不起,以至于“翠弱红衰”到连“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的程度。归来不久,终至于“算神仙”之“五色灵丹”也“无验”而仙逝。词又谓“想娇魂媚魄非远”,当

是其妻逝世后不久即作此词耳。如前所述,若柳永于景德四年(1007)出游,大中祥符三年(1010)回到汴京,其妻之卒,当在大中祥符四五年间(1011—1012),此时柳永已二十四五岁矣。柳永成婚不晚,得子却较迟,当与其前妻之卒有关。

作为悼亡词,上片铺叙,下片抒情,写得缠绵悱恻,哀感顽艳。上片首二句嗟叹少年光阴如花谢水流,一去不返,为全词定下了反复哀叹的基调。“有天然”二句赞其妻美丽无双,“便因甚”三句述其妻病体不支,“算神仙”二句叹其妻少年夭折。如此一路叙来,为下片抒情作好铺垫。下片首三句即写人亡闺空,哀感无尽。“想娇魂”二句写娇魂难觅,用鸿都道士天上地下觅杨贵妃典,殊觉味深。“最苦”三句写人去无踪,空留遗音。“望断”三句以巫山神女喻妻子,然觅而不见,惟见暮云深不可测而已。

注 释

〔1〕“花谢”二句:谓令人感叹的是,少年光阴如花谢水流一样,过得很快。嗟,嗟叹,感叹。倏忽,顷刻之间,时间极短。〔2〕蕙质兰心:谓体态与心灵都十分美丽。蕙、兰,皆香草,故用以喻美女。〔3〕“美韶容”句:谓她那美丽的容颜,岂只是值千金。美韶容,美丽的容颜。何啻,亦作“何翅”,犹何止,岂只。唐李山甫《古石砚》:“波浪因文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啻直千金。”直,通“值”。〔4〕“便因甚”三句:谓是什么原因使你弱不胜衣呢?翠弱红衰,谓衣裳轻弱。缠绵,病久不愈。缠绵香体,病久不愈之身体。〔5〕五色灵丹:谓道士所炼之灵丹。南朝陈·刘删《采药游名山》:“名山本郁郁,道士贵黄冠。独驭千年鹤,来寻五色丸。石床新溜乳,金灶欲成丹。”五色,中医谓指五脏反映在面部的五种颜色,据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公乘阳庆)更悉以禁方予之(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张守节《正义》引《八十一难》:“五脏有色,皆见于面,亦当于寸口尺内相应也。”又据《医宗金

鉴》，谓青为肝色，赤为心色，黄为脾色，白为肺色，黑为肾色。故知所谓“五色灵丹”，意为保医百病之药。〔6〕“中路”句：意谓半路仙逝。委，委弃。瓶簪，即“瓶沉簪折”之省文，谓瓶沉水底则难觅，簪折则难合。本喻男女分离，此处隐谓妻子病逝。《诚斋杂记》：“吴淑妃晨起盥面，玉簪吹地而折，已而夫亡。父欲嫁之，誓曰：‘玉簪重合则嫁。’后见杨子冶诗，心动，启奁视之，则簪已合矣，乃嫁之。”此处用簪折难合意。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7〕悄悄：忧伤貌。已详见前注。〔8〕洪都方士：应为“鸿都方士”之误。洪都，南昌。隋置洪州，明初置洪州府，后改南昌。方士，求神炼丹、禁咒祝祷的方术之士。〔9〕尊前：即酒樽前。〔10〕“杳杳”二句：杳杳，飘渺遥远。巫峰十二，即巫山十二峰。此处用宋玉《高唐赋》典，以朝云喻佳人，谓欲于巫山觅佳人，但“千古暮云深”，觅而不得。

秋瑞香引

留不得。光阴催促^{〔1〕}，奈芳兰歇，好花谢，
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2〕}，验前事端的^{〔3〕}。

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4〕}。这回
望断，永作天涯隔^{〔5〕}。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
息^{〔6〕}。

题解

《秋瑞香引》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小石调，六十字，前片七句三仄韵，后片八句四仄韵。所谓“芳兰歇”，“好花谢”，“彩云易散”，“琉璃脆”，等等，都是喻人命危浅。“仙岛”，隐喻亡人之去处。“冥路”，阴间之路。故知此词亦为悼亡妻之作。与前词不

同,此词全用抒情。词开头“留不得”三字,为无可奈何语,亦为伤情叹息语。“光阴”六句连以芳兰歇、好花谢、彩云散、琉璃脆为喻,谓人命危浅。“风月”二句谓人去无踪,惟留昔日旧迹而已。“忍思忆”三句谓天人永隔。“向仙岛”三句用《长恨歌》诗意,谓天上黄泉,百觅无踪。

注 释

- [1]“留不得”二句:此二句为倒装,谓光阴留不住,日日催促人老。
 [2]“奈芳兰”四句:以芳兰、好花、彩云、琉璃之歇、谢、散、脆,比喻人命危浅。
 [3]“验前事”句:谓验以前事,真的如此。前事,当谓其夫人之亡。端的,真个。
 [4]忍思忆:那忍思忆。
 [5]“永作”句:犹云天人永隔。指亡者而言。
 [6]“向仙岛”三句:怎奈天上黄泉都找不见。用白居易《长恨歌》诗意:“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御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仙岛,喻逝去佳人所居之处。冥路,阴间之路。《敦煌变文集·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魂魄漂流冥路间,若问三途何处苦?咸言五道鬼门关。”

玉 楼 春

星闾上笏金章贵^[1]。重委外台疏近侍^[2]。
 百常天阁旧通班^[3],九岁国储新上计^[4]。
 太仓日富中邦贵^[5]。宣室夜思前席对^[6]。归心
 怡悦酒肠宽^[7],不泛千钟应不醉。

题 解

此词为投献词，投献对象当为一曾任大官而新遭贬逐者，其人依重州均长官而疏远宦官，曾任太子官属。合此数条者，惟李迪而已。据《宋史·李迪传》载：“李迪字复古，其先赵郡人，后徙幽州。曾祖在钦，避五代乱，又徙家濮。”景德二年（1005）进士第一，改著作郎，擢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召对，为真宗言秦州知州曹玮可依重。天禧元年（1017）九月命为参知政事，天禧二年（1018）仁宗立为太子，迪为太子宾客，四年（1020）以吏布尚书兼太子少傅，入相，因反对章献皇后垂帘并反对宦官蒙被真宗佞道，于同年十一月即为奸臣丁谓排挤，被贬出知郢州。仁宗即位后复为宰相，后知青州，以太子太傅致仕。其传“论”曰：“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觐；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矣。”据此，知此词作于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李迪被贬知郢州时。李迪官至宰相，即词中所谓“星闱上笏金章贵”，“百常天阁旧通班”者；李迪倚重曹玮而反对宦官，即词中所谓“重委外台疏近侍”者；李迪曾为太子宾客，即词中所谓“九岁国储新上计”者；李迪被贬而复有重用之机，即词中所谓“宣室夜思前席对”者；郢州为京东西路帅府所在地，知郢州者必为京东西路安抚使宾马巡检，李迪之故乡濮州又为其辖地，即词曰所谓“归心怡悦酒肠宽”者。所谓“归心”，则归隐与归故乡兼言耳。李迪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长柳永十六岁。天禧四年（1020），柳永尚未中进士，盖与李迪为布衣交。词赞扬李迪，则隐含对真宗之微词。故词中多义词重出，可此可彼，闪烁其词耳。词上片盛赞李迪曾为天子近臣，倍受重用。下片劝慰李迪但宽酒肠，将来必复获大用。

注 释

〔1〕“星闱”句：意谓出入宫廷的大官。星闱，皇宫。笏，手板，官员朝见皇帝时所执，有事则书于上，以备遗忘。金章，大官之服。古时大臣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鱼袋饰以金银，故称曰金章。

〔2〕“重委”句：谓倚重州郡长官而疏远宦官。外台，谓州郡长官。《后汉书·方术传上·谢夷吾》：“（谢夷吾）爱牧荆州，威行邦国……寻共简能，为外台之表。”近侍，谓对皇帝亲近侍奉，指宦官，二谓今侍大臣。

〔3〕“百常”句：意谓曾是尚书省的通班大臣。百常，形容高大。《文选》张衡《西京赋》：“通天沙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李善注云：“倍寻曰常。”八尺为寻，以此，知百常千六百尺。当然，此言其高，未可将“百常”坐实也。天阁，指尚书台。通班，通于朝班，指显宦。

〔4〕“九岁”句：意谓仁宗九岁时即被立为太子（并命你为太子宾客），这是皇帝亲定的大计。国储，国之储君，即太子。宋仁宗被立为太子时恰恰九岁，故云。新上计，皇帝亲定之大计。新，通“亲”。《尚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陆德明释文：“新逆，马本作‘亲迎’。”

〔5〕“太仓”句：谓国家储备丰富。太仓，京师积谷之仓。中邦，本指中国，此处指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师。

〔6〕“宣室”句：意谓皇帝早晚还会重新召见你、重用你的。宣室，汉未央宫前殿正室。《汉书·贾谊传》：“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俱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

〔7〕“归心”句：意谓应仿效陶潜归去，怡悦于酒之中。《宋书·陶潜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迕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取职。”半种秬以酿酒，半种秬以糊口，陶潜之志可见一斑。酒肠宽，意谓心胸要开阔。唐李群玉《重经巴丘追感》：“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

柳 初 新

东郊向晓星杓亚^[1]。报帝里、春来也。柳
抬烟眼^[2]，花匀露脸^[3]，渐觉绿娇红姹^[4]。妆点
层台芳榭^[5]，运神功，丹青无价^[6]。别有尧
阶试罢^[7]，新郎君、成行如画^[8]。杏圆风细^[9]，桃
花浪暖^[10]，竞喜羽迁鳞化^[11]。遍九陌、相将游
冶^[12]。聚香尘^[13]，宝鞍骄马。

题 解

《柳初新》，柳永自制曲，盖因咏春而得名。《乐章集》注大石调。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至政和二年(1112)，天子均于琼林苑赐新进士闻喜宴，其后虽无其地，仍沿用其名。《宋会要·方域三》之一七载：“琼林苑在顺天门(案：宋汴京新城西六门之南门，见《方域三》之四三)道南，太祖乾德二年(964)置(小字注云：“兴国中，凿金明池于苑北”)，以三班及内侍监领池苑兵校军隶及主典三百三十三人，岁时节物进入。每岁驾幸金明池，则并至苑中，上巳、重阳惟中书、密院或宗室及殿前诸司选胜赐宴，遇放榜进士闻喜宴于此。”词上阕写琼林苑春景，下阕写新进士游苑盛况，必为景祐元年(1034)柳永中进士时所作无疑。此时之柳永，已陶醉在中进士之喜悦中，早将当年“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之自我解嘲丢在脑后了。此词全用铺叙。词上片写汴京春景，“东郊”三句谓星杓报春，“柳抬”三句写春满人间，“妆点”三句写春景如画，写景由大到小，由远到近，层层铺设。下片写进士赴琼林宴与游冶，“别有”二句写殿试后新进士成行如画，“杏园”三句

写进士琼林宴盛况，“遍九陌”三句写进士满城游冶，次第写来，其喜悦之情自在其中。

注 释

〔1〕“东郊”二句：意谓在汴京凌晨时分，天子帅群臣在东郊迎春，看见北斗星之斗柄向东方低垂，这是报春的消息。东郊，古有迎春之俗，逢立春日，天子帅群臣迎春于东郊，故云。《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向晓，凌晨。星杓，指北斗星柄之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观察北斗斗柄的转移，可以知四时，定节气。斗柄朝东则春至，故云。《说文》曰：“杓，斗柄。”《诗词曲语词汇释》：“亚，有纵横二方面之二义。自其纵者而言，犹低也，俯也。”〔2〕“柳抬”句：柳叶初生，细长如眼，称柳眼。

〔3〕“花匀”句：谓带露之花，宛如美人脸上均匀地施了一层薄粉。〔4〕绿娇红姹：谓百花开得十分漂亮。绿，谓叶。红，谓花。娇、姹，娇美。娇、姹，相对为文。

〔5〕“妆点”句：谓春天将亭台打扮得十分漂亮。层台芳榭，泛指楼台亭榭。层台，重台，高台。《楚辞·招魂》：“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王逸注：“层、累，皆重也。”榭，建在高台上的木屋，即亭子。《尚书·泰誓上》：“惟宫室台榭。”孔传：“土高曰台，有木曰榭。”

〔6〕“运神功”二句：意谓天运神功，将春天装扮得如画般美丽。丹青，指图画。

〔7〕“别有”句：谓特别是在进士放榜之后。尧、舜，古时贤君，故以比帝王。尧阶，金殿上的台阶。尧阶试罢，指殿试刚刚结束。宋进士试分省试与殿试，礼部试称省试，皇帝亲试称殿试，亦称亲试。宋制殿试在三月，放榜亦在三月。〔8〕新郎君：指初中之进士。《唐摭言》卷三：“薛逢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马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遣一戒语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9〕杏园风细：谓进士杏园宴时风柔日丽。杏园，园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南。唐代新进士赐宴于此，称“杏园宴”。《秦中岁时记》：“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

皆被罚。”宋宴新进士在汴京城外西南琼林苑,故又称“琼林宴”。

[10]桃花浪暖:三月桃花开,天气渐暖,故云。宋进士放榜在三月。又,《唐摭言》:“新进士尤重樱桃宴。”此云“桃花浪暖”,或时序与饮宴双关。唐宋时新进士有游冶赐宴之俗,此二句即见一斑。 [11]羽迁鳞化:指中进士后身份有了巨大变化。为避免与“鳞化”复,故用“迁”。道士成仙谓之羽化,喻其飞升变化,若生羽翼。鳞化,鱼龙变化。《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馀。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 [12]“遍九陌”句:意谓新进士们相偕满京城游乐。九陌,汉长安城共九条大道。《三辅黄图·长安八街九陌》:“长安城八街九陌。”后泛指京城大道或闹市。相将,相偕,相共。《诗词曲语词汇释》:“相将,犹云相与或相共也。”按:相将,实为陕西方言,今则音转为“相干”。游冶,出游寻乐。 [13]香尘:芳香之尘,多指女子之步履而起者。晋王嘉《拾遗记·晋时事》:“(石崇)又屑沉水之香如沉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唐沈佺期《洛阳道》诗:“行乐归恒晚,香尘扑地遥。”

满 江 红

暮雨初收,长川静^[1]、征帆夜落^[2]。临岛屿、蓼烟疏淡^[3],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4],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5]。桐江好^[6],烟漠漠^[7]。波似染^[8],山如削^[9]。绕严陵滩畔^[10],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11],平生况有云泉约^[12]。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13]。

题 解

《满江红》,唐人小说《冥音录》载曲名有《上江虹》后更名《满

江红》，自柳永始填此调，有仄韵、平韵两体，此词仄韵，为正体，九十三字，前片八句四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

词上阕写行役，又谓“蓼烟疏散，苇风萧索”，点明为六七月之景。词下阕写严陵滩景色，知写与柳永赴睦州任经严陵滩时，或在睦州任时，当作于景祐元年至二年（1034——1035）之间。词又有“念回程”句，当为思念汴京之“回程”，意谓此次睦州之行，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汴京。果若此，则更当写于景祐二年赴余杭县令任时，至睦州已满一年，又移任余杭，故怀念汴京耳。

词上片写景，首二句写船靠码头，“临岛屿”二句写码头夜景，“几许”二句写渔人夜归，至“遣行客”三句始及漂泊之情。下片“桐江好”六句复掉转笔头写桐江美景，连用三字句音节铿锵和婉。“游宦”四句抒欲归隐之志。按王粲不得志而作《登楼赋》，抒其归土怀乡之情。后为曹操所重，晚年从军。柳永用此典，盖亦希冀明主一售耳。结尾写及归隐，乃因严子陵而顺笔及之，非柳永刚出仕即想归隐也。词人因景及情，缘事而感，又肆口而发，不必坐实索解。

注 释

- 〔1〕长川静：长河一片平静。川，指江河。〔2〕征帆夜落：谓船至夜而靠岸。征帆，指远行船上之帆。〔3〕“蓼烟”二句：谓雨后微风细细，烟雾蒙蒙。蓼、苇，相对为文，皆水边所生之草。烟，雨后雾气。〔4〕“几许”句：若干打鱼人飞快地划着小船。几许，多少，若干。〔5〕“遣行客”句：使出外远行的人，面对着此情此景，不免想起了回程。行客，词人自谓。〔6〕桐江：富春江的上游，即钱塘江流经浙江桐庐县境的一段，两岸风景优美，波平浪静。〔7〕烟漠漠：烟雾迷蒙。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8〕波似染：谓水波绿得像染的一样。〔9〕山如削：谓山势峥嵘陡峭，如刀削般。〔10〕严陵滩：亦名严

陵濑,在浙江桐庐县境,《水经注》曰:“自桐庐至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石室,严子陵所居也,山及濑皆以此名。”《后汉书·严光传》:“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11〕“游宦”句:意谓为了一个小小的官而到处飘游,这又何必呢?游宦,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离开本国至他国谋求官职,谓之游宦,后泛指为当官而到处飘游。区区,小小。底事,何事,为了什么事呢?〔12〕云泉约:意谓归隐。云泉,泛指美丽的景色。云泉约,犹云“云山约”与云泉、云山相约,引申为远离尘世归隐。南朝梁江淹《萧被侍中敦劝表》:“臣不能遵烟洲而谢歧伯,迎云山而揖许由。”〔13〕“归去来”二句:意谓欲效陶渊明躬耕陇亩,也像王粲一样早早归故乡。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后以“归去来”喻归隐。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因不得志而作《登楼赋》,以抒归土怀乡之情。后为曹操所重,晚年又从军。柳永用王粲典,虽有归隐之意,但亦是为文造情,非真心归隐,实乃希冀如王粲一样,能得到明主重用。

留 客 住

偶登眺^{〔1〕}。凭小阑^{〔2〕}、艳阳时节^{〔3〕},乍晴天气^{〔4〕},是处闲花芳草^{〔5〕}。遥山万迭云散,涨海千里^{〔6〕},潮平波浩渺^{〔7〕}。烟村院落^{〔8〕},是谁家绿树,数声啼鸟^{〔9〕}。旅情悄^{〔10〕}。远信沉沉^{〔11〕},离魂杳杳^{〔12〕}。对景伤怀,度日无言谁表^{〔13〕}。惆怅旧欢何处^{〔14〕},后约难凭,看看春又老。盈盈泪眼,望仙乡,隐隐断霞残照^{〔15〕}。

题 解

《留客住》,唐教坊曲名,柳永始以此填词,《乐章集》注林钟

商,九十八字,前片九句四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关于此词作时与作地,《方輿胜览》卷七说:“柳耆卿,监定海盐场,有题咏。”但无引文。据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说,盐场在县西十二里。元大德《昌国图志》卷六录柳永《煮盐歌——煮盐歌,悯亭户也》,后世学者即据此认为柳永曾监定海盐场,《煮盐歌》与此《留客住》词都是写定海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当写于景祐二、三年之间(1035—1036)柳永为余杭令时。当然,柳永二次莅杭,也有可能至盐场,但似乎应以写于余杭令时为宜。至于《方輿胜览》所谓“柳耆卿,监定海盐场,有题咏”云云,实不足信,姑妄听之而已。原因很简单,昌国在舟山群岛上,那里是看不到“刮硷淋卤”(《宋史·食货志下四》)的炼盐场景的。

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上片首四句总写春景,“遥山”三句写钱塘海潮,“烟村”三句写远望所见。下片抒情,“旅情”五句抒旅情离魂,对景伤怀,“惆怅”三句怀旧念远,“盈盈”三句远望故乡,但惟见断霞残照而已。

注 释

- [1]登眺:登高远望。 [2]小阑:楼阁或阶前的栏杆。 [3]艳阳时节:谓春天。 [4]乍晴:刚晴。 [5]是处:到处。 [6]涨海:涨潮之海。此谓杭州湾之海。钱塘潮以每年八月十五至十八日为最盛。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写钱塘潮云:“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7]浩渺:水面旷远辽阔。 [8]烟村:烟雾缭绕的村庄。 [9]“是谁家”二句:究竟是谁家院落里的绿树上,发出了一阵阵啼鸟的声音呢? [10]悄:寂寞。 [11]远信沉沉:谓家书遥遥无期。沉沉,深沉。 [12]离魂杳杳:意谓宦游在外,归期渺茫。离魂,远游他乡的

旅人。韦庄《家叔南游却归因献贺》：“旅梦远依湘水阔，离魂空伴越禽飞。”

杳杳，渺茫。〔13〕谁表：谁能鉴察，向谁表白。〔14〕旧欢：指旧日所

欢爱的人。〔15〕“望仙乡”二句：谓远望所欢的居处，而所望到的只是断霞残照。仙乡，谓所欢居处。残照，落日。

过涧歇近

淮楚^{〔1〕}。旷望极，千里火云烧空^{〔2〕}，尽日西郊无雨。厌行旅。数幅轻帆旋落，舣棹蒹葭浦^{〔3〕}。避畏景^{〔4〕}，两两舟人夜深语。此际争可，便忍奔名竞利去。九衢尘里，衣冠冒寒暑^{〔5〕}。回首江乡^{〔6〕}，月观风亭^{〔7〕}，水边石上，幸有散发披襟处^{〔8〕}。

题解

《过涧歇近》，又名《过涧歇》，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中吕调，八十字，前片八句五仄韵，后片八句三仄韵。柳永当于景祐二年（1035）五六月间离睦州赴余杭令任，又于景祐三年（1036）或四年（1037）五六月间离余杭赴泗州判官任。词又谓“千里火云烧空”，为夏季五六月间景候，知此词当为赴泗州任时作。

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淮楚”五句写夏日炎炎，行旅于途，情绪烦乱。“数幅”四句写舣舟岸边，渔人夜语，与上舟行苦热相对照，活是一幅江乡夏凉图。下片忽一笔宕开，用“此际”二字，直接点入“衣冠冒寒暑”，词离而意不离，乃由舟人夜语所生之感慨。以下则用“回首江乡”倒缴，只一“幸”缩住，谓曾有“散发披襟”之时在焉，差可慰“衣冠冒寒暑”之羞。然其时柳永刚刚进入仕途，此

种感慨乃因文生情，姑妄说之，亦无妨姑妄听之而已。单就词而言，将趣炎赴热、势力薰灼、狗苟蝇营之辈，以“九衢尘里，衣冠冒寒暑”九字痛下针砭，奇矫之极。全词凌空结撰，语气含蓄，笔势绝伦，堪称奇篇。

注 释

〔1〕淮楚：此处当指泗州。泗州与楚州东西相邻，宋时均属淮南东路。柳永自余杭令去泗州判官任，由水路沿运河北上而往，必经楚州，泗州旧称临淮郡，故谓“淮楚”。〔2〕火云：夏日之云。白居易《别行简》：“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栈热。”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州》：“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3〕“舣(yǐ)棹”句：谓将船停在生满菱苇的岸边。舣，收拾船只靠岸。棹，船桨，此处代指船。〔4〕畏景：夏天的太阳。《左传·文公七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后因称夏天的太阳为畏日，称冬天的太阳为爱日。唐刘言史《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诗：“曲池煎畏景，高阁绝微飈。”〔5〕衣冠：指作官者，此处为作者自谓。《汉书·杜钦传》：“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才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唐元结《无为渡口作》诗：“爱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6〕江乡：当指余杭。刚离开余杭，故曰“回首江乡”。〔7〕“月观”句：谓楼观亭台上的风月。月、风，相对为文。观，楼观。〔8〕“水边”二句：意谓以徜徉于水边为快意。《南史·虞玩之传》：“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中丞刘休与亲知书曰：‘虞公散发海隅，同古人之美，而东都之送，殊不蔼蔼。’”宋玉《风赋》：“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耶。’”

河 传

淮岸^{〔1〕}。向晚^{〔2〕}。圆荷向背^{〔3〕}，芙蓉深

浅^[4]。仙娥画舸，露渍红芳交乱。难分花与面^[5]。采多渐觉轻船满。呼归伴。急桨烟村远^[6]。隐隐棹歌，渐被蒹葭遮断^[7]。曲终人不见^[8]。

题 解

《河传》，又名《怨王孙》、《庆同天》、《月照梨花》、《秋光满目》。宋王灼《碧鸡漫志》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河传》之名始于隋代，其词则创自唐温庭筠。然温词五十五字，柳永则增至五十七字，前后片均七句五仄韵，亦与唐诗前片七句两仄韵，后片七句三仄韵者不同。观其“圆荷向背，芙蓉深浅”句，知词写八月之景，又谓“淮岸”，当为景祐三年（1035）或四年（1037）五六月间至泗州后所写。泗州（今江苏盱眙），宋属淮南东路，地处洪泽湖南岸。“淮岸”二句仅四字，即交代时间与地点，笔墨洗练。“圆荷”二句用对语，只八字即写尽荷叶、荷花之色与态，遒劲之极。“仙娥”三句写花面与人面相迎，娇艳之极，又清秀之极。“采多”三句写轻船满、呼归伴、烟村远，一句一景，宛如一幅采莲夜归图。“隐隐”三句写采莲女远去，歌声渐断，又用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意，殊觉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注 释

- 〔1〕淮岸：指淮水之岸。〔2〕向晚：临晚。〔3〕“圆荷”句：谓荷叶在风中摇曳，一会儿面朝人，一会儿又背朝人。圆荷，指荷叶。向背，正面和反面。〔4〕“芙蓉”句：谓荷花正开得艳丽，颜色深浅相间。芙蓉，荷花的别名。〔5〕“仙娥”三句：谓画舸上盛装的采莲女与露渍红芳交相辉

映,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花面与人面。仙娥,谓采莲女。画舸,画船。露渍,为露水所渗润。红芳,指花。从下文看,是指荷花。〔6〕烟村:暮霭中的村庄。〔7〕“隐隐”二句:谓隐隐约约的渔歌声,渐渐被水边的芦苇遮断了。棹歌,即渔歌。〔8〕“曲终”句: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安 公 子

长川波潋滟^[1],楚乡淮岸迢递^[2],一云烟汀雨过^[3],芳草青如染。驱驱携书剑^[4]。当此好天好景,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5]。望处旷野沉沉,暮云黯黯^[6]。行侵夜色^[7],又是急桨投村店。认去程将近^[8],舟子相呼^[9],遥指渔灯一点^[10]。

题 解

《安公子》,见前《安公子·梦觉清宵半》注,《乐章集》注中吕调。词写行役之状,然时令却在春季:词谓“楚乡淮岸”,自当是泗州之景观。词又写行役之状,但若为因公差而行役于泗州,则不当谓“携书剑”。故总观词意,当为自泗州判官改官时离泗州赴京之作,应在宝元元年(1038),因此年柳永至京改官。词写行役之苦,在铺叙中写景,是此词的显著特色。上片首二句写船行楚乡,旅途遥远,却又谓“川波潋滟”,美不胜收。“一云”二句写沿途景色,并指明时在春季。“驱驱”四句写行役之苦,却又谓“好天好景”。总之,上片在写行役中顺便写景,使美景与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下片用“望处”领起,以下所写,全系望中所得。首二句写

远望所见,“行侵”二句写夜色降临,舟投村店,“认去程”三句写船行靠岸情况,只见“舟子乡呼,渔灯一点”,岸上之寂寞可知。

注 释

- 〔1〕“长川”句:谓长长的川流水波荡漾。长川,当指洪泽湖。潋滟,水波荡漾。〔2〕楚乡淮岸:楚乡与淮岸双举,必谓泗州,而非湖南也。因不惟江浙一带古时为东楚,且因宋时之泗州与楚州东西相邻,故称“楚乡”耳。〔3〕“一云”句:谓雨过云散,水边尚有雾气。〔4〕携书剑:意谓携着行李。古人常常书剑对举,意谓文武双全。而谓“携书剑”者,必谓携着行李也。〔5〕行役:谓行旅。《周礼·旅师》:“若有会同田师行役之事。”疏:“行役者,谓巡守及兴役云。”后世谓行旅之事为行役。〔6〕黯黯:昏暗。〔7〕行侵夜色:行将至晚。侵夜,入夜。〔8〕去程:去路,谓目的地。〔9〕舟子:舟人,船夫。〔10〕“遥指”句:遥遥看去,只见渔灯点点,却看不见船。遥指,遥遥对着。

如 鱼 水

轻霭浮空^{〔1〕},乱峰倒影,潋滟十里银塘^{〔2〕}。
绕岸垂杨。红楼朱阁相望^{〔3〕}。菱荷香^{〔4〕}。双双
戏、鸂鶒鸳鸯^{〔5〕}。乍雨过、兰芷汀洲^{〔6〕},望中依
约似潇湘^{〔7〕}。风淡淡,水茫茫。动一片湖
光^{〔8〕}。画舫相将^{〔9〕}。盈盈红粉清商^{〔10〕}。紫薇
郎^{〔11〕}。修楔饮^{〔12〕}、且乐仙乡。更归去、遍历銮
坡凤沼^{〔13〕},此景也难忘。

题 解

《如鱼水》，见前《如鱼水·帝里疏散》闕注，此词为赠人词无疑。其赠主当为有宰相仕履，而又出判外地者；其所判之地，又有“潋滟十里银塘”、“望中依约似潇湘”之地理景观；综合判断，应为吕夷简。柳永于宝元元年（1038）正二月改官著作郎，授西京陵台令，既为清望之官，又为清闲之官，除四时祭祀及兼管永安县事者外（永安县还另有命官知县事），别无其它职守。臆吕夷简出判许州时，于宝元元年（1038）春按部颍州，柳永以陵台令之职亦“追陪”至颍，故在颍作此词赠吕夷简。似惟作此解，始与事理相通。

词上片写景，下片写楔宴。“轻霭”三句总写颍州西湖美景，首二句又用对语，状景如画。“绕岸”二句写湖周景观，“芰荷”二句写湖中美禽，“乍雨过”二句又以潇湘为喻。如此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白描到比喻，将颍州西湖之美写到十分。下片写楔饮，首三句紧承上文，先写湖上晴景，“画舫”二句写营妓佐酒清歌，“紫薇郎”二句写赠主与民共同修楔之乐，“更归去”二句既祝愿赠主不久归朝，又赞颂此乐难忘，一举二得。

注 释

- 〔1〕轻霭：淡淡的云雾。〔2〕“乱峰”二句：谓群山的倒影映在十里银塘中。十里银塘，谓池塘广阔。银，形容塘水之清。颍州（今安徽阜阳）有西湖，长三里，广十里，与词中所写“潋滟十里银塘”之景色特点，可谓妙合无垠。故知此词当写于颍州。〔3〕相望：相对。〔4〕芰（jì）荷：指菱叶与荷叶。皆有香味。〔5〕鹢（xī）鹢（chì）：鸟名，似鸳鸯而稍大，头有缨，尾羽上耸如船舵，羽五彩而多紫色，故又名紫鸳鸯。〔6〕兰芷汀洲：谓水边陆地上长满了香草。兰、芷，皆香草。〔7〕潇湘：潇水与湘水，皆在湖南境。此处指颍州（今安徽阜阳），因阜阳有颍、汝二水于境内入淮河，与潇、湘二水会于凌陵相似。柳永少年时又曾远游湖南，故曰“似潇湘”。〔8〕“动一片”句：谓水中摇荡着一片晴光。〔9〕画舫相将：画船相并，一

个接一个。相将,相偕,相共。详见前《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闕注。

[10]盈盈句:谓歌女唱着优美的曲子。盈盈,仪态美好。古诗《青青河畔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牖。”红粉,指美女,歌妓。清商,即《清商三调》,乐曲名。本出于汉之《相和歌》,晋荀勖采旧词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此处泛指歌曲。宋代营妓(官妓)有佐酒陪宴之责,此句即见其俗。

[11]紫薇郎:本作紫微郎,即中书郎,全称为中书侍郎,位在中书令下,唐宋皆然。《旧唐书·职官志》:“中书省。开元元年改为紫微省,五年复旧。”白居易《紫薇花》:“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宋制中书令不轻除,中书侍郎即为宰相。 [12]修楔:见前《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闕注。

[13]銮坡凤沼:谓翰林院与中书省。銮坡,即金銮坡。李肇《国史补》:“又尝召对于玉堂,移院于金銮坡。”凤池,即凤凰池,中书省所在地。《晋书·荀勖传》:“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也!’”故唐宋时多以凤池目宰相。

玉蝴蝶

渐觉芳郊明媚^[1],夜来膏雨^[2],一洒尘埃^[3]。
满目浅桃深杏^[4],露染风裁^[5]。银塘静、鱼鳞簟
展^[6],烟岫翠^[7]、龟甲屏开^[8]。殷晴雷^[9]。云中
鼓吹,游遍蓬莱^[10]。徘徊^[11]。隼旟前后^[12],三
千珠履^[13],十二金钗^[14]。雅俗熙熙^[15],下车成
宴尽春台^[16]。好雍容、东山妓女^[17],堪笑傲、北
海樽罍^[18]。且追随^[19]、凤池归去^[20],更那重来

题解

《玉蝴蝶》,见前《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闕注。此词应与《如鱼水·轻霭浮空》为一时之作,观其上闕写景与下闕命意,所

谓“鱼鳞簟展”，“龟甲屏开”，“隼旂前后，三千珠履，十二金钗。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东山妓女”，“北海樽罍”，“且追陪、凤池归去，更那重来”，等等，则亦当为颍州之景，且上阕谓“乍雨过”，此阕谓“夜来膏雨”，时序亦相关连，当为一时之作无疑，其赠主亦非吕夷简者莫属。与上阕写景以银塘为主不同，此阕写景视野则广阔得多；且上阕多白描，此阕则多渲染。上片首三句总写郊野春景，突出雨后景色之明秀。“满目”二句写桃杏之妖娆，强调“露染风裁”之化工。“银塘”二句极尽渲染，谓塘如“鱼鳞簟展”，岫如“龟甲屏开”，比喻贴切。“殷其雷”三句写赠主游冶，谓其如仙人游海上神山，亦极尽形容。下片写赠主游冶之场面，亦极尽铺排之能事。“徘徊”四句写游冶场面之壮观，突出了清客与妓女之前呼后拥。“雅俗”二句歌颂赠主与民同乐，治绩卓著，一片太平。“好雍容”二句歌颂赠主有谢安之雅、孔融之豪。结三句祝愿赠主不日将还朝，再为宰相。

注 释

- 〔1〕芳郊：芳菲的郊野，谓春天到处是鲜花一片。〔2〕夜来膏雨：谓昨晚下了一场好雨。夜来，昨日。膏雨，如膏之雨，即滋润万物的甘霖、霖雨。《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
- 〔3〕一洒尘埃：谓雨将尘埃洒去，空气清新。〔4〕“满目”句：谓一眼望去，到处是鲜花。浅、深，相对为文。〔5〕露染风裁：谓颜色鲜嫩，如露染出；风姿妖娆，如春风裁出。风，指春风。贺知章《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 〔6〕鱼鳞簟展：形容湖面之波纹若鱼鳞席般展开。鱼鳞簟，鱼鳞席。与下之“龟甲屏”相对。〔7〕烟岫：轻雾笼罩的山峰。
- 〔8〕龟甲屏开：形容山色若龟甲屏般一层一层展开，十分美丽。《洞冥记》：“武帝起明台，台上设金床象玉为龟甲屏风。”李贺《蝴蝶飞》：“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此二句写颍州之湖光山色。〔9〕殷晴雷：晴天

一声雷响。殷，雷声。〔10〕“云中”二句：意谓像仙人驾云车游海上三神山一样，乐队在前开道，鼓乐齐鸣。鼓吹，演奏乐曲。蓬莱，海上三神山之一。〔11〕徘徊：流连回旋。〔12〕隼(sǔn)旂(yǔ)：画隼的旗帜，古代州郡长官所建之旗。隼，翅窄而尖，嘴短而宽，上嘴弯曲并有齿状突起，飞速而善于袭击其它鸟类，为猛禽，亦名鹞。旂，《尔雅》：“错革鸟为旂。”《周礼·春官·司常》：“鸟隼为旂。”唐刘禹锡《泰娘歌》：“风流太守韦尚书，路旁忽见停隼旂。”〔13〕三千珠履：意谓有许多穿着华贵的清客前呼后拥。此用春申君典。《史记·春申君列传》：“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与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珠履，饰以珠玉的鞋子。〔14〕十二金钗：谓有许多漂亮的歌妓前呼后拥。此用石崇典。《拾遗记》：“石崇尝择美容姿十人，装饰不相分别，使凤翔刻玉为骊龙之佩，莹金为凤冠之钗，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诗家以金钗称美女者盖本此。十二，言其多。宋制，官妓有陪长官游宴之责。〔15〕雅俗熙熙：意谓与民同乐，无论雅者与俗者，均熙熙攘攘，追随左右。〔16〕“下车”句：意谓刚刚到任即受到欢迎，到处欢歌笑语，一片太平景象。《礼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后世因称官吏初到任为“下车”。尽春台，尽是一片太平景象。老子《道德经·异俗》：“众人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台。”〔17〕“好雍容”句：仪态温文大方的歌妓。东山妓女，用谢安典。《晋书·谢安传》：“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宴，必以妓女从。”东山，在今浙江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曾为谢安所居，安常携妓女宴于此。〔18〕“堪笑傲”句：谓其嗜酒好客，完全可以笑傲孔融。北海，指孔融。罍(léi)，古代的一种容器，外形或圆或方，小口，广兼，深腹，圈足，有盖与鼻，和壶相似。樽罍，指酒樽与酒壶。北海樽罍，谓孔融常开酒宴以延客。《后汉书·孔融传》：“(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长叹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19〕追随：追陪，伴随。此为柳永自谓。〔20〕凤池归去：意谓回朝再任宰相。凤池，凤凰池，禁中池沼，中书省所在地。《晋书·勖荀传》：“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其罔罔怅怅。或有

贺之者，勛曰：‘夺我凤凰池，尚贺我哉！’”故唐宋时多以凤池目宰相。

满 朝 欢

花隔铜壶^[1]，露晞金掌^[2]，都门十二清晓^[3]。
帝里风光烂漫^[4]，偏爱春杪^[5]。烟轻昼永，引莺
啼上林^[6]，鱼游灵沼^[7]。巷陌乍晴，香尘染惹，
垂杨芳草。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8]，往昔曾
迷歌笑。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人面桃花，
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9]。尽日伫立无言，赢
得凄凉怀抱^[10]。

题 解

《满朝欢》，柳永自制曲，盖取满朝欢乐之意。《乐章集》注大石调，一百一字，前片十一句四仄韵，后片十句四仄韵。柳永之后，再无人以此调填词者。前已述及，柳永在汴京可能有红粉知己，此词寄意尤深，当不无原因。综观词义，写出仕后再回汴京寻找当年红粉知己，而柳永出仕后再回汴京为官，仅庆历元年至二年两年耳，当以写于庆历元年（1041）刚刚回汴京为宜。此词上片写景，下片追忆所欢。上片写景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花隔”三句写汴京清晓，“帝里”二句写春末特别美丽，“烟清”三句突出禁苑灵沼，“巷陌”三句写汴京晴景。下片首三句追忆旧日所欢，“别来”二句写久别重到，“人面”三句用崔护谒浆典，写时世变迁，人去楼空。“尽日”二句抒其凄凉怀抱。上片之美景与下片之凄凉，形成鲜明的反差。此人去楼空之红粉知己，岂其虫虫欤？

注 释

- 〔1〕“花隔”句：意谓隔夜之花，即朝花。铜壶，铜制壶形的定时器。
- 〔2〕露晞金掌：谓日出后，仙人承露盘上的露水也慢慢干了。典出《三辅黄图》：“汉武帝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以求仙。”按金铜仙人原在长安，后魏明帝拆除迁往洛阳置殿前，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即咏其事。晞，干。
- 〔3〕清晓：即清晨。
- 〔4〕帝里：指京都。
- 〔5〕春杪：春末。
- 〔6〕上林：即上林苑。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至户县、周至界。后泛称禁苑为上林。按《宋会要辑稿·方域一》所载，宋代禁苑池沼颇多，以汴京外城外西南之顺天门外琼林苑最为有名。
- 〔7〕灵沼：周时池沼。《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沼”。《诗地理考》谓灵沼在长安二十里处。此处泛指宋室禁中池沼。此指宋琼林苑中的金明池。
- 〔8〕“因念”二句：意谓想念意中人。秦楼、楚观，皆妓女所居之处。彩凤、朝云，皆谓美人。秦楼彩凤，典出《列仙传》：“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楚观朝云，典出《神女赋》楚襄王梦朝云事。又《洛阳伽蓝记》：“河间王琛妓女三百人，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舞，《垄上》声。”
- 〔9〕“人面”三句：意谓时世变迁，人去楼空。典出《本事诗》：“崔护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桃花丛萃。叩门求浆，有女子开门，以杯水饮护，四目相视，属意甚殷。来岁清明，护复往，则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朱扉，涂成朱色的门。
- 〔10〕赢得：落得。

御 街 行

 燔柴烟断星河曙^{〔1〕}。宝辇回天步^{〔2〕}。端门
羽卫簇雕阑^{〔3〕}，六乐舜韶先举^{〔4〕}。鹤书羽下^{〔5〕}，

鸡竿高耸^[6]，恩霈均寰宇^[7]。赤霜袍烂飘
香雾^[8]。喜色成春煦^[9]。九仪三事仰天颜^[10]，
八彩旋生眉宇^[11]。椿龄无尽^[12]，萝图有庆^[13]，
常作乾坤主^[14]。

题解

《御街行》，见前《御街行·前时小饮春庭院》注。盖因写御楼肆赦，故取以为名。此词毛本与《全宋词》本题“圣寿”。毛本沿选家陋习，常常妄增词题或词序；《全宋词》本以其体例所限，只编不考，故袭毛本；均误。弄清了词中用事用典之后，就看得十分清楚，此词是写“御楼肆赦”，而决不是如毛本与《全宋词》本所标的那样，是写什么“圣寿”。要之，写“御楼肆赦”与写“圣寿”的区别就在于：御楼肆赦的程序是天子祭天后回驾宣德门，颁赦放囚，群臣拜舞呼万岁，乐用太常乐即雅乐。而“圣寿”的礼仪则是太后与仁宗御崇政殿，群臣上寿有贡礼，天子赐群臣酒与衣，乐用教坊乐即燕乐。观词中所写，其场面非亲历亲见者莫能写出，当写于柳永庆历元年至二年在京差遣时。又，据《宋史·仁宗纪》载：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四年（1042）十一月“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但庆历四年，柳永已至成都，不在汴京，故又知此词当写于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大赦时。

词写肆赦的全过程，铺叙井然。上片写肆赦场面：“燔柴”二句写祭天之后天子回鸾。“端门”二句写肆赦仪式开始时之天子仪仗与奏乐。“鹤书”三句写卫士缘竿而上摘取赦书始末。下片写肆赦后之庆祝场面：“赤霜”二句写肆赦后天子之端坐御位，“喜色成春煦”。“九仪”二句写群臣庆贺，天子眉飞色舞。“椿龄”三

句写群臣祝愿天子万寿无疆。

注 释

〔1〕“燔柴”句：意谓祭天的仪式结束后天已明了。燔柴烟断，祭天的仪式刚刚结束。《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疏云：“燔柴于泰坛者，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于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星河，天河。

〔2〕“宝辇”句：意谓皇帝乘鸾驾返回。宝辇，饰以金玉之车，此处谓天子之车。天步，本谓天运、天道，此处谓天子之步。

〔3〕“端门”句：谓端门外皇帝的卫士与仪仗聚集在栏杆前。端门，宫殿的正南门。羽卫，皇帝的卫队与仪仗。雕阑，雕花彩饰的栏杆。

〔4〕“六乐”句：谓六乐之中先奏舜之《韶》乐。六乐，谓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乐皆舞乐。大夏、大濩、大武，为夏、商、周三代之乐。舜韶，谓舜命夔所制之《韶》乐。

〔5〕“鹤书”句：意谓皇帝赦免罪犯的赦书从鹤口中漫漫飞下。鹤书，悬于木鹤口中的赦书。

〔6〕鸡竿：悬赦书的高竿，上有木鸡，故名。《宋史·礼二十》记“御楼肆赦”云：“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设百官、亲王、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门外，太常设宫县、钲鼓。其日，刑部录诸囚以俟。驾还宣德门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御楼坐，枢密使、宣徽使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官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谒楼前，侍臣宣赦立金鸡。舍人退谒班南，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即与之。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鸡，仙人乘之奉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阁门使承旨引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称贺。阁门使进谒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书自内出者，并如文德殿宣制之仪。其降御札，亦阁门使跪授殿门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阁门授宰臣读讫，传告，百僚皆拜舞称万岁。”又，同书《仪卫志》：“鸡竿，附竿为鸡形，金饰，首衔绛幡，承以彩盘，维以绛索，揭以长竿，募卫士先登，争得鸡者，官给以纁袄子或取绛幡而已。大礼毕，丽正门肆赦则设之。其义则鸡为巽

神，巽主号令，故宣号令则象之。阳用事则鸡鸣，故布宣阳泽则象之。一曰‘天鸡星动为有赦’，故王者以天鸡为度。金鸡事六朝已有之，或谓起于西京。”〔7〕“恩霈”句：谓天下所有的人包括囚犯在内，都能蒙受到皇帝如霈然甘霖般的恩德。寰宇，犹天下。〔8〕“赤霜袍”句：意谓皇帝穿着赤霜袍，端坐在缭绕的香雾之中。赤霜袍，传说中神仙所穿之袍。《太平御览》卷六七四引南朝梁陶弘景《真诰》：“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青毛锦。”此处谓皇帝之袍。〔9〕“喜色”句：谓肆赦时的喜庆气氛，像春阳一样和煦。〔10〕“九仪”句：谓参加施赦的大官们都瞻仰皇帝之仪容。九仪，周代对九种命官的授命仪式。《周礼·大宗伯》：“以九仪之礼，正邦国之位。一命授职，再命授服，三命授位，四命授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云：“每命异仪，贵贱之位乃正。”此处谓司九仪之官。三事，本指天、地、人三事，此指治天、地、人三事之大夫，即三公。《尚书·立政》：“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注云：“文、武亦法禹汤之立政，常任准人及牧治为天、地、人之三事。”天颜，皇帝的仪容。〔11〕“八彩”句：谓皇帝也旋即高兴得眉额间生出八彩。《春秋元命苞》：“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眉宇，眉额之间。眉有眉额，犹屋有檐宇，故称。〔12〕“椿龄”句：意谓万寿无疆。《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13〕“萝图”句：意为普天同庆。萝图，本为以香萝织成的坐席。《淮南子》：“往古之时，援绝瑞席萝图。”注：“萝致图籍而席之。”后或以萝图为皇图，意为国境之内。郑愔《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四：“愿奉萝图泰，长开锦翰裁。”〔14〕“常作”句：谓常作天下之主，即常作皇帝。乾坤，国家，天下。

倾杯乐

禁漏花深^[1]，绣工日永^[2]，蕙风布暖^[3]。变韶景^[4]、都门十二^[5]，元宵三五^[6]，银蟾光满^[7]。连云复道凌飞观^[8]。耸皇居丽^[9]，嘉气瑞烟葱

蕖^[10]。翠华宵幸^[11]，是处层城闾苑^[12]。龙
 凤烛、交光星汉^[13]。对咫尺鳌山开雉扇^[14]。会
 乐府两籍神仙^[15]，梨园四部弦管^[16]。向晓色、
 都人未散^[17]。盈万井^[18]、山呼鳌抃^[19]。愿岁
 岁，天仗里^[20]，常瞻凤辇^[21]。

题解

《倾杯乐》，已见前注。此词写汴京元宵盛况。词尾有“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句，知其当写于在汴京为官时。考柳永中进士之后，惟庆历元年（1041）春至二年（1042）底在太常博士任，其时差遣如何？无考，但在京任差遣无疑，此词则当写于其时。况元年元宵节柳永是否能自洛阳到汴京，很难断定，故又知当写于庆历二年为宜。太常博士属太常寺官员，佐太常寺卿、少卿、与丞掌礼乐之事。正因其为太常博士或竟任太常少卿或其他官员，其时柳永正蒙仁宗极大信任，为仁宗近臣无疑。天子大礼均参与其事，故柳永能知其详，写来亦得心应手。此词写元宵观灯盛况，极尽铺排之能事。上片首三句写禁中春晓，天气变暖。“变韶景”三句写元宵之夜，月光泻地。“连云”三句写皇居壮丽，谓“复道连云”，“瑞烟葱蒨”，极尽颂扬。“翠华”二句写皇帝观灯，到处是一片仙境。下片首四句直承上片，写皇帝仪仗与御乐。“向晓”二句写皇帝与民同乐之场面，由夜到晓，万众欢呼。“愿岁岁”二句希冀自己能常常伴随在皇帝身边，虽带酸儒俗气，却也真实可信。

注释

〔1〕“禁漏”句：谓宫苑中春色正浓。禁漏，禁中之漏，亦即宫中之漏。漏，古时之计时器。此处代指禁中，亦即宫中。花深，谓花开得正圆。

〔2〕绣工日永：谓春工如绣工般，将春天打扮得十分美丽，天也一天一天地长了。〔3〕蕙风布暖：和暖的春风散布着暖意。〔4〕韶景：美景。

〔5〕都门十二：古长安城南北向与东西向各三条大街，故共九衢十二门，面三门。此指汴京之城门。〔6〕元宵三五：即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亦称元夜，元夕。唐以来有元宵观灯之风俗，故亦谓之灯节。〔7〕银蟾：月亮。《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即嫦娥）窃之以奔月，是为蟾蜍。”其后因称月为蟾蜍、银蟾，称月光为蟾光。

〔8〕“连云”句：谓复道高耸入云，楼观凌空如飞。复道，架在楼阁之间的空中信道。〔9〕耸皇居丽：高耸的皇家宫殿富丽堂皇。〔10〕“嘉气”句：紧承上句，谓皇宫内充满了祥瑞气象，到处郁郁葱葱。嘉气，祥瑞之气。瑞烟，祥瑞的烟景。葱蒨（qiān），草木青翠繁盛。〔11〕翠华宵幸：谓皇帝亲自临幸赏元宵。翠华，天子之旗，以其用翠羽为饰，故名。此处代指天子。幸，皇帝所至。白居易《长恨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12〕“是处”句：到处都像神仙所居的地方一样华丽。是处，到处。层城、阊苑，皆神仙所居之所。《淮南子·地形训》：“昆仑山有层城九重。”《水经注·河水》：“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宣圃，一明阊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3〕“龙凤”句：谓龙凤烛光与天河之光相交辉映。龙凤烛，禁中之烛，上刻龙凤之形，故称。星汉，天河，亦名星河、河汉、云汉、天杭、银湟等。〔14〕“对咫尺”句：谓皇帝的宝座与灯山相隔近在咫尺。鳌山，饰以彩灯之假山。已见前注。雉扇，即雉尾扇，帝王仪仗用具之一。晋崔豹《古今注·舆服》：“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时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舆车有緝雉羽为扇翼，以障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无常，惟诸王皆得用之。”《干淳岁时记》：“元夕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山灯凡数千百种，其上伶官奏乐，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缭绕于灯月之下。”〔15〕“会乐府”句：谓教坊小儿舞队与女弟子舞队。《汉书·礼乐志》“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宋史·乐十七》：“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两籍神仙，即指

小儿舞与女弟子舞。〔16〕“梨园”句：梨园，即教坊，唐明皇将教坊设于梨园，故称。《旧唐书·音乐志》：“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扑鞠会，即御勤政楼。”“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之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子弟，又云梨园子弟，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四部管弦，指金石丝竹。〔17〕“向晓色”句：谓到了天破晓的时候，京城赏元宵的人还未散尽。〔18〕万井：指千家万户。周行井田制，一井九区如井字形。此处谓千家万户。〔19〕山呼鳌抃：山也欢呼，鳌也鼓舞。形容场面热闹。《楚辞·天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列子·汤问》：“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中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波潮上下往还，不得蹙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鳌戴山抃，意为鳌戴山而舞。“鳌抃”，即“鳌戴山抃”之略。抃，原意为两手相击，即鼓掌，此处应作鼓舞解。〔20〕天仗：天子之仪仗。〔21〕常瞻凤辇：谓常常能看到天子的仪容。凤辇，天子所乘之车，此处代指天子。

破阵乐

露花倒影^{〔1〕}，烟芜蘸碧^{〔2〕}，灵沼波暖^{〔3〕}。金柳摇风树树^{〔4〕}，系彩舫龙舟遥岸^{〔5〕}。千步虹桥^{〔6〕}，参差雁齿^{〔7〕}，直趋水殿^{〔8〕}。绕金堤^{〔9〕}、曼衍鱼龙戏^{〔10〕}，簇娇春罗绮^{〔11〕}，喧天丝管^{〔12〕}。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13〕}。时见^{〔14〕}。凤辇宸游^{〔15〕}，鸾觞禊饮^{〔16〕}，临翠水^{〔17〕}、开镐宴^{〔18〕}。两两轻舠飞画楫^{〔19〕}，竞夺锦标霞烂^{〔20〕}。罄欢娱^{〔21〕}，歌《鱼藻》^{〔22〕}，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23〕}，相将归远。渐觉

云海沉沉^[24]，洞天日晚^[25]。

题解

《破阵乐》，唐教坊曲名，《宋史·乐志》注正宫调，《乐章集》注林中商，一百三十三字，前片十四句五仄韵，后片十六句五仄韵。此调有数体，以柳词为正体。此词所写景观全在金明池与琼林苑，为柳永曾亲历亲见者，当写于庆历元年至二年在汴京任时，至如究竟作于那一年，则无从确考。词写褰饮盛况，音调谐婉，叙事闲雅，疏中有密，动中有静，为柳词中名篇。上片首三句写金明池水波平如镜，且首二句作对语，用一击两鸣之法，不言波平，但言“露华倒影，烟芜蘸碧”，即知其波平如镜矣。“金柳”二句写池水周围远景，谓“金柳摇风”，“龙舟系彩”，又将“树树”、“遥岸”倒置，突出了金明池的节日气象。“千步”三句写虹桥卧波，直趣水殿，状金明池中之景观如画。“绕金堤”三句写鱼龙曼衍，娇女簇春，歌管喧天。“霁色”三句写金明池周围花木光色闪亮，映照在清澈的水中，有如唐蓬莱池般美丽，与篇首之写池水相呼应，收束上片。下片则另开生面，写皇帝与民同乐。“时见”四句写宸游、褰饮、镐宴，密处能疏，一句一意，紧逼直下。“两两”二句写夺标之戏，突出“轻舠飞楫”，健儿踊跃之势即显纸上。“罄欢娱”三句又掉转笔头，写歌舞升平，游刃有馀，闲雅之极。“别有”四句又于大热闹处写一大静场，写游女佩珠拾翠，相将归远，别有情致。“渐觉”二句写“云海沉沉，洞天日晚”，收束全词，尚觉有无尽之意绕于笔端。写如此大场面，丝丝紧扣，一丝不紊，非大手笔莫能为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谓柳词“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气在骨。”殆谓此等篇什矣。

注 释

- 〔1〕“露花”句：谓带露的花在水中映出倒影。〔2〕烟芜蘸碧：笼罩在一片淡淡雾中的青草，快挨着池中的碧水。〔3〕灵沼：见前《满朝欢·花隔铜壶》闕注。此指宋琼林苑中之金明池。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4〕“金柳”句：谓垂柳呈现出一片金黄色，在风中摇曳。〔5〕“系彩舫”句：谓远远望去，对岸系着供皇帝乘坐的龙舟与准备供戏游的彩船。〔6〕千步虹桥：谓长长的虹桥。古人以步为度量单位，一步为五尺。虹桥，拱桥。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条”载：“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7〕参差雁齿：谓虹桥上的台阶高低排列如雁齿般整齐。雁齿，喻排列整齐之物。庾信《温汤碑》：“秦皇馀石，乃为雁齿之阶。”〔8〕水殿：营建于水上之亭殿。宋汴京城西南金明池有水殿。上引同书同卷同条载：“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馀步，有西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赐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9〕金堤：旁植柳树之堤。上引同书同卷同条载：“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10〕“曼衍”句：见前《柳初新·东郊向晓星书杓亚》闕注。〔11〕“簇娇春”句：聚集着一群穿着娇艳来闹春的美女。上引同书同卷同条载：“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置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12〕喧天丝管：谓音乐声喧天。上引同书同卷同条载：“桥之南立棖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13〕“霁色”三句：天气晴朗，花木沐浴在春风中，光泽鲜亮；一眼望去，金明池好象唐代的蓬莱池水一般清澈。荣光，花木的光泽。蓬莱，指蓬莱池，在陕西长安县东蓬莱宫附近。蓬莱宫，唐宫名，原明大名宫，高宗时改为蓬莱宫。宋程大昌《雍录·唐东内大明宫》：“大明

宫本太极宫之后苑……(高宗时)改名蓬莱宫,取殿后蓬莱池为名也。”清浅,清澈而不深。此处为偏义,指清澈。〔14〕时见:本指诸侯不在规定时间内朝见天子。《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覲,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玄注:“时见者,言无常期。”此处意谓突然看见,不期然而看见。〔15〕风辇宸游:谓皇帝出游。风辇,皇帝所乘之车。宸(chén),北极星所在为宸,皇帝如北极之尊,故后借用为皇帝所居,又引申为皇帝的代称。南齐谢朓《始出尚书省》:“昏风沦继礼,宸景厌照临。”《文选》李善注:“宸,北辰,以喻帝位也。”上引同书同条载:“车驾临幸,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16〕“鸾觞”句:谓举杯与群臣共饮楔宴酒。鸾觞,刻有鸾鸟花纹的酒杯。楔饮,被楔之后的饮宴,已详见前注。〔17〕翠水:清莹的水。〔18〕镐宴:即天下太平君臣同乐的御宴。《诗经·小雅·鱼藻》:“王在镐,其乐饮酒。”郑玄笺:“天下平安,万物得其性。武王何所处乎?处于镐京,乐八音之乐,与群臣饮酒而已。”后以“镐宴”、“镐饮”为天下太平,君臣同乐。此指皇帝宴群僚的楔宴。崔湜《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即此欢娱齐镐宴,唯应率舞乐熏风。”〔19〕舠(dāo):形如刀之小船。《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刀,即舠。〔20〕“竞夺”句:谓夺锦标之戏的场面,就像彩霞般烂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条记有此景。〔21〕罄欢娱:尽情欢娱。〔22〕《鱼藻》:《诗经》中歌颂武王的诗篇。《诗序》曰:“王居镐京,特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23〕“各委”二句:每个人都佩垂着明珠,争着去拾河岸边的翠羽。委,委佩,委垂。翠羽,翠鸟的羽毛,可作饰物。典出《洛神赋》:“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名珠,或拾翠羽。”〔24〕云海沉沉:谓高远空阔的天空渐渐昏暗起来。云海,指高远空阔的天空。〔25〕洞天:道教称神仙居处,意谓洞中别有天地。后泛指风景胜地。

送 征 衣

过韶阳^{〔1〕}。璇枢电绕,华渚虹流^{〔2〕},运应千

载会昌^[3]。罄寰宇、荐殊祥^[4]。吾皇^[5]。诞弥月^[6]，瑶图缵庆^[7]，玉叶腾芳^[8]。并景贶、三灵眷佑^[9]，挺英哲、掩前王^[10]。遇年年、嘉节清和^[11]，颁率土称觞^[12]。无间要荒华夏^[13]，尽万里、走梯航^[14]。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15]。鹄行^[16]。望上国^[17]，山呼鳌抃^[18]，遥热炉香。竟就日、瞻云献寿^[19]，指南山、等无疆^[20]。愿巍巍、宝历鸿基^[21]，齐天地遥长。

题解

《送征衣》为柳永自制曲，后无人再填此调者。《乐章集》注中吕宫，一百二十一字，前片十二句七平韵，后片十一句六平韵。此首与另一首《永遇乐·熏风解愠》均为仁宗祝寿词，当写于庆历元年或二年柳永在京为官期间。柳永在汴京只有二年，即写了两首祝寿词，说明每年写一首。至如究竟此首与《永遇乐·熏风解愠》哪首作于元年，哪一首作于二年，则无从确考。上片首五句赞颂仁宗应瑞而生，国祚昌盛，普天同庆。“吾皇”四句作倒转之笔，写仁宗降生，皇图有继。“并景贶”二句谓仁宗深得三灵眷祐，英哲超过前王。“遇年年”二句指出仁宗生在四月，年年举国同庆，收束上片。下片合而复开，写属国派使臣前来庆贺。首三句写使臣无论远近，皆航海越山而来。“彤庭”二句写朝廷款待使者。“鹄行”四句写使臣为仁宗祝寿。“竟就日”三句写臣下祝寿。“愿巍巍”二句祝仁宗万寿无疆，收束全篇。场面极大，却写得极有层次，开合有度。

注释

〔1〕韶阳：犹言韶光、韶华，谓美好的时光。〔2〕“璇枢”二句：意谓仁宗皇帝非同凡人，生时即有祥瑞之兆。璇枢，北斗七星的第二星与第一星，此处代指北斗。传说黄帝生时电光绕北斗。华渚，古代传说中的地名。传说有星如虹，流于华渚，则少昊(hāo)生。〔3〕“运应”句：谓名主(仁宗)降生，国运理应昌盛，绵续千年。会昌，会当昌盛。〔4〕“磬寰宇”句：意谓举国上下都在祭奠神灵，庆祝这个吉庆的日子。磬，尽。荐，祭奠神灵祁福。殊祥，特殊的祥瑞。〔5〕吾皇：指仁宗。〔6〕诞弥月：谓怀胎满十月而降生。《诗经·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诞，语助。弥，终也，终十月之期。达，谓生之易也。原诗是对后稷的赞颂，此处用来赞颂“吾皇”即宋仁宗。〔7〕“瑶图”句：谓国运亨通，皇图有继，普天同庆。瑶图，即璇图，指国家的版图，引申为国运。纘，继也。〔8〕玉叶腾芳：意谓皇嗣兴旺。《古今注》：“黄帝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象。”故后世称皇族为金枝玉叶。〔9〕“三灵”句：谓天、地、人之灵都在眷顾佑助。《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注云：“三灵，天、地、人之灵也。”眷佑，亦作“眷佑”，眷顾佑助。《尚书·太甲中》：“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10〕“挺英哲”句：秀挺英哲，足以超过前王。掩，超过。〔11〕嘉节清和：谓仁宗皇帝的千秋节正当四月。清和，即四月，俗谓四月为清和月。《岁时记》：“四月朔为清和节。”《宋史·仁宗纪》：“(仁宗赵祯)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生。”又同书《礼志》：“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干元节。”〔12〕“颁率土”句：谓举国上下都在举杯祝酒，表示庆贺。颁，众多。率土，境域之内。《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称觴，举杯祝酒。〔13〕“无间”句：无论外国和中国。无间，不分，不论。要荒，指边远之地，此处谓属国。《尚书·禹贡》分境域为甸、侯、绥、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甸服为王畿之地，面王城五百里，方千里。侯服距王城千里，绥服千五百里，要服二千里，荒服二千五百里。疏“要服”云：“要者，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差远，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疏“荒服”云：“服名荒者，王肃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华夏，谓中国，中原。《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疏云：“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

也。……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14〕走梯航：谓遇山梯爬，遇海航渡。〔15〕“彤庭”二句：意谓朝堂上奏着雅乐，皇帝在会见各国诸侯。彤庭，谓朝廷，因宫殿楹柱多涂以朱红色，故称。班固《西都赋》：“玄墀扣砌，玉阶彤庭。”大乐，谓舜命夔所制之《韶》乐。《史记》卷六《乐书》：“大乐与天地同和。”禹会群方，谓大禹会聚各路诸侯。《尚书·大禹谟》：“禹乃会群后。”传曰：“会诸侯共伐有苗。”此处以禹、舜方仁宗。〔16〕鹄行：谓朝班。因朝班之行列，如鹄鹭之井然有序，故云。钱起《和王员外雪晴早朝》：“紫微雪晴带恩光，绕仗偏处鹄鹭行。”〔17〕上国：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称呼。〔18〕山呼鳌抃：山也欢呼，鳌也鼓舞。详见前注。〔19〕就日瞻云：意谓群臣仰瞻皇帝的龙颜。《史记·五帝记》：“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20〕“指南山”句：谓皇帝寿比南山。《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21〕鸿基：帝王之基业。

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1〕}，陇首云飞，素秋新霁^{〔2〕}。华阙中天^{〔3〕}，锁葱葱佳气^{〔4〕}。嫩菊深黄^{〔5〕}，拒霜红浅^{〔6〕}，近宝阶香砌^{〔7〕}。玉宇无尘^{〔8〕}，金茎有露^{〔9〕}，碧天如水^{〔10〕}。正值升平，万几多暇^{〔11〕}，夜色澄明^{〔12〕}，漏声迢递^{〔13〕}。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14〕}。此际宸游^{〔15〕}，凤辇何处^{〔16〕}，度管弦清脆^{〔17〕}。太液波翻^{〔18〕}，披香帘卷^{〔19〕}，月明风细。

题解

《醉蓬莱》，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林钟商，九十七字，前片十一句四仄韵，后片十二句四仄韵。赵礞老词有“碧月流光，雪消

寒峭”句，名《雪月交光》；韩淲词有“玉作山前，冰为水际，几多风月”句，名《冰玉风月》。

关于此词记事（见附录），均谓因写此词而得罪仁宗，确系事实（详考已见前言），但于时间，各家说法不一。惟叶梦得谓“永初为上元词，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之句，传入禁中，多称之。后因晚秋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词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所指出之时地与词中所写完全相符。上元词写于庆历二年（1042）的《倾杯乐·禁漏花深》词，“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两句就出于此首。所谓“后因晚秋张乐”之“后”至何时耶？现已考知，至庆历三年正月，柳永已移任苏州（详见后考），故知此词只能写于庆历二年（1042）晚秋。孰料庆历二年晚秋写了此词，柳永三年春即调往苏州，且从此一蹶不振，潦倒终生，不亦可悲乎！

此词亦为柳词中名篇，上片写景，下片颂圣。“渐亭皋”三句点名时间与地点，“华阙”二句赞扬皇居壮丽，佳气葱茏，“嫩菊”七句写禁苑景色美丽。下片首四句写皇家禁苑夜景，“南极”二句颂老人星出现，“此际”二句怀念天子，“度繁管”四句写禁苑歌舞与美景。

注 释

〔1〕“渐亭皋”两句：化用南朝梁柳恽诗。《南史·柳恽传》：“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及白团扇。”皋，沼泽地。陇首，可释为即陇首山，在今陕西甘肃交界处。亦可释为陇头，田野间。柳恽终生未曾至陇首山，此处化用柳恽诗，应释为陇头，田野间。此两句意谓秋云飞处，木叶到处飘落。〔2〕素秋新霁：即秋天刚刚天晴。因秋天木叶脱落，一片素静，故称“素秋”。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素秋。”《抱朴子·外篇·用刑》：“故青阳阐陶育之和，素秋厉肃杀之

威。”〔3〕华阙中天：意谓皇居壮丽，耸入高空。阙，本谓门两旁所建之楼观，可以观望。此处泛指皇宫建筑。中天，指高空。〔4〕“锁葱葱”句：笼罩着一片葱茏的祥瑞之气。佳气，指祥瑞之气。〔5〕嫩菊：刚刚开放的菊花。〔6〕拒霜：芙蓉之别名。因其艳若荷花，八九月始开，能惧霜冷，故名。〔7〕近宝阶香砌：承上句，谓嫩菊与拒霜都种在近台阶之处。宝阶香砌，喻台阶之美且香。砌，台阶，此处指皇宫里的台阶。〔8〕玉宇：华丽的宫殿。南朝宋刘铄《拟古·拟〈明月何皎皎〉》：“玉宇来清风，罗帐延秋月。”唐李华《含元殿赋》：“玉宇璇阶，云门露阙。”〔9〕金茎：指仙人承露盘之铜柱。《文选》班固《西都赋》：“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李善注：“金茎，即铜柱也。”又，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在建章宫建神明台，台上有金铜仙人，舒掌捧铜盘以盛云表之露。〔10〕碧天如水：谓水天一色，形容碧空晴朗而又清静。〔11〕万几多暇：承上句，谓皇帝在太平盛世多所闲暇，即所谓“垂躬而治”。万几，亦作“万机”，谓皇帝日理万几。几，事物之微，指事物的萌芽状态。《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几，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此处用“万几”代称皇帝。〔12〕澄明：澄朗而又鲜明。〔13〕漏声迢递：漏声遥远。迢递，遥远貌。〔14〕“南极”两句：意谓老人星出现，象征天下太平。《晋书·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按：老人星常常出现，此因情造景耳，未可坐实索解。〔15〕宸游：谓皇帝出游。宸，北极星所在为宸，后借用为皇帝所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16〕凤辇：皇帝的车子。〔17〕度管弦清脆：按曲谱奏出的曲子十分清脆悦耳。度，按曲谱奏曲。管、弦，本指管乐与弦乐，此处泛指乐器。〔18〕太液：指禁苑池沼。汉武帝营造建章宫，于宫北造大池、渐台，名曰太液池。后泛称禁苑池沼。宋禁苑名琼林苑，在汴京外城西南顺天门外，已详见前注。〔19〕披香：即披香殿，汉宫殿名。《三辅黄图》：“汉武帝后宫八区，有披香殿。”此泛指禁苑宫殿。南朝庾信《春赋》：“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唐上官仪《初春》：“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

木兰花慢

古繁华茂苑，是当日、帝王州^[1]。咏人物鲜
明^[2]，风土细腻^[3]，曾美诗流^[4]。寻幽^[5]。近香
径处^[6]，聚莲娃钓叟簇汀洲^[7]。晴景吴波练
静^[8]，万家绿水朱楼。凝旒。乃睠东南，思
共理、命贤侯^[9]。继梦得文章，乐天惠爱^[10]，布
政优优。鳌头^[11]。况虚位久，遇名都胜景阻淹
留^[12]。赢得兰堂酝酒^[13]，画船携妓欢游^[14]。

题解

《木兰花慢》见前《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注。词写苏州景物，又谓“鳌头”，赠主必为状元出身之苏州太守无疑。此太守为谁，罗烈忱在《话柳永》中即断为吕溱，是。时柳永因得罪仁宗，出任苏州官职。

词上片写苏州景物，下片赞美赠主。“古繁华”三句点名地点为苏州，因春秋时吴国曾建都于苏州，故云。“咏人物”三句赞美苏州地灵人杰，曾令诗人们写出过许多好诗。“寻幽”三句忽作宕开之笔，谓官事闲暇，可以畅游美景。“晴景”二句写吴波练静，人家富庶，美景如画。下片赞美赠主：“凝旒”三句谓天子眷念东南，始命贤侯治理。“继梦得”三句以刘禹锡、白居易之文章、惠政喻赠主。“鳌头”三句谓赠主必将大用，只是暂为胜景所迷，略为淹留而已。“赢得”二句谓赠主当诗酒年华，风流倜傥。

注释

〔1〕“古繁华”二句：谓苏州。因苏州曾为吴国之旧都，故云。茂苑，古苑名，又名长洲苑，故址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后亦作苏州的代称。〔2〕人物鲜明：人物精明出色。《汉书·马宫传》：“下君章有司，皆以为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引此文，胡三省注曰：“鲜明，犹言精明也。”〔3〕风土细腻：谓风土细密、精细。〔4〕曾美诗流：曾令诗人们写出过不少好诗。诗流，亦作诗家流，即诗人。〔5〕寻幽：犹云寻胜。〔6〕香径：即采香径。《太平寰宇记》：“香山，《吴地记》云：‘吴王遣美人采香于此山，以为名，故有采香径。’”〔7〕“聚莲娃”句：谓聚集了好多采莲女与钓鱼人。莲娃，采莲女。簇，聚集。〔8〕吴波练静：谓吴地之水波有如素练般洁白而宁静。〔9〕“凝旒”三句：谓天子专意睠顾东南，方派才德兼备的人来治理。是对赠主的颂扬。凝旒，天子专心一意，冕旒凝滞不动。旒，以丝绳穿玉垂冕前后曰旒，即今之所谓流苏、飘带。睠，通“眷”，眷顾。共理，共同治理。贤侯，对有德位者的敬称。唐权德舆《武公神道碑铭》：“中朝名卿大夫，四方贤侯通人，多与公为道义之交。”〔10〕“继梦得”二句：谓继承了刘禹锡与白居易之惠政与文章。刘、白均曾为苏州太守，故云。“文章”与“惠政”相对为文，谓两人兼文章与惠政，不能理解为继承了梦得的文章，又继承了乐天的惠政。〔11〕鳌头：谓状元。《洪北江诗话》：“俗语谓状元独占鳌头，非尽无稽。牐传毕，赞礼官引东班状元、西班榜眼二人，前驱至殿陛下。迎殿试榜抵陛，则状元稍前进，立中陛石上，正中镌升龙及巨鳌，盖禁蹕出入所由，即古所谓螭头矣。俗语本此。”〔12〕“况虚位”二句：意谓况且朝廷早已虚位以待了，只是因为您留恋名都胜景，才淹留时久，未曾升到高位。〔13〕兰堂：喻堂之美。张衡《南都赋》：“揖让而升，宴于兰堂。”〔14〕“画船”句：谓乘着画船，携着美妓，到处欢游。宋制，每有重大活动或地方长官出游，官妓必与之以佐酒助欢。

采 莲 令

月华收^{〔1〕}，云淡霜天曙^{〔2〕}。西征客^{〔3〕}、此时

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4]，轧轧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5]，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

一叶兰舟，便忍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6]，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7]，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题 解

《采莲令》，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双调，九十一字，前后片各八句四仄韵。观“西征客”之句，当是自汴京西去之作。考柳永自汴京西去者，惟宝元元年（1038）改官后去西京（今河南洛阳）陵台令任与庆历三年（1043）经陕西去成都任两次耳。但去西京可携家室，且在春季，与词中之秋景不侔。庆历三年去成都在秋季，且成都为不许携家室前往的边远八路之一，与词中所写正好相符，应为庆历三年秋离苏州任，将家室安排在汴京，行前别妻之作。“月华”二句点月收天曙之景色，“西征客”二句言临别之凄楚。“翠娥”五句写闺人之情态，正是“执手长劳劳，而情同依依”之情境，写夫妻分别生动逼真。下片首二句写别后舟行之速，非舟行之速，乃人恨其速耳，舟行人心，一击两鸣。“万般”二句写别后之恨。“更回首”三句谓舟行已远，仍然回顾，不独送行人不可见，即都城亦不见，惟见隐隐烟树而已。屈子云：“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此亦相仿佛。

注 释

〔1〕月华收：指月落。〔2〕霜天：指秋天。〔3〕西征客：西行之客。〔4〕“翠娥”二句：为“轧轧开朱户，翠娥执手，送临歧”之倒装。翠娥，指美女，此处谓妻子。轧轧，象声词。唐许浑《旅怀》诗：“征车何轧轧，南

北极天涯。”临歧，临分手的歧路。〔5〕盈盈：仪态娇好貌。〔6〕方寸：本谓心。因心乃方寸之地，故称。《列子·仲尼第四》：“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此处谓心绪。〔7〕重城：古代城市有内外城，故曰重城。此处指都城。唐李白《鼓吹入朝曲》：“吹钟速严妆，伐鼓启重城。”宋王禹偁《李氏园亭记》：“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

少 年 游

参差烟树灞陵桥^{〔1〕}。风物认前朝^{〔2〕}。衰杨古柳^{〔3〕}，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4〕}。夕阳闲淡秋光老^{〔5〕}，离思满蘅皋^{〔6〕}，一曲《阳关》^{〔7〕}，断肠声里，独自凭兰桡^{〔8〕}。

题 解

《少年游》，调见晏殊《珠玉集》，因词有“长似少年时”而得名。韩淪词有“明窗玉蜡梅枝好”句，更名《玉蜡梅枝》。《乐章集》注林钟商，五十字，前后片各五句三平韵。柳永在苏州任职仅半年光景，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秋，柳永即自苏州移任成都，经陕西，此首及下数首即为作于陕西之词，有四个共同点：第一，均写秋景；第二，均写行役之苦况；第三，均点名陕西地理景观；第四，均怀念在汴京偎红依翠的生活。这四个共同点足以说明，柳永刚刚离开汴京，在秋季行役于长安道，而长安道又为自京赴成都必经之路。宋代官员重在朝，轻外任。且四川又为不许携家室而往的八路之一，柳永当然只能只身独往，且道途又如此艰险，此次成都之行，其心境就可想而知了。

此词为柳词中的名篇，历来为词家所称道。词在怀古中抒情。上片写景怀古，首二句即谓“烟树”，谓“灞陵桥”，因灞桥折柳送别为故事，能将读者引向对前朝的思考。“衰杨”三句紧承“前朝”而发，不谓人憔悴，却谓“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便一下子伸向历史的纵深，风格苍凉遒劲。下片因怀古而抒发离情。“夕阳”二句为景中情，且无具体人事内容，故淡远。“一曲”三句含曲终人远之意，故隽永。

注 释

〔1〕灞陵桥：即灞桥，在今西安市东。《三辅黄图》：“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汉文帝葬于此，称灞陵，故亦称桥为灞陵桥。灞，亦作霸。〔2〕“风物”句：意谓到此均是前朝的风光景物。〔3〕“衰杨”二句：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攀折。古有折柳送别之俗，故云。杨、柳，古人常混称。〔4〕“憔悴”句：此句以楚宫腰代指柳枝。楚宫腰，即细腰，已见前注。〔5〕秋光老：谓秋深。〔6〕蘼皋：长满杜衡的沼泽。《洛神赋》：“税驾乎蘼皋，秣驷乎芝田。”《文选》注：“蘼，杜衡也；皋，泽也。”〔7〕阳关：曲名，王维《渭城曲》被歌入乐府，以为送别之曲，谓之《阳关三迭》。〔8〕“独自”句：谓独自一人站在船头远望。兰桡(qiáo)：小舟的美称。李世民《帝京篇》之六：“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或谓入陕之后已不能通航，何来兰桡？此则以今视古耳。唐宋时渭水、黄河均可通航，非今之仅能横渡者。

曲 玉 管

陇首云飞^{〔1〕}，江边日晚^{〔2〕}，烟波满目凭栏
久。立望关河^{〔3〕}，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4〕}。
杳杳神京^{〔5〕}，盈盈仙子^{〔6〕}，别来锦字终难

偶^[7]。断雁无凭^[8]，冉冉飞下汀洲^[9]。思悠悠^[10]。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11]，翻成雨恨云愁。阻追游^[12]。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13]，永日无言，却下层楼。

题 解

《曲玉管》，唐教坊曲名，《乐章集》注大石调，一百五字，前片十二句两仄韵，四平韵，后片十句三平韵。此调仅柳永一首，后再无填此调者。凡长调、中调的第一段与第二段的句数与字数相同者，谓之“双拽头”。此词共分三片，即为双拽头。词写于庆历三年秋柳永赴成都经关陇时，与上首怀古不同，此词则写景抒情。首片写景，中下片抒情。“陇首”三句暮秋登高远望，时间、地点、游子，均在其中，而“凭栏久”三字已为抒情作了引子。“立望”三句直承“凭栏久”，结以“忍凝目”，情已在其中矣。中片为“凭栏久”、“忍凝目”所思，“杳杳”三句忆旧，所欢远别，书信亦无。“断雁”三句又倒转笔写景，而情又在景中，又以“断雁”自喻，含不尽之意。下片是对“思悠悠”的展开，“暗想”四句写欢少愁多，愁苦不堪。“阻追游”四句归恨于宦游，谓只能在登山临水时因思念而消凝。“永日”二句含不尽之思，又与片首呼应。

注 释

〔1〕陇首：即陇首山。班固《西都赋》：“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后汉书·班固传上》引此文，李贤注曰：“陇首，山名，在今秦州。”〔2〕江边：此指陇水边，为避免与上句“陇首”重，故曰“江边”。陇水源出陇山，因名。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渭水一》：“渭水又与新阳崖水合，

即陇水也。东北出陇山,其水西流。”〔3〕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史记·苏秦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4〕忍凝眸:哪忍注视。〔5〕杳杳神京:遥远的汴京。〔6〕盈盈仙子:美丽的女子。盈盈,仪态美好貌。〔7〕“别来”句:谓分别以后难于再收到意中人的书信。锦字,锦字书,谓书信之珍贵。难偶,难再。〔8〕“断雁”句:失群孤雁没有依靠。雁群居群飞,失群孤雁则无依无靠,故云。此以“断雁”自喻。〔9〕“冉冉”句:渐渐飞下落到水边的陆地上。冉冉,渐渐。〔10〕思悠悠:忧思连绵不断。悠悠,连绵不断。〔11〕难期:难以预料。〔12〕阻追游:对此次追随别人宦游感到沮丧。阻,沮丧。追游,追随宦游。〔13〕消黯:黯然消魂。

戚 氏

晚秋天^{〔1〕}。一霎微雨洒庭轩^{〔2〕}。槛菊萧疏^{〔3〕},井梧凌乱惹残烟^{〔4〕}。凄然。望乡关^{〔5〕}。飞云黯淡夕阳间^{〔6〕}。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7〕}。远道迢递,行人凄楚^{〔8〕},倦听陇水潺湲^{〔9〕}。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10〕}。

孤馆度日如年^{〔11〕}。风露渐变^{〔12〕},悄悄至更阑^{〔13〕}。长天净,绛河清浅^{〔14〕},浩月婵娟^{〔15〕}。思绵绵^{〔16〕}。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17〕},绮陌红楼^{〔18〕},往往经岁迁延^{〔19〕}。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20〕},遇当歌、对酒竞流连^{〔21〕}。别来迅景如梭^{〔22〕},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23〕}。念名利、憔悴长萦绊^{〔24〕}。追往事、空惨愁颜^{〔25〕}。漏箭移、稍觉轻寒^{〔26〕}。听呜咽^{〔27〕}、画角数声残^{〔28〕}。对闲

窗畔，停灯向晓^[29]，抱影无眠^[30]。

题 解

《戚氏》，调始自柳永，为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中吕调，二百一十二字，前片十五句九平韵，中片十二句六平韵，后片十六句六平韵，“何限”、“牵绊”两叶仄韵。此词亦写于赴成都经陇水至古蜀道时，为柳词中名篇，一气呵成，尽情展衍，寓抒情于写景之中，铺叙极有层次，章法一丝不乱。首片自庭轩所见，写到征夫前路，笔墨细致之极。“晚秋天”二句写行人立于庭轩，只见微雨飘洒，即含情于景中。“槛菊”二句写因雨打而槛菊萧疏，井边梧落，雨雾飘散，观察细密之极。“凄然”三句因微雨而及乡关之思，但乡关不见，惟见飞云暗淡，夕阳明灭，客子之情，情何以堪？“当时”二句谓宋玉之悲，若感同身受。“远道”三句又想到征夫前路，谓行人之凄楚，宛如陇水之潺湲，其悲可知。“正蝉吟”三句纯系景语，亦全系情语，客子之情，由蝉吟、蛩响而无限增重。中片则另开蹊径，就流连夜景，写到追怀昔游，总不离客情。“孤馆”三句体味细密之极，惟客居异乡，度日如年者，始能体察出“风露渐变”之况味。“长天静”三句又故作宕开之笔，写“绛河清浅，皓月婵娟”，以美丽之夜景，反衬客居之凄凉。“思绵绵”四句作倒转之笔，回思过去，不堪屈指。“未名”三句叹功不成，名不就，经岁迁延于荒山恶水之间。下片看似作宕开之笔，实际上紧承中片，接写昔游之经历。“帝里”五句追忆留恋歌酒的汴京岁月。“别来”三句忆旧游如梦，又回到征夫前路。“念名利”二句追悔为名缰利锁所牵惹。“漏箭”二句始回到当前之景，看漏箭移动，听陇水与画角呜咽，以景语作情语。“对闲窗”三句写到晓无眠，收束全篇。蔡嵩云《柯亭词论》谓此词“写客馆秋怀，本无渗出奇，然用笔极有

层次。初学慢词，细玩此章，可悟谋篇布局之法。”又谓此词“均是数句一气贯注。屯田词，最长于行气，此等处最难学。后人遇此等处，多用死句填实，纵令琢句工稳，其如厌厌无生气何。”此词句法也有特别之处，要之有五言一领四与上二下三之别；七言有上三下四与上四下三之别；九字句则有上三下六与上五下四之别；等等，均应细心体会。

注 释

- 〔1〕晚秋天：谓正当晚秋天时分。〔2〕“一霎”句：谓一阵微雨洒在了庭院的长廊上。一霎，一阵，顷刻。庭轩，庭院的长廊。〔3〕槛菊萧疏：雨打菊残，故云萧疏。槛，菊圃周围的护栏。〔4〕“井梧”句：意谓雨打叶落，水雾点点。井梧，井旁梧桐。盖因梧桐叶大，容易遮阳挡雨，故唐宋时多于井旁植梧。如唐·唐彦谦《红叶》云：“薛荔垂书幌，梧桐堕井床。”陆游《秋思》：“黄落梧桐覆井床，莎根日夜汲寒螿。”即其例。凌乱，梧桐黄叶纷纷落下。残烟，指梧叶飘洒时，叶上雨珠散落造成的水雾。〔5〕乡关：犹云故乡。隋·孙万寿《早发扬州还望乡邑》：“乡关不再见，怅望穷此晨。”〔6〕“飞云”句：谓看不见乡关，只能看见飞云暗淡，夕阳明灭。〔7〕“当时”二句：意谓无怪宋玉的悲感是在登山临水时才产生的。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誓将归。”〔8〕凄楚：凄凉悲哀。〔9〕“倦听”句：听倦了陇水的潺湲声。陇水，河流名，源出陇山，故名。《水经注·渭水一》：“渭水又东与新阳崖水合，即陇水也。东北出陇山，其水西流。”李白《秋浦歌》之二：“青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王琦注引《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足见陇山、陇水皆险恶，容易引发行人乡关之思。潺湲，水流声。〔10〕“正蝉吟”三句：谓残蝉在败叶中鸣叫，蟋蟀在衰草中鸣叫，互相喧闹不休。蛩，蟋蟀。已见前注。〔11〕孤馆：谓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客馆。〔12〕“风露”句：意谓不知不觉间已经夜深露生。〔13〕“悄悄”句：谓孤独无声地到了夜深。更阑，更残夜深。〔14〕绛河：天河别名。古代观天

象以北极为基准,天河在北极之南,南方属火,尚赤,因借南方之色称之,故曰“绛河”。绛,红色。唐元稹《月三十韵》:“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

[15]“浩月”句:月色明媚漂亮。 [16]思绵绵:思绪不断。 [17]未名未禄:谓名利俱无。实际上柳永此时已官至州通判阶,在此不过是嗟叹官职低微而已。 [18]绮陌红楼:指歌妓所居处。 [19]经岁:一年又一年,谓时间很长。

[20]狂朋怪侣:谓狂放恣肆、不拘礼节的朋友。朋、侣,相对为文,即朋友。狂怪,狂放恣肆,不拘礼节。 [21]“遇当歌”句:谓遇到了歌酒场面,就往往留恋往返,不肯离开。当歌对酒,面对着歌酒。

[22]迅景如梭:犹云光阴如梭,比喻时间过得很快,就像穿梭一般。

[23]烟水程:指茫茫无边的征程。 [24]“念名利”句:此句为“念名利萦绊长憔悴”之倒装,谓思念起过去,常常让名利萦绊着自己,因而憔悴不堪。

[25]“追往事”句:追想起过去这些事(指为名利而奔波之事),实在觉得是愁惨。 [26]“漏箭”句:谓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夜深了,感觉到一阵寒意。漏箭,漏壶上之箭,用以指刻度,漏滴则箭移,以计时间。

[27]听呜咽:谓听着陇水在呜咽。 [28]画角:古时军乐器,或以为始自黄帝,或以为本出胡羌,用以应胡笳之声。其形上大下小,以竹木或皮或铜做成,外形彩绘装饰,故名画角。其声哀厉高亢,闻之令人奋兴,故军中用以惊昏晓。

[29]向晓:到晓,到天明。 [30]抱影:亦作抱景(yǐng),守着影子,形容孤独。晋左思《咏史》之八:“落落穷巷士,抱影独空楼。”

一寸金

井络天开^[1],剑岭云横控西夏^[2]。地胜异、锦里风流^[3],蚕市繁华^[4],簇簇歌台舞榭^[5]。雅俗多游赏^[6],轻裘俊、靓妆艳冶^[7]。当春昼,摸石江边^[8],浣花溪畔景如画^[9]。梦应三刀^[10],桥名万里^[11],中和政多暇^[12]。仗汉节、揽辔澄清^[13],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14]。台鼎

须贤久^[15]，方镇静、又思命驾^[16]。空遗爱^[17]，两蜀三川^[18]，异日成嘉话。

题解

《一寸金》，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小石调，一百八字，前片十四句四仄韵，后片十一句四仄韵。此词写成都风物，又用“梦应三刀”典，必为赠益州守蒋堂无疑。

词上片写成都风物，下片赞颂赠主。全词大开大合，铺张扬厉，风格雄健，堪称柳词中上乘之作。“井络”二句写成都地理位置雄奇壮丽，气势不凡，有气吞山河之势。“地胜”三句写成都今古风流，蚕市繁华，人烟富庶，概括力极强而又极富特点，笔力老到雄健。“雅俗”二句写成都民情，雅爱游赏，士女俊艳。“当春昼”三句写成都摸石之游与踏青之游，风俗、民情、壮阔场景尽在其中。上片可谓大笔淋漓，稍事勾勒，即画出一幅成都民情风物图。下片“梦应三刀”句用王濬典，有雷霆乍惊之势，不由钩起了读者“王濬楼船下益州”（刘禹锡诗句）的壮阔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又紧贴益州，似开又合，以下又谓“桥名万里”，气势磅礴。“仗汉节”三句赞颂赠主，以武侯与文翁为喻，虽有夸张之处，亦大致符合赠主实际。“台鼎”又作宕开之笔，虽落入“必将大用”的俗套，亦赠人词所必有之意。“空遗爱”三句赞颂赠主德政留美誉于后人。综观下片，虽有溢美之嫌，然赠主亦大体当得起此誉，非誉恶为美者比。

注释

[1]“井络”句：意谓岷山很高，上接天上的井星。井，星名，为二十八宿之一，今小寒节子初初刻十二分中星。井络，井宿的分野，指岷山。左思《蜀

都赋》：“岷山之精，上为井络。”〔2〕“剑岭”句：意谓大小剑山高耸入云，扼控着西夏不能内侵。剑岭，指剑阁县北之大小剑山。〔3〕“地盛异”句：谓其地理位置异常盛壮，成都更为风流之地。锦里，地名，在成都南，后人以锦里泛称成都，又称锦官城。《华阳国志》：“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故名曰锦里。”〔4〕蚕市：蜀地古以蚕市着称。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十五里处皆为蚕市。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隐蚕丛所在致市以居，此之遗风也。”又，《明一统志》谓蚕市在眉州城内官市，每岁二月望相聚鬻蚕具于此。〔5〕簇簇：一丛丛。〔6〕“雅俗”句：谓人不分雅俗，都爱游赏玩乐。《岁华记丽谱》：“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袷服，扶老携幼，阡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邀床’，而谓太守为‘邀头’。”其“雅俗多游赏”之状况，可见一斑。〔7〕“轻裘”句：意谓男俊女美。轻裘，本谓轻暖的皮衣，此指俊男。靓妆，艳丽的梳妆，代指美女。艳冶，娇艳妖冶。〔8〕摸石：古时盛行于成都的一种求子活动。《月令广义》：“成都三月有海云山摸石之游，求子，得石者生男，得瓦者则生女。”〔9〕浣花溪：在成都西，又名百花坛。宋人傅干《注坡词》曰：“西蜀游赏，始正月上元日，终四月十九日，而浣花溪最为盛集。”〔10〕梦应三刀：谓赠主当作益州太守。《晋书·王浚传》：“浚夜梦悬三刀于卧室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浚警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浚为益州刺史。浚设方略，悉诛弘等，以勋封关内侯。”〔11〕桥名万里：即万里桥，在成都市南，跨锦江上，杜甫草堂及薛涛居处均在其侧。《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12〕“中和”句：歌颂益守为政中正平和，民丰讼简，故多闲暇。〔13〕仗汉节：仗仰朝廷的任命。汉节，汉天子所授予的节符。《史记·吴王濞列传》：“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后泛指帝王授予使者的信物。此处谓朝命。揽辔澄清：意谓到任即政绩显着，使民风清淳。《后

汉书·范滂传》：“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14〕“高掩”二句：谓其功业超过了诸葛亮，对教育的重视超过了文翁。《汉书·文翁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谒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15〕“台鼎”句：意谓朝廷早须贤才来为宰辅之臣了。台鼎，谓宰辅之臣。旧称三公曰台鼎，言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后汉书·陈球传》：“球复以书劝合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为而已。’”〔16〕“方镇静”句：意谓刚刚到任，朝廷又考虑更重要的任命。镇静，安静，平静。命驾，命人准备车马，立即动身。〔17〕空遗爱：给人留下的尽是恩德。〔18〕两蜀三川：两蜀，谓东蜀、西蜀。三川，《宋史·河渠志》：“始，嘉、眉、蜀、益间，夏潦洋溢，必有溃暴冲决之患。自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

迷 神 引

一叶扁舟轻帆卷^{〔1〕}，暂泊楚江南岸^{〔2〕}。孤城暮角，引胡笳怨^{〔3〕}。水茫茫，平沙雁、旋惊散^{〔4〕}。烟敛寒林簇，画屏展^{〔5〕}。天际遥山小，黛眉浅^{〔6〕}。旧赏轻抛^{〔7〕}，到此成游宦。觉客程劳^{〔8〕}，年光晚^{〔9〕}。异乡风物，忍萧索、当愁眼^{〔10〕}。帝城赊^{〔11〕}，秦楼阻^{〔12〕}，旅魂乱^{〔13〕}。芳草连空阔，残照满^{〔14〕}。佳人无消息，断云远^{〔15〕}。

题 解

《迷神引》，见前《迷神引·红板桥头秋光暮》注。柳词中湖南词不在少数，然却有少年游湖南时所写与出仕后官湖南时所写之别。要言之：凡及宦情者则必为官湖南时所作，反之则为少年游湖南时所作。此词约为庆历四年（1044）自成都至湖南道州为官时所作，词中有“觉客程劳”句，知为初到道州之作。宋制，去包括道州在内的边远八路为官时，不许携家室前往，此词上片写景，下片即抒发思念佳人之情。“一叶”二句写行役停泊，交代地点在楚地。“孤城”二句写其地偏僻，暮角响起，一片凄凉。“水茫茫”二句写角声惊起宿雁，更助凄凉。“烟敛”二句写寒林，是近景。“天际”二句写远山，是远景。暮角、雁声是听觉所感，寒林、远山是视觉所见。下片抒情。“旧赏”四句抚今追昔，怀念汴京岁月，感慨客程劳顿。“异乡”二句又回到现实，触景伤情。“帝城”二句复转笔怀念汴京所欢，“芳草”二句又写当前景物，“佳人”二句复落在怀远上。这种将怀远之情与当前景物作反复比照的方法，显得回环曲折，感慨无限。

注 释

〔1〕“一叶”句：谓驾起一叶扁舟，轻帆卷起。一叶扁舟，形容舟之小。

〔2〕楚江：此词作于庆历四年（1044）柳永官荆湖南路道州时，楚江，应为泛指楚水。

〔3〕“孤城”二句：谓孤城暮色中的画角声，引起一阵思念佳人的愁怨。角，指画角。因其发声哀厉高亢，故军中常用以报警，帝王出巡亦有以报警戒严者。盖其后民间亦用以报警，故唐宋诗人常写及。胡笳，本为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乐器，但唐宋人爱将其与蔡文姬相联系，谓文姬归汉，胡人思之，卷芦叶而吹，其声哀怨，谓之胡笳。前句为写实之词，后句为感发之词。

〔4〕“水茫茫”三句：谓画角声惊起了水边沙滩上觅食的雁。平

沙,广阔的沙原。平沙雁,落在沙滩上的雁。旋,旋即,忽然。〔5〕“烟敛”二句:谓烟霭收起之后,聚集的一片寒林,像画屏一般展开。烟敛,雾气收敛。簇,聚集。〔6〕“天际”二句:谓远远望去,天边的遥山变得小了,如美人眉般浅淡而又漂亮。〔7〕旧赏:旧日曾游赏之地,指汴京。〔8〕觉客程劳:感觉到客中的路程非常劳累。〔9〕年光晚:谓年纪老了。年光,年华,岁月。〔10〕“异乡”二句:既在异乡,又面对着萧索的景色,怎能不愁呢?当,面对。〔11〕帝城赊:帝城远。〔12〕秦楼阻:通往佳人之楼的路被阻隔。秦楼,指佳人所居之楼,亦称“凤楼”。相传秦穆公女弄玉好乐,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弄玉妻之,为之作凤楼。已详见前注。〔13〕旅魂乱:旅人心烦意乱。〔14〕“芳草”二句:空阔的原野上芳草成片,可惜却已至黄昏,到处为一片残阳照射。〔15〕断云远:紧承上句,谓愿望看不到鸿雁带来佳人的消息,却只能看到远处的一片云彩。断云,片云。南朝梁简文帝《薄晚逐凉北楼迥望》:“断云留去日,长山减半天。”

轮 台 子

雾敛澄江,烟消蓝光碧^{〔1〕}。彤霞衬遥天,掩映断续,半空残月^{〔2〕}。孤村望处人寂寞^{〔3〕},闻钓叟、甚处一声羌笛^{〔4〕}。九疑山畔才雨过^{〔5〕},斑竹作、血痕添色^{〔6〕}。感行客^{〔7〕}。翻思故国^{〔8〕},恨因循阻隔^{〔9〕}。路久沉消息^{〔10〕}。正老松古柏情如织^{〔11〕}。闻野猿啼,愁听得^{〔12〕}。见钓舟初出,芙蓉渡头,鸳鸯滩侧^{〔13〕}。干名利禄终无益。念岁岁间阻,迢迢紫陌^{〔14〕}。翠蛾娇艳^{〔15〕},从别后经今,花开柳拆伤魂魄^{〔16〕}。利名牵役^{〔17〕}。又争忍、把光景抛掷。

题 解

《轮台子》，柳永自制曲，宋人再无填此调者。《乐章集》注中吕调，一百四十一字，前片十三句五仄韵，后片十四句八仄韵。词中已点名“九疑山畔”，知其写于庆历四年秋至六年秋在湖南道州任上。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景是情中景，情是景中情。“雾敛”二句写平视所见，为黄昏景象摩影。“彤霞”三句写仰望所得，为彤霞残月留形。“孤村”二句写远望所及，以动衬静。行役所见，皆从游子眼中观之，景景皆着游子之情矣。“九疑”二句突出斑竹，已是景中有情，复为以下之抒情作引信。“感行客”四句因景及情，伤怀念远。“正老松”六句是景中情：“老松古柏”是景，“情如织”是情；“野猿啼”是景，“愁听得”是情；“芙蓉渡”、“鸳鸯滩”是景，“干名利禄终何益”是情。情因景发，情在景中；景不离行役所见，情不离怀旧念远。“念岁岁”二句与上片“翻思故国”相呼应，“翠蛾”三句是对念远的具体化与具象化，尾二句又回到当前光景，“争忍抛掷”则景、情双收矣。

注 释

〔1〕“雾敛”二句：谓雾收烟消之后，蓝光照着江上的碧水，显出一片澄朗明净，雾敛、烟消，相对为文，均指雾霭。蓝光，天青时的天色。〔2〕“彤霞”三句：此三句为“遥天彤霞，衬半空残月，掩映断续”之倒装，谓远天的晚霞衬着半空残月，互相掩映，时断时续。彤霞，红霞。指晚霞。月、霞并见，则为黄昏之景，且月为下弦之月。即每月之二十二或二十三日。〔3〕“孤村”句：为“望孤村处人寂寞”之倒装，谓黄昏时分，人烟稀少，远望孤村，不禁感到一阵寂寞。〔4〕“闻钓叟”句：此句有省略，谓正在寂寞之时，听到远处岸边迟归的渔人相互问答声，不知又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羌笛，就于寂寞中更显得冷清。此句为以动写静。诚如唐杜甫《访张道士不

遇》诗所写：“青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5〕九疑山：即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注云：“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

〔6〕“斑竹”句：谓斑竹经雨之后，好象添了血的颜色，斑痕显得更红了。斑竹，即湘竹，因上有斑，故名。亦称湘妃竹。《博物志》：“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湘竹，尽斑。”〔7〕感行客：使行客感伤。

〔8〕故国：故乡，此处指汴京。〔9〕“恨因循”句：谓只恨自己因贪恋仕禄而久居外地，流连往返，阻隔了归期。因循，留连，徘徊不去。〔10〕路久

句：谓在行旅的路程上，很久没有收到家信了。〔11〕“正老松”句：谓思家之情正如老松枯柏一样盘错交织。因老松古柏枝杈纵横如织，故云。

〔12〕“闻野猿”二句：谓正在愁思之时，又闻远处野猿的啼声，更那堪忍听呢？猿啼声哀，故云。〔13〕“见钓舟”三句：谓钓鱼船出没在芙蓉渡、鸳鸯滩，

则觉干名利禄为无益。此二句为反衬法。〔14〕“念岁岁”二句：谓年年因作官而阻隔了归期，不能见到遥远的汴京风光。紫陌，指京师郊野的道路。

〔15〕翠娥娇艳：承上句，指汴京的美女。〔16〕“从别后”二句：谓自从别后，每到春暖花开时，就令人感伤。柳拆，指柳树发芽。

〔17〕名利牵役：为名利所牵引役使。

轮 台 子

一枕清宵好梦^{〔1〕}，可惜被、邻鸡唤觉^{〔2〕}。忽忽策马登途^{〔3〕}，满目淡烟衰草^{〔4〕}。前驱风触鸣珂^{〔5〕}，过霜林、渐觉惊栖鸟^{〔6〕}。冒征尘远况，自古凄凉长安道^{〔7〕}。行行又历孤村^{〔8〕}，楚天阔、望中未晓^{〔9〕}。念劳生^{〔10〕}，惜芳年壮岁^{〔11〕}，离多欢少。叹断梗难停^{〔12〕}，暮云渐杳^{〔13〕}。但黯黯魂消，寸肠凭谁表。恁驰驱、何时是了。又争似^{〔14〕}、却返瑶京^{〔15〕}，重买千金笑。

题解

《轮台子》，见前《轮台子·雾敛澄江》注，但又与前词字数不同，此词一百十四字，前片八句四仄韵，后片十一句六仄韵。何以同调同曲却又字数不同？前人已发乎为“世乏周郎，无从顾曲”之叹，姑且存疑可也。“前驱”句则为此词写于出仕之后的确证（详见注中），词写行役，既谓“楚天未晓”，又谓“自古凄凉长安道”，则知其为庆历六年（1046）秋离湖南道州任赴陕西华阴任时所作。词上片写行役苦况，下片抒念远之情。“一枕”二句写鸡鸣唤觉“好梦”，为下片抒情张本。“匆匆”二句写策马登途，惟见“淡烟衰草”而已，将凌晨景色作一总写。“前驱”二句单写鸣珂惊栖鸟，以动衬静，见旅途之寂寞。“冒征程”二句写前程方向，以“长安道”引起客子情怀，既为写实而又富寓意，一击两鸣。“行行”二句谓“又历孤村”，“望中未晓”，与首句呼应，足见登程之早。“念劳生”三句感念“离多欢少”，“叹断梗”六句是对“离多欢少”的具体申说，又与行役相关合。“又争似”二句追慕汴京少年岁月。——此乃柳永词中之流行性感冒，反复如此表达，则难免令人生厌。

注释

〔1〕清宵：清静的夜晚。〔2〕唤觉：唤醒。〔3〕策马：谓扬鞭乘马。策，马鞭。〔4〕淡烟：谓凌晨薄薄的雾气。〔5〕“前驱”句：谓导从在前，风吹马珂鸣。前驱，前导。《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宋代官员出行有导从呵引之制，荆湖南路为节度州，柳永为通判，可有前驱十五人。鸣珂，玉作成的马饰物，风触则鸣。此句为此词写于出仕后曾官湖南之铁证，与少年游湖南词迥别。〔6〕“过霜林”句：谓经过霜染之林，马珂声与马蹄声惊起了树上的栖鸟。据“霜林”，知时间为秋季。此句

以动衬静。〔7〕“自古”句：柳永此时由湖南道州移任陕西华阴，然写此词时仍在湖南境内，故此句为设想去程之语。长安道，本汉乐府《横吹曲》名，梁元帝、陈后主、李白、白居易等等都写有此曲。内容多写长安道上景象与客子情怀，亦有感情凄凉者，如白居易《长安道》云：“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8〕“行行”句：意为走呀走呀，只见又经过一个山僻的孤村。〔9〕“楚天阔”句：楚天十分辽阔，一眼望去，天色仍未明。望中，谓视野之内。据此句，知柳永其时仍在湖南境内。〔10〕念劳生：思量起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劳生，劳累的一生。《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后以劳生谓辛苦劳累的生活，此指劳累的一生。宋王禹偁《惠山寺留题》：“劳生未了还东去，孤棹寒蓬宿浪花。”〔11〕“惜芳年”句：可惜的是正当壮岁时的美好年华，却消耗在行役之中。〔12〕“叹断梗”句：可叹的是行役于道，如风中断梗般难于停下。〔13〕暮云渐杳：谓天色昏暗，暮云也渐渐消逝。杳，消逝，不见踪影。〔14〕争似：怎似。〔15〕瑶京：亦曰玉京、神京，谓京都。

卜 算 子

江枫渐老^{〔1〕}，汀蕙半凋^{〔2〕}，满目败红衰翠^{〔3〕}。
楚客登临^{〔4〕}，正是暮秋天气。引疏砧，断续残阳里^{〔5〕}。
对晚景、伤怀念远^{〔6〕}，新愁旧恨相继。
脉脉人千里^{〔7〕}，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8〕}。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9〕}。
尽无言^{〔10〕}，谁会凭高意^{〔11〕}。纵写得、离肠万种^{〔12〕}，奈归云谁寄^{〔13〕}。

题 解

《卜算子》，清万树《词律》云：“唐骆宾王诗用数目名，人谓之

卜算子。”《乐章集》注歇指调。常体填此调者为四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句两仄韵；柳词则八十九字，前后片各九句四仄韵，为常调之倍。何以歇指调《卜算子》字数倍于常，亦未明其故。正以其字数倍于常调，故亦有称此词为《卜算子慢》者，然《乐长集》仍标为《卜算子》。此词作于庆历六（1046）年秋自湖南移任华州途经岳阳时，以写行役中秋景著称，“江枫”五句写晚秋衰败景象，举“江枫渐老，汀蕙半凋”为词，贴切稳妥，并地舆特点亦点名矣。“引疏砧”句却又忽然宕开，似接续，似不接续。然惟此砧声，始使“对晚景”三句之伤怀念远显得水到渠成，自然之极。下片首三句游子与思妇并写，“两处风情”却被“万重山水”隔断，天各一方，此情何堪。“雨歇”四句又放下思妇，单从游子着笔，谓“谁会”，既深沉而又含蓄。“纵写得”二句为无奈语，亦为情急语，“谁寄”又与上之“谁会”相呼应，如常山之蛇，击守则应其尾耳。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批此词曰：“后阙一气转注，联翩而下，清真最得此妙。”诚知者之言。

注 释

- 〔1〕江枫渐老：江岸上的枫叶渐渐发红。〔2〕汀蕙半凋：沙汀上的蕙草也多半都凋谢了。蕙，香草。〔3〕败红衰翠：总上两句，败红，指渐老之枫叶。衰翠，指半凋之汀蕙。〔4〕楚客：谓宋玉，已详见前注。柳永此次自楚地而来，一语双关。〔5〕“引疏砧（zhēn）”二句：谓在黄昏时分，断断续续传来了山村稀疏的捣衣声。砧，捣衣石。古人写思妇者多用之。宋制，官湖南者不许携家，故因“疏砧”而思家耳。〔6〕伤怀念远：既自己伤怀，又思念远方的妻子。〔7〕“脉脉”句：谓凝视无语，望着远方，而所思念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脉脉，凝视无语貌。此句写远望所思。〔8〕“念两处”句：谓天各一方，虽思念之情相同，却隔着万水千山。此句为进层写法，从游子与思妇两方着笔。〔9〕翠峰十二：巫山有十二峰，洞庭湖

君山亦有十二峰。但观下句“凭高”，巫山不能登，故知此指君山十二峰也。黄庭坚《登岳阳楼望君山》其二：“满川风雨独凭栏，绾解湘娥十二鬟。”即写君山十二峰。〔10〕尽无言：尽管无言。〔11〕谁会：谁能理解。〔12〕离肠：别离之心怀情绪。〔13〕奈归云谁寄：以归云托归心，尤言归心似箭，谁能寄此意呢？奈，怎奈。

引 驾 行

红尘紫陌，斜阳暮草长安道^{〔1〕}，是离人，断肠处，迢迢匹马西征^{〔2〕}。新晴。韶光明媚，轻烟淡薄和风暖，望花村、路隐映^{〔3〕}，摇鞭时过长亭^{〔4〕}。愁生。伤凤城仙子^{〔5〕}，别来千里重行行。又记得临歧^{〔6〕}，泪眼湿、莲脸盈盈^{〔7〕}。消凝^{〔8〕}。花朝月夕，最苦冷落银屏^{〔9〕}。想媚容、耿耿无眠，屈指已算回程^{〔10〕}。相萦^{〔11〕}。空万般思忆^{〔12〕}，争如归去睹倾城^{〔13〕}。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14〕}。

题 解

《引驾行》，此调有五十二字，一百字，一百二十五字三体，此首一百二十五字，前片十五句六平韵，后片十句六平韵，《乐章集》注仙吕调。此词作于庆历六年官华州时。

词上片写行役中景色，下片怀旧念远，极尽反复吞吐之妙。“红尘”四句喟叹昔日之长安繁华不再，行役于此未免伤怀。“新晴”五句为反面敷粉，用眼前美丽之景色反衬行役之苦，结在“时过长亭”，引起离愁别绪。“愁生”三句始及伤怀念远之意。“又记

得”二句写当年汴京离别情景。下片复作宕开之笔,“消凝”三句伤闺人独守空闺。“想媚容”二句又替闺人设想,谓闺人无眠,屈指计程。“相萦”三句复写游子对闺人的思念。“向绣阁”二句想象相见时情景,比起李商隐“合当共煎西窗烛,却话巴山夜语时”,雅俗自见。

注 释

- 〔1〕“红尘”二句:意谓昔日非常繁华的长安道,如今却变得十分萧条。红尘,谓路上所起之尘。紫陌,指京师郊野的道路。斜阳暮草,意谓萧条。
- 〔2〕“迢迢”句:宋时华州属永兴军路,路之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州之治所在郑县(今县已不存,其地相当今华阴与华县之间),辖华阴、郑县、渭南、下邽、蒲城五县,其中惟渭南在郑县西。所谓“西征”,可能是去长安或渭南,由上句长安道观之,则似去长安。
- 〔3〕“望花村”句:谓花草掩映在村庄与道路中间。
- 〔4〕“摇鞭”句:谓骑马过了一个又一个长亭。长亭,古人送别之处。古时道路每十里设一长亭,故亦称“十里长亭”。
- 〔5〕凤城仙子:指汴京佳人。凤城,秦穆公女弄玉吹箫而凤降其城,因号曰丹凤城,其后谓京城曰凤城。
- 〔6〕临歧:歧,歧路。临歧,临分手时。
- 〔7〕“泪眼”句:为“泪眼盈盈湿莲脸”之倒装。莲脸,喻美人脸如莲花。
- 〔8〕消凝:因伤感而出神。
- 〔9〕银屏:镶银的小屏风。室内陈设物,能映人影,亦作房中狎昵之用。白居易《长恨歌》:“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温庭筠《南歌子》:“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欧阳修《蝶恋花》:“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皆能映人之证,亦作房中狎昵物之证。正由于此,此词始谓“最苦冷落银屏”。
- 〔10〕“屈指”句:为替佳人设想语,正所谓“计程今日到梁州”也。
- 〔11〕相萦:谓被思念之情所萦系。
- 〔12〕“空万般”句:尽万般思忆。空,尽。
- 〔13〕“争如”句:承上句,谓尽管万般思忆,怎如归去亲见呢?
- 〔14〕“向绣帏”三句:设想见面后情景。唐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合当共煎西窗烛,却话巴山夜语时。”

望 远 行

长空降瑞^[1]，寒风剪^[2]，淅淅瑶花初下^[3]。
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迤渐迷鸳瓦。好是渔
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4]。满长安，
高却旗亭酒价^[5]。幽雅。乘兴最宜访戴，
返小棹，越溪潇洒^[6]。皓鹤夺鲜，白鹇失素^[7]，
千里广铺寒野。须信幽兰歌断，彤云收尽^[8]，别
有瑶台琼榭^[9]。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10]。

题 解

《望远行》，唐教坊曲名，令词始自韦庄，慢词始自柳永，《乐章集》仙吕调，一百六字，前片十一句四仄韵，后片十二句五仄韵。注此词写长安冬景，为柳词中艺术性较高的一首。

此为咏雪词，“长空”三句泛写雪飘，“乱洒”六句化用郑谷诗，将雪景写得淋漓尽致。“满长安”二句点名地点并渲染雪后之寒。下片首四句看似作宕开之笔，但用访戴典，又与雪紧密关合。“鲜鹤”三句用谢惠连雪赋句，喻雪之白。“须信”三句又从反面落笔写雪。结二句写月与雪交光，画出一幅雪月交光图。全词正反开合，通首清雅不俗，惟嫌袭前人处为多，少独得之妙句耳。

注 释

- [1]降瑞：指降下瑞雪。 [2]寒风剪：寒风扑来。剪，扑来，扑打。
[3]瑶花：即瑶华，玉之美者。此处谓雪花。唐张九龄《立春晨起对雪》：“忽对林庭雪，瑶华处处开。” [4]“乱飘”六句：化用郑谷《雪中偶题》：“乱飘

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迤邐,缓行貌,此指雪慢慢飘落的样子。鸳瓦,即鸳鸯瓦。《三国志·周宣传》:“(魏)文帝问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后随称瓦之成偶者为鸳鸯瓦,简称鸳瓦。白居易《长恨歌》:“鸳鸯瓦冷霜花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江上,因用郑谷诗义而顺及之,非实指“江上”也。

[5]“满长安”二句:谓因天冷而酒价猛涨。长安,此时柳永官华州,故云。旗亭,酒楼。旋旗为酒招,故称。唐刘禹锡《武陵观火》诗:“花县与琴焦,旗亭无酒濡。” [6]“乘兴”三句:用王徽之访戴逵事典。《晋书·王徽之传》:

“(徽之)尝居山阴,雪夜初霁,月色清朗,四望浩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在剡溪,便夜乘小船谒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答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耶!’”小棹,指小船。越溪,指剡溪。潇洒,洒脱不拘,超逸脱俗。

[7]“皓鹤”二句:谓白鹤及白鸬与雪相比,也显得不那么白了。化用谢惠连《雪赋》:“庭鹤夺鲜,白鸬失素。” [8]“幽兰”二句:幽兰,即春兰。彤云,红云,亦即夏云。皆失其

时,故云“歌断”、“收尽”。 [9]瑶台琼榭:台、榭为雪所染,故云。谢惠连《雪赋》:“庭列瑶阶,林挺琼树。” [10]“放一轮”二句:谓月光与雪光交相辉映。

定 风 波

伫立长堤^[1],淡荡晚风起。骤雨歇、极目萧疏,塞柳万株^[2],掩映箭波千里^[3]。走舟车向此^[4],人人奔名竞利^[5]。念荡子、终日驱驱^[6],争觉乡关转迢递^[7]。何意^[8]。绣阁轻抛^[9],锦字难逢^[10],等闲度岁^[11]。奈泛泛旅迹^[12],厌厌病绪^[13],迩来谙尽,宦游滋味^[14]。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15]。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16]。

题解

《定风波》，见前《定风波·自春来》注，然与前词宫调又不同，前《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此则注双调，且字数亦不同，此则一百五字，前片九句四仄韵，后片十二句五仄韵。柳永在华州任大约不到半年，至庆历七年（1047）春，又由陕西赴苏州任职。此词为离陕西赴苏州之作，观其“塞柳”，“箭波”，“舟车”云云可知。其尤可注意者，凡柳永写于外地之词，多思念汴京之美女，而《定风波》词结尾却谓“纵写香笺，凭谁与寄。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用孟光典，表示对妻子之思念，这在柳永词中极为罕见。如前所述，成都、道州均为边远之地，依制不许携家室。而华州并非边远之地，盖因至华州不久，尚未及迎家又移任故耳。

词以抒情为主，兼及写景。“伫立”二句交代时间与地点。“骤雨”三句写关河景色，以引起抒情。“走舟车”二句乃由“箭波”而直接生发之感慨，接续自然。“念荡子”三句又归到自己，有厌倦仕途之意。“何意”四句从对面着笔，写轻抛妻子，家信难逢。“奈泛泛”四句又回到旅途，抒发宦游之苦。“此情怀”二句与何意四句相呼应，谓已信难达。“算孟光”二句直承上文，谓因书信难达而妻子不了解自己之憔悴。全词在展转反复中抒发其伤怀念远之情，殊觉深沉。

注释

〔1〕“伫立”句：久久地站立在长堤上。从词义看，此“长堤”当为由渭河入黄河之长堤。〔2〕塞柳：要塞之处的柳树。《尚书·泰誓序》：“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xiāo）。”孔传：“崤，晋要塞也。”宋于河堤栽柳树，以固河堤并供行人遮阴。此当指潼关附近黄河河堤上之柳树。

[3]箭波:形容急波如离弦之箭。指黄河出龙门之波,典出《诸子集成·慎子逸文》:“河之下龙门,其流,驶如竹箭,驷马追,弗能及。” [4]“走舟车”句:意谓遇陆乘车,遇水乘船。 [5]“人人”句:由黄河之急波,联想到人世间的奔名竞利。 [6]“念荡子”句:想起自己为作官而成年累月奔波于途。荡子,犹“游子”,指辞家远游的男子。《古诗·青青河畔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文选》李善注:“《列子》曰: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唐杜甫《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诗:“参卿休坐幄,荡子不还乡。”驱驱,奔走辛劳于道路。 [7]“争觉”句:只觉得故乡反而疏远了。只觉。争,只。与“争奈”之“争”不同,不能训“怎”。乡关,犹“故乡”。柳永以汴京为故乡。迢递,遥远。此处谓疏远。 [8]何意:为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承上启下。 [9]绣阁轻抛:指远离家室。 [10]锦字难逢:谓收不到家书。唐宋时驿站只发送公文,私人信件只能靠人传捎,故古人常发乎为家书难逢之叹。 [11]“等闲”句:犹云“白白度岁”。 [12]“奈泛泛”句:怎奈成年行旅之外,到处漂浮。泛泛,飘游,飘浮。 [13]“厌厌”句:无精打采,情绪若病人一般。 [14]“迩来”二句:近来经受尽了宦游的滋味。谙,经受。 [15]“此情怀”二句:像如此落寞的情怀,即使用最好的纸来写家书,恐怕也难以为情;况且即使写了,又凭借谁来捎呢?香笺,对纸的美称,此指家书。 [16]“算孟光”句:料想妻子如孟光之贤,又怎能知道我为了她而憔悴呢?算,料想。孟光,梁鸿妻,侍梁鸿举案齐眉,后世传为美谈。《后汉书·梁鸿传》:“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如得贤如伯鸾者。’鸿闻而聘之。……每归,妻不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争得,怎得。继日,日继一日。

临江仙引

上国^[1]。去客^[2]。停飞盖,促离筵^[3]。长安
古道绵绵^[4]。见岸花啼露^[5],对堤柳愁烟^[6]。物

情人意，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7]。醉拥征
骖犹伫立^[8]，盈盈泪眼相看。况绣帏人静^[9]，更
山馆春寒^[10]。今宵怎向漏永^[11]，顿成两处孤
眠。

题解

《临江仙引》，据《临江仙》作为引曲，调创自柳永，《乐章集》注南吕调，七十四字，前片十句两仄韵四平韵，后片六句三平韵。词为庆历七年（1047）离陕西赴苏州之作，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上国”三句写离陕而去并匆促参加离宴，音节短促，见其去之速。“长安”三句写行役所见之景，曰“啼”曰“愁”，情自在其中。“向此”二句吊古怀今。“醉拥”二句写泪眼远望。“况绣闱”四句从游子与闺妇两方着笔，曰“人静”曰“春寒”，曰“漏永”曰“孤眠”，其情可知。

注释

- 〔1〕上国：泛指京都以西地区，此处指长安。〔2〕去客：谓离开陕西。
- 〔3〕“停飞盖”二句：停下如飞的车子，匆促参加送别的宴会。盖，指车盖。以柳永行程观之，此词当写于出陕西至陕州时。宋有地方官迎送过路官之制，所谓离宴，当指陕州知州送别柳永之宴。〔4〕长安古道：宋时入长安之道有二：一为自陕州湖城县（今河南芮城县南）入潼关，二为自武关（今陕西丹凤至商南之间）入商州。从上首词所写内容看，柳永此次出陕当先由水路而后由陆路，故知此处之所谓“长安古道”当指湖城至巩县包括古函古关、骹山在内的一段路程。〔5〕岸花啼露：谓河岸之花尤带着朝露。据此知为早行之景。〔6〕堤柳愁烟：谓河堤上的垂柳与春天之烟景。愁，当为思古之愁，据下句可知。〔7〕“物情”三句：因函古关与骹山乃历代征战之地，故云。物情，景物之情。人意，指因“物情”而产生的感慨。〔8〕“醉

拥”句：谓带着几分醉意停马伫立观望。拥，谓勒住满马辔让马停下。骖，旁驾之马，此处泛指马。〔9〕“况绣纬”句：此句写思妇，亦即柳永之妻。绣纬，指闺阁。〔10〕“更山馆”句：此句写游子，即柳永自己。山馆，指山野偏僻地方之客馆。〔11〕漏永：夜永。

洞 仙 歌

乘兴，闲泛兰舟^{〔1〕}，渺渺烟波东去。淑气散幽香^{〔2〕}，满蕙兰汀渚^{〔3〕}。绿芜平畹^{〔4〕}，和风轻暖^{〔5〕}，曲岸垂杨，隐隐隔、桃花圃^{〔6〕}。芳树外，闪闪酒旗遥举^{〔7〕}。羁旅^{〔8〕}。渐入三吴风景^{〔9〕}，水村渔市。闲思更远神京^{〔10〕}，抛掷幽会小欢何处^{〔11〕}。不堪独依危樯^{〔12〕}，凝情西望日边^{〔13〕}，繁华地、归程阻。空自叹当时，言约无据。伤心最苦。伫立对、碧云将暮^{〔14〕}。关河远^{〔15〕}，怎奈向、此时情绪^{〔16〕}。

题 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此调有令词，有慢词。令词自八十三字至九十三字不等；慢词自一百十八字至一百二十六字不等。《乐章集》注仙吕调，一百二十三字，前片十一句四仄韵，后片十四句八仄韵。柳永曾两次至苏州，然第一次自汴京来，不应谓“关河远”。既谓“关河远”，又谓“渺渺烟波东去”，“渐入三吴风景”，显然作于庆历七年春离陕而将至苏州时。“乘兴”三句写泛舟东去，只作平叙之笔。“淑气”六句写行役所见之景，由今及远，细致简练，美丽如画，为以下抒情作充分铺垫。“羁旅”三句总收上片写

景并点名地点。“闲思”二句念远。“不堪”三句写远望，情景并及。“空叹”三句复回到念远。“伫立”三句写对景伤怀。

注 释

- 〔1〕闲(jiān)泛兰舟：近来乘船。闲，同“间”，近来。《左传·成公十六年》：“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闲蒙甲冑，不敢拜命。”杜预注：“闲，犹近也。”兰舟，即木兰舟，言舟之华贵。
- 〔2〕“淑气”句：谓春天的温和之气散发出一股幽香。淑气，温和之气。
- 〔3〕满蕙兰汀渚：即“蕙兰满汀渚”之倒。意谓满汀渚的蕙兰，使空气中也充满了和淑幽香之气。
- 〔4〕“绿芜”句：谓一眼望去，原野一片绿色。平畹(wǎn)：犹云平川。畹，古代衡量地面积之单位，或以三十亩为一畹，或以十二亩为一畹，或以三十步为一畹，说法不一。
- 〔5〕轻暖：微暖。
- 〔6〕“曲岸”二句：此写舟行所见，谓透过曲岸上的垂杨，可隐隐约约看见岸旁的桃花园。曲岸，曲折的河岸。垂杨，即垂柳。古人将杨柳混称。桃花圃，即桃花园。
- 〔7〕“芳树外”二句：谓透过垂柳，可以看见远处的酒旗在风中高举飘扬。
- 〔8〕羁旅：客居异乡。《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敢辱高位？’”杜预注：“羁，寄；旅，客也。”柳永自庆历三年后，一直在外地为官，故云。
- 〔9〕“渐入”句：谓渐渐进入苏州境域。三吴，宋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以苏、常、湖为三吴。
- 〔10〕“闲思”句：近来更常常想起远在天边的汴京。
- 〔11〕抛掷：抛却。
- 〔12〕危檣：高高的船桅。
- 〔13〕“凝情”二句：谓含情凝视着遥远的汴京，何时才能回去呢？日边，指汴京。《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此处谓汴京远不可及。归程阻，归程被阻隔。
- 〔14〕“伫立”句：谓面对着天边的碧云伫立了很久，一直到傍晚时分。
- 〔15〕关河远：谓路途遥远。
- 〔16〕怎奈向：即怎奈，如何奈。向，语助词，无实意。

永 遇 乐

天阁英游^[1]，内朝密侍^[2]，当世殊荣。汉守分麾^[3]，尧庭请瑞^[4]，方面凭心膺^[5]。风驰千骑^[6]，云拥双旌^[7]，向晓洞开严署^[8]。拥朱幡、喜色欢声，处处竞歌来暮^[10]。吴王旧国^[11]，今古江山秀异，人烟繁富。甘雨车行^[12]，仁风扇动^[13]，雅称安黎庶。棠郊成政^[14]，槐府登贤，非久定须归去^[15]。且乘闲、孙阁长开^[16]，融樽盛举^[17]。

题 解

《永遇乐》，晁补之填此词调名《消息》。宋末遗民周密《天基节排当乐次》云：“乐奏夹钟宫，第五盏，麝(bì)篋(lì)(古乐器名)起《永遇乐慢》。”宋晁补之《琴趣外篇》之《消息》注云：“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此调有平仄两韵体，仄韵始于柳永，平韵始于南宋陈允平。此词《乐章集》注歇指调，一百四字，前后片各十一句四仄韵。此为赠苏州太守滕宗谅之作，宋又有见任官不许离境之制，足以证明此年柳永亦移任苏州。滕宗谅为柳永中进士时之封印卷首官，是柳座主之一，其来苏州为巧合，抑或为滕所援引，未能确知。词极铺叙之能事，对赠主亦赞颂有加。“天阁”三句写赠主为皇帝今臣，“汉守”三句写赠主之战功，“风驰”三句写赠主在苏州为官之气魄与场面，“拥朱幡”二句谓赠主官声极好。下片首三句始点明地点并对苏州美景作以描述。“甘雨”三句复赞颂赠主德政，“棠郊”三句谓赠主不久定当大用，“且乘闲”二句又颂

扬赠主。此词虽一味颂扬赠主,但词开合有度,笔墨凝练,叙事闲雅,堪称佳作。

注 释

〔1〕“天阁”句:意谓曾作过天章阁学士或待制一类的官。宋代的杂学士(即翰林学士以外的学士)虽为加官(亦曰帖职),但此类加官的有无,却对寄禄官的升擢以及差遣的是否遽要至关重大。进入学士行列,也就进入了侍从行列。天章阁,奉安宋太宗御书处。《宋史·真宗纪》:“天禧四年(1020),丁谓等请作天章阁奉安御书。”〔2〕内朝密侍:谓皇帝近臣。密侍,谓太监与宠臣,此指宠臣,亦即近侍之臣。宋代将官分为京官与朝官两大类,在朝官范围内,又分升朝官、侍从官、执政官,进入侍从官后,也就算是显宦了,故下句接云“当世殊荣”。〔3〕汉守分麾:意谓像汉代的班超一样,曾建立过边功。麾,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4〕尧庭请瑞:意谓曾被朝廷命以重要职位,为镇守边关之重臣。《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注:“瑞,符节,以发兵。”尧庭请瑞,意谓在皇帝面前得到发兵征讨的命令。〔5〕“方面”句:意谓将一方面的战事,委任给心腹之臣。心膂,心腹。《尚书·周书·君牙》:“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6〕风驰千骑:谓人马奔驰如飞。风驰,谓速度迅速如风。千骑,谓人马很多。此处指大官出行时之扈从。〔7〕双旌:武官出行的仪仗。〔8〕“向晓”句:意谓到了早晨坐衙时,只见警卫森严的官署门大开。向晓,到晓。洞开,敞开。严署,戒备森严的官署。宋代知州,有文官为之者,亦有武官为之者。同为知州,则门卫仪制决然不同。〔9〕朱幡:贵者所乘之车。幡,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朱,谓车涂以朱色。《宋史·舆服志》:“朱辂皆朱质,朱盖,朱旗旛。”〔10〕竞歌来暮:意谓官声极好,百姓们都相见恨晚,唱起了《来暮歌》。《后汉书·廉范传》:“建初中,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向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

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来暮歌》，亦称《来暮谣》。

〔11〕吴王旧国：指苏州，因战国时吴国曾建都于此，故云。〔12〕甘雨车行：即甘雨随车，意谓好官一到任，久旱即逢甘霖。谢承《后汉书》：“百里嵩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传车所经，甘雨辄注。”后世称颂地方官吏德政，多用“甘雨车行”之语。〔13〕仁风扇动：意谓在地方实行仁政。《晋书·袁宏传》：“时贤皆集，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柳宗元《阳城遗爱碣》：“昔公之来，仁风扇扬。”〔14〕棠郊成政：意谓像召伯一样得到百姓的爱戴。召伯巡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因赋《甘棠》诗。棠郊成政，即指此。〔15〕“槐府”二句：意谓宰相要选用人才的时候，一定会选中你。宋代除官分堂除与吏部除：大官由宰相与执政官在政事堂议定而除，谓之堂除；一般官员则由吏部出缺，然后待阙而除，谓之吏部除。槐府，谓三公之署，古以三槐九棘定三公九卿之位。沈括《梦溪笔谈》：“学士院第三厅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牾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予为学士时目睹此事。”故宋时称宰相为槐府。〔16〕孙阁长开：意谓礼贤下士，开阁延贤。《汉书·公孙弘传》：“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孙阁，即公孙弘阁。〔17〕融樽盛举：意谓像孔融一样，好与人饮宴同乐。《后汉书·孔融传》：“（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尝叹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双 声 子

晚天萧索^{〔1〕}，断蓬踪迹^{〔2〕}，乘兴兰棹东游^{〔3〕}。
三吴风景，姑苏台榭^{〔4〕}，牢落暮霭初收^{〔5〕}。夫差
旧国^{〔6〕}，香径没^{〔7〕}、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
惟闻麋鹿呦呦^{〔8〕}。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

王取霸无休^[9]。江山入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10]。验前经旧史^[11]，嗟漫载、当日风流^[12]。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题解

《双声子》，柳永自制曲，其后再无人以此调填词者，《乐章集》注林钟商，一百四字，前片十一句四仄韵，后片十句四仄韵。前词《洞仙歌》谓“渐入三吴风景”，此词则谓“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显然为已到苏州之作。在柳词中，怀古词极少，此即其一。词上片写景，“晚天”三句写行役踪迹，淡淡叙来。“三吴”三句写姑苏萧索之景，为以下感慨作铺垫。“夫差”五句寓怀古于写景之中，单拈出吴王当年为西施专造的香径，为下片咏西施之事作引。下片专咏西施事，贯穿了“美人误国”的题旨。“想当年”三句感慨吴越争霸，着一“空”字，其义自见。“江山”三句谓吴王曾称雄一时，却反而输给了范蠡的美人计。“验前经”二句复叹吴王争霸是空风流一时。“斜阳”二句回到当前景色，收束全词。

注释

- 〔1〕“晚天”句：谓晚来天气萧索。〔2〕断蓬踪迹：谓行踪无定如断蓬般。
- 〔3〕兰棹东游：谓乘着木兰木所作之舟，宦游于苏州。兰棹，木兰木所作之棹，此处名词动用，谓乘船。游，谓宦游，非“游览”、“旅游”之“游”。
- 〔4〕姑苏：山名，在江苏吴县西南。或作姑胥，又作姑余。姑苏台在其上，吴王夫差所造，或谓吴王阖庐所造，又称胥台。隋因山名州，故称吴县为姑苏。此处指苏州。
- 〔5〕牢落：犹云寥落。稀疏零落貌。《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牢落陆离，烂漫远迁。”李善注：“牢落陆离，群奔走也。”

牢落,犹寥落也。” [6]夫差旧国:即苏州,因吴王夫差曾都于此,故云。

[7]香径:即采香径,已见前注。 [8]“繁华”三句:谓当年的繁华已不复

存在,惟闻鹿鸣而已。 [9]“想当年”二句:当年吴王曾争霸诸侯,故云。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夫差七年,北伐齐、鲁;十四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称霸中国。 [10]“翻输”句:范蠡为春秋时楚人,仕越。吴越

争霸时,范蠡曾送西施入吴。据传,越灭吴后,范蠡与西施驾扁舟泛游五湖。后人入齐,变姓名为鸱夷子皮,经商致富。居陶,自号陶朱公。世传此说出于汉袁康、吴平《越绝书》,然查今四库全书本《越绝书》无此载,盖讹传。

[11]验前经旧史:谓检验前经旧史所载吴越争霸事。前经,指《春秋》及《春秋左氏传》等。旧史,指《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 [12]当日

风流:指吴王当日争霸。

西 施

苙罗妖艳世难偕^[1]。善媚悦君怀^[2]。后庭
恃宠,尽使绝嫌猜^[3]。正恁朝欢暮宴^[4],情未
足,早江上兵来^[5]。捧心调态军前死^[6],罗
绮旋变尘埃^[7]。至今想,怨魂无主尚徘徊^[8]。
夜夜姑苏城外^[9],当时月,但空照荒台^[10]。

题 解

《西施》,柳永自制曲,因咏西施而得名,《乐章集》注仙吕调,七十三字,前片七句四平韵,后片七句三平韵。当与前首作于同时,其“美人误国”、“美人祸水”的题旨更为明显。与上片不同的是,词人撇开了吴越争霸这一历史事实,专在西施身上作文章。“苙罗”二句谓西施美丽无双,善于媚主。“后庭”二句谓西施恃宠反间。“正恁”三句谓西施招来越国之兵,给吴国造成战乱。“捧

心”二句谓西施捧心调态的结果是军前死。“至今”二句谓西施只能作得个无主冤魂。“夜夜”二句以姑苏荒凉夜景结束咏叹。所谓“女人误国”、“女人祸水”，这是自古直至清代的封建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柳永所以能发乎“女人祸水”的感叹，恐怕是与因忤仁宗而仕途不济有关，系借题发挥，以抒胸中块垒的。联系及此，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注 释

- 〔1〕“苧罗”句：谓苧罗村西施的漂亮是世上没有人能比的。《吴越春秋》：“越得苧罗村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妖艳，艳丽。世难偕，即世难双，世上无双。
- 〔2〕“善媚”句：谓西施善于向君王献媚取宠。媚悦，献媚取悦。君，指吴王夫差。此为古代文人之传统看法，然于事实无征。
- 〔3〕“后庭”二句：谓西施入吴后，仰仗吴王夫差的宠爱，用反间计，使吴国君臣之间互相猜疑。此亦于史无征。
- 〔4〕正恁：正如此，这般。
- 〔5〕“早江上”句：谓越王勾践兵来，吴遂灭。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夫差二十三年十一月越灭吴。
- 〔6〕“捧心”句：谓西施扭捏作态，最后还是死在军中。调态，作态。军前死，世传《吴越春秋》以为吴亡，沉西施于江。《越绝书》以为吴亡，西施复归范蠡，相与游五湖。柳永在此词中持前说，故曰“军前死”。
- 〔7〕“罗绮”句：谓美色难永，如西施之妖艳，亦很快色衰而化为乌有。旋变，选即变成，很快变成。
- 〔8〕怨魂：指西施之魂。
- 〔9〕姑苏：即苏州。
- 〔10〕荒台：指姑苏台，亦称胥台。相传姑苏台乃吴王为西施所造，故云。

瑞 鹧 鸪

全吴嘉会古风流^{〔1〕}。渭南往岁忆来游^{〔2〕}。

西子方来，越相功成去，千里沧江一叶舟^{〔3〕}。

至今无限盈盈者，尽来拾翠芳洲^[4]。最是簇簇寒竹，遥认南朝画、晚烟收。三两人家古渡头^[5]。

题 解

《瑞鹧鸪》，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唐除歌词多五言诗或七言诗，今存者只《瑞鹧鸪》七言八句诗，犹依字易歌也。”《瑞鹧鸪》原本七言律诗，因唐人歌之，遂成词调。冯延巳词名《舞春风》，陈彭年词名《桃花落》，尤袤词名《鹧鸪词》，元丘长春词名《拾菜娘》，……皆七言八句也，自柳永有添字体，自注般涉调；有慢词体，自注南吕宫；皆与七言八句者不同。此词《乐章集》注般涉调，为添字体，即前片第三句添两字，后片第二句减一字，第三句添一字，全词六十四字，上下片各三平韵。词开头即曰：“全吴嘉会古风流。渭南往岁忆来游。”足以证明苏州之任紧接华州之任。《洞仙歌》为刚进入苏州之作，又谓“和风轻暖，曲岸垂杨，隐隐隔、桃花圃。芳树外，闪闪酒旗遥举。”可证柳永入苏州在春季，《瑞鹧鸪》又曰“最是簇簇寒竹，遥认南朝画、晚烟收”则似乎又写秋季。从此中亦可约略看出，柳永在苏州不会是忽忽过客，其苏州任当在一年以上乃至数年。此词既有“渭南往岁忆来游”句，而“往岁”乃泛指过去的岁月，究竟岁月几何，则为不定语气。故知其起码作于庆历八年（1048）乃至皇祐元年（1049）间。词亦是咏史，借苏州景物而咏西施事。“全吴”二句交代事由，谓吴为佳丽之地，往岁在陕西即曾有来此宦游之兴。“西子”三句以极其简练概括的笔墨，总结了吴越争霸，范蠡献美人计成功的历史事实。“至今”二句谓时世变迁，物去人非，芳洲仍在，而西施却早已作古。“最是”三句谓当年争霸之处，惟余“寒竹”、“晚烟”、“古渡”

而已。

注 释

- [1]“全吴”句：谓苏州是整个吴地的最嘉都会，自古风流，以至于今。
- [2]“渭南”句：谓往岁在华州时，即曾向往至苏州宦游。
- [3]“西子”三句：用越灭吴后范蠡携西施泛游五湖事。西子即西施；越相，谓范蠡。千里，言其广阔无垠。意谓范蠡在越灭吴后，别句（勾）践而携西施泛游五湖。沧江，江水，以江水呈苍色，故称。沧江，犹云沧波、沧洲。为避免与“舟”字音重，故云“江”。此指五湖。沧江一叶舟，即指范蠡驾舟隐去。
- [4]“至今”二句：意谓至今还有许多漂亮的女子，仍然像当年的西施一样，到洲边拾翠嬉游。寓物是人非之意。拾翠芳洲，用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典：“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谓女子春日嬉游，拾翠羽以作首饰。
- [5]“最是”三句：意谓当年南朝佳丽地，如今已被“寒村”、“晚烟”、“渡头”所代替。南朝，指南北朝时期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宋、齐、梁、陈四朝。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周贺《送绍康归建业》：“南朝秋色满，君去意如何？帝业空城在，民田坏冢多。”然南朝与苏州无涉，唯取其义而已。

瑞 鸂 鸥

吴会风流^[1]。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2]。
 瑶台绛阙，依约蓬丘^[3]。万井千闾富庶^[4]，雄压
 十三州^[5]。触处青蛾画舸^[6]，红粉朱楼。
 方面委元侯^[7]。致讼简时丰^[8]，继日欢游。襦
 温袴暖，已扇民讴^[9]。旦暮锋车命驾^[10]，重整济
 川舟^[11]。当恁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12]。

题 解

《瑞鹧鸪》见前《瑞鹧鸪·全吴嘉会古风流》注。然此词调名、字数、押韵均与前词不同。此词《乐章集》注南吕调，八十六字，前片九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五平韵。此亦为赠人词，其赠主特点，又不如后两首《望海潮》、《早梅芳》那么明显，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赠主必为杭帅无疑。综合考察，此词可能作于皇祐元年（1049）正月至二年（1050）十一月范仲淹帅杭时。按宋见任官不许越境之制，柳永此时亦当至杭州为官，至如任何官，则无以确考。

词上片写景，下片赞颂赠主。“吴会”三句总写钱塘风景人物及地理形势。“瑶台”二句谓钱塘人居处筑如神仙宅。“万井”二句谓钱塘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二句写钱塘人游湖之胜。“方面”五句赞颂赠主政绩卓著，民富年丰，人人乐游，得到人民爱戴。“旦暮”五句颂扬赠主不久将被召回朝重用，升任宰相。

注 释

- [1] 吴会(kuài)：指今江苏浙江一带。宋两浙路治所在杭州，古吴越之地均在治域之内，故云。
- [2] “人烟”二句：《宋史·地理志》：“临安府，……崇宁户口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口二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烟好，谓人物风景均好。
- [3] “瑶台”二句：此二句有倒装，即“依约瑶台，绛阙蓬丘。”意谓钱塘人所居之屋舍，华丽得像仙人的居处一样。依约，仿佛。瑶台、绛阙、蓬丘，皆仙人所居之府。蓬丘，即蓬莱。《海内十洲记·聚窟洲》：“蓬丘，蓬莱山是也。”李白《悲清秋赋》：“吾将采药于蓬丘。”
- [4] 万井千间：千家万户。古时十五家为间，间有间门，故云。
- [5] “雄压”句：意谓钱塘所在的杭州，雄居于两浙路的其它州之上。
- [6] “触处”句：谓到处都是盛装的仕女与画船。触处，到处，随处。极言其多。青蛾，谓美丽的眉毛，此指盛装的仕女。
- [7] “方面”句：意谓将一方面地方的军政大事都委任给了有功之大臣。元后，首功而封侯者，《左传·襄公四

年》：“穆叔入晋，晋侯享之金，属肆夏之三。不拜，曰：‘三夏（乐名，即肆夏、韶夏、纳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8〕讼简时丰：谓治理得法，民讼很少，太平盛世，五谷丰登。〔9〕“襦温”二句：见前《永遇乐·天阁英游》阕“竞歌来暮”条注。〔10〕“旦暮”句：意谓早晚朝廷都会有更为重要的任命，让你赶快上路的。锋车，晋傅畅《晋诸公赞》：“高贵乡公性急，请召，欲速。常与司马望、裴秀等讲宴东堂，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北堂书抄》：“追锋车，施通幃，遽则乘之。”锋车，即追锋车。此处指加急快递。意谓朝廷派加急快递命令你回京。〔11〕“重整”句：意谓当命你作宰相。《尚书·说命上》：“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12〕“当恁时”三句：到那时已经是黄沙铺路，等着你回朝作宰相，想留也留不住了。沙堤，唐代专为宰相车马行通而铺筑的沙路。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凡拜相，礼觉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

望 海 潮

东南形胜^{〔1〕}，江吴都会^{〔2〕}，钱塘自古繁华^{〔3〕}。
 烟柳画桥^{〔4〕}，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5〕}。云树
 绕堤沙^{〔6〕}。怒涛卷霜雪^{〔7〕}，天堑无涯^{〔8〕}。市列珠
 玑^{〔9〕}，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迭嶂清嘉^{〔10〕}。
 有三秋桂子^{〔11〕}，十里荷花^{〔12〕}。羌管弄晴，菱歌
 泛夜，嬉嬉钓叟莲娃^{〔13〕}。千骑拥高牙^{〔14〕}。乘醉
 听箫鼓^{〔15〕}、吟赏烟霞^{〔16〕}。异日图将好景^{〔17〕}，归
 去凤池夸^{〔18〕}。

《望海潮》，柳永自制曲，盖因词中写及钱塘潮而取之为名。《乐章集》注仙吕调，一百七字，前片十一句五平韵，后片十一句六平韵。柳永何时离苏州不得而知，但至皇祐五年（1053），柳永又移任杭州。

关于此词本事的最早记载，当为南北宋之交人杨湜的《古今词话》（见附录），杨湜之后转相传录，愈演愈奇，至罗大经之《鹤林玉露》则登峰造极（见附录），于是学人则信而不疑。其实，若细心考察，此词当为赠当时帅杭之孙沔而作。

此词为柳词中名篇，写景优美，气势磅礴，大开大合，铺叙闲雅，真大手笔也。词上片写景，首三句谓钱塘为自古形胜之地，大笔濡染，气势不凡，音调铿锵。以下则撇开“自古繁华”而专写今之钱塘，“烟柳”三句总写钱塘之繁华富庶，用“烟柳画桥，风帘雨幕”八字予一概括，贴切之极。“云树”三句写西湖、海潮、天堑，状其景优形胜。“市列”二句写民富好奢。上片写景由古到今，有远到近，由形胜到民情，层层铺设，层层脱卸。下片重在写西湖，首三句写西湖美景，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予以概括，又点出时令特点。“羌管”三句写杭人男女老幼游盛况。“千骑”二句写赠主游赏。“翌日”二句祝颂赠主不日高升回朝，此乃套语，亦赠人词必不可少者。

注 释

〔1〕东南形胜：谓钱塘为东南形胜之地。时杭州为两浙路帅府所在地，辖府二、州十二，当东南冲要。〔2〕江吴都会：时苏州亦属两浙路，为吴郡，故云“江吴”。都会，人民及货物集散之大都会。〔3〕钱塘：本县名，此从俗谓杭州。本名钱唐，后改钱塘。《钱塘记》：“大海在县东一里，符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一斛者与钱一千。旬月之

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秦置钱塘县,汉魏隋唐皆置县,五代时吴越王又建都杭州,故曰“钱塘自古繁华”。〔4〕烟柳画桥:谓钱塘到处是美景。画桥,古时桥常饰以画,故云。

〔5〕“参差”句:参差,谓杭州依山建筑之高低不齐。十万人家,言其多。馀参前《瑞鹧鸪·吴会风流》。《望海潮·东南形胜》阙“人烟”二句条注。

〔6〕“云树”句:谓烟雾缭绕的沙堤边栽满了杨柳。堤沙,西湖有白堤、苏堤、小新堤。《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亩。”《武林旧事》:“小新堤,淳佑中,赵京尹与(“竹艮口中田心”合成一字)自北新路第二桥至曲院筑堤,以通灵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夹岸花柳,比苏堤,或名赵公堤。”因堤边多沙路,故曰“堤沙”。

〔7〕“怒涛”句:此句写八月钱塘江涨潮,谓怒涛卷来有如霜雪般洁白。

〔8〕天堑(qiàn):天然的壕沟。《南史·孔范传》:“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此处谓钱塘江,以其江面宽阔,故云“无涯”。

〔9〕市列珠玑(jī):谓市面上尽是宝贵的东西。玑,小珠。一说,不圆的珠。

〔10〕“重湖”句:谓湖中有湖,山中有山。重湖,因湖上数堤将西湖分为里湖与外湖,故称。嶺(yǎn),小山。一说,山峰。

〔11〕三秋桂子:秋天的桂花。三秋,谓秋季三月。桂子,桂花。宋之问《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白居易《忆江南》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12〕十里荷花:谓荷花之多。白居易《余杭形盛》:“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13〕“羌管”三句:形容杭人游湖盛况。《武林旧事》记杭人游湖云:“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震动远近。……张武子诗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羌管,即羌笛。弄,显弄,卖弄。菱歌,采菱之歌。嬉嬉,喜笑欢乐的样子。钓叟,渔翁。莲娃,采莲女。娃,漂亮的女子。

〔14〕“千骑”句:谓前呼后拥,牙旗高耸。千骑,形容人马很多。一人一马谓之一骑。高牙,牙旗高举。牙旗,将军之旗。宋制,有以文臣知府、知州者,亦有以武臣知府、知州者。观此处所写场面,当为武臣之知

州者。〔15〕箫鼓：泛指音乐。宋制，长官出游，常有歌妓伴随。

〔16〕吟赏烟霞：谓欣赏美景，饮酒作诗。烟霞，泛指美景。〔17〕图将：画

出。〔18〕凤池：禁中池沼，中书省所在地，已见前注。

早 梅 芳

海霞红^{〔1〕}，山烟翠^{〔2〕}。故都风物繁华地^{〔3〕}。
 谯门画戟^{〔4〕}，下临万井^{〔5〕}，金碧楼台相倚。菱荷
 浦溆^{〔6〕}，杨柳汀洲^{〔7〕}，映虹桥倒影^{〔8〕}，兰舟飞棹，
 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
 征蛮，峻陟枢庭贵^{〔9〕}。筹帷厌久，盛年昼锦，归
 来吾乡我里^{〔10〕}。铃斋少讼^{〔11〕}，宴馆多欢^{〔12〕}，未
 周星^{〔13〕}，便恐皇家，图任勋贤^{〔14〕}，又作登庸
 计^{〔15〕}。

题 解

《早梅芳》，柳永自制曲，《乐章集》注正宫，与别家八十二字前后片各九句五仄韵者不同，此词一百五字，前片十二句四仄韵，后片十二句三仄韵。此为投献词，观词中用事、用典，其赠主必为帅杭而既有“破虏征蛮”战功，又有“峻陟枢庭贵”仕履，还是“归来吾乡我里”者，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细考仍为孙沔。词写夏日风光，知柳永离杭当在皇祐五年（1053）夏秋间。

此词亦写钱塘风物，却与上首不复。全词音调谐美，风格雄奇畅朗。“海霞”三句总写钱塘风景，突出了“海霞红”与“山烟翠”，写出了钱塘的地域特点。“谯门”三句既写了钱塘之人烟富庶，又写了杭帅的武将特征，笔墨简练之极。“菱荷”六句写西湖

景色及杭人游湖情况,仅二十六字,却写了芰、荷、浦溆、杨柳、汀洲、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湖光十一种事物,用笔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下片歌颂赠主,“汉元后”三句歌颂赠主之战功,“筹帷”三句谓赠主衣锦还乡,来帅钱塘。“铃斋”六句谓赠主垂躬而治,政绩卓著,不日又将回朝大用,此为套语。

注 释

- 〔1〕海霞红:杭州近海,故云。〔2〕山烟翠:烟霭将山染得很青翠。
- 〔3〕“故都”句:杭州曾为五代时吴越王建都之地,故称。〔4〕“谯门”句:谓官府门前列着画戟。谯门,建有望楼之城门。画戟,即门戟,因戟上以画饰之,故云。古代宫门及显贵之家,门前列画戟为饰。〔5〕万井:谓千家万户。
- 〔6〕芰(jì)荷浦溆:谓生满芰荷的水边。芰,菱角。浦、溆,均指水边。荷,指荷花,亦即莲花,夏天开花,为红色或白色,有香味。〔7〕杨柳汀洲:长满杨柳的汀洲。
- 〔8〕虹桥:拱桥。已见前注。〔9〕“汉元侯”三句:谓孙沔像三国时张既一样,既有破虏之战功,也有征蛮之战功。元侯,首功而封侯者。详见前《瑞鹧鸪·吴会风流》闕注。汉元侯,指三国时魏将张既。峻陟,很快被进用。枢庭,即枢府,指枢密院。
- 〔10〕“筹帷”三句:谓厌久在军中,壮年衣锦还乡。筹帷,即“运筹帷幄之中”。《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三国志·张既传》:“张既字德容,冯翊高陵人也。……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衣绣昼行”本“衣绣夜行”之反。《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 〔11〕“铃斋”句:谓政绩显着,民风淳朴,争讼很少。铃斋,即铃阁,将帅所居之阁。《晋书·羊祜传》:“(羊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数十人。”韩翃《赠郢州马使君》:“他日铃斋内,知君亦赋诗。”
- 〔12〕宴馆:游宴之馆。〔13〕未周星:不满一年。古人以岁星纪年,岁星每十二年转一周,故谓十二年为“周星”。亦有以一年为“周星”者,如《全唐文》卷六百

七十四白居易《与刘苏州书》：“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岁月易迈，行复周星。”此处取第二义，即不满一年。〔14〕“便恐”二句：意谓恐怕朝廷要按功臣图来任命有功之臣。图任勋贤，《汉书·苏武传》：“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唐代亦效此，图功臣于凌烟阁。〔15〕“又作”句：意谓又作重用的打算，重新任命以更大的官，乃至于是拜相了。登庸，本意为登用人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疏：“畴，谁。庸，用也。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宋以后又称拜相曰登庸。

斗 百 花

飒飒霜飘鸳瓦^{〔1〕}，翠幕轻寒微透^{〔2〕}，长门深锁悄悄^{〔3〕}，满庭秋色将晚。眼看菊蕊，重阳泪落如珠，长是淹残粉面^{〔4〕}。鸾辂音尘远^{〔5〕}。
无限幽恨，寄情空殢纨扇^{〔6〕}。应是帝王，当初怪妾辞辇^{〔7〕}。陡顿今来^{〔8〕}，宫中第一妖娆，却道昭阳飞燕^{〔9〕}。

题 解

《斗百花》，见前《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注，然与前句式押韵不同，此词前片八句三仄韵，后片七句三仄韵。柳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啥说啥，实话实说，惟独此词是个例外。与柳词中别的美人词不同，此词用古代文人惯用而柳永却极罕用的“香草美人”格，来寄托君臣遇合与离异。词用汉武帝陈皇后与汉成帝班婕妤典故，其用意是既隐曲而又显豁的。很明显，柳永在此以陈皇后与班婕妤自况，谓自己当初不该“辞辇”离开汴京，希望得到皇帝重新宠幸，然而却“鸾辂音尘远”，即使“寄情纨扇”，也只能“空殢”，

难以改变“稀复进见”之命运。以飞燕喻奸谗小人。这首词有悔恨,有希望,最终却也成了谶语。此词具体作年莫考,然当作于晚年官苏杭时无疑,暂系于此,以待更考。善于将用事与时景相结合,造成悲怆气势,是本词的最大特点。词首四句用陈皇后事,却用造景设色之法,谓“霜飘鸳瓦”,“轻寒微透”,已觉秋色满庭。“眼看”三句又以时景“菊泪”加以渲染,更觉凄楚动人。然似宕之太远,难以收束,谁知用“鸾辂”句又却收回到陈皇后事,举重若轻,始觉凡大家善宕者亦善收矣。下片又另避蹊径,用班婕妤与赵飞燕事,在对比中显美丑,词旨豁然。

注 释

- [1]“飒飒”句:谓霜飒飒飘在鸳鸯瓦上。飒飒,象声词,指风声。鸳瓦,即鸳鸯瓦,已见前注。
- [2]“翠幕”句:谓轻寒透过翠幕传进屋内。
- [3]“长门”句:汉武帝陈皇后失宠,别禁在长门宫。
- [4]“眼看”三句:以菊花经雨后落泪喻人之失宠后的心情。淹残粉面,指粉面经泪洗而残。
- [5]“鸾辂”句:皇帝的车驾已经走远,再也不见其音尘了。鸾辂,同鸾路、鸾车,天子所乘之车。《礼记·月令》:“天子……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注曰:“鸾路,有虞氏之车,有鸾和之节而饰之以青,取其名耳。”古制,天子之车,四马、八镳、八鸾,铃象鸾鸟声,故名。
- [6]“寄情”句:意谓班婕妤当年失宠后,曾经题诗于纨扇以寄情,但还是未再遇恩宠。班婕妤《纨扇诗》今不存,江淹《效班婕妤〈咏扇〉》诗述其事曰:“纨扇如圆月,出自机中素。化作秦王女,称鸾向烟雾。采色世所重,虽新不代故。窃愁凉风至,吹我玉阶树。君子恩未毕,零落在中路。”空殢,空恋昵。详见前注。
- [7]“应是”二句:指班婕妤辞与汉成帝同辇事。《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城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常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寝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8〕陡(dǒu)顿今来:谓谁能想到如今却猝然发生变化。陡顿,猝然变化。今来,犹云如今。〔9〕“宫中”二句:却说宫中第一个漂亮的,是昭阳宫的赵飞燕。昭阳,汉宫名。飞燕,即赵飞燕。《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然赵飞燕并不居昭阳宫,赵飞燕本传载:“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是明言其女弟(即妹妹)居昭阳宫也。汉刘歆《西京杂记》亦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盖赵飞燕姊妹俱得成帝绝幸,故后世诗人将昭阳与赵飞燕联用。李白《长信宫》诗曰:“月皎昭阳殿,霜清长信宫。”长信宫与昭阳殿对举,显系写班婕妤与赵飞燕事,是以知唐人亦将昭阳殿与赵飞燕联用矣。

临 江 仙

鸣珂碎撼都门晓^[1],旌幢拥下天人^[2]。马
摇金辔破香尘^[3]。壶浆迎路^[4],欢动帝城春^[5]。
扬州曾是追游地^[6],酒台花径犹存^[7]。凤
箫依旧月中闻^[8]。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9]。

题 解

《临江仙》见前《临江仙·梦觉小庭院》注,但与前词宫调虽同字数却不同。此词五十七字,前后片各于第二句减一字,第四句增两字,前后片各五句三仄韵。此词亦为赠人词。统观全词,上阕写京都百姓迎一大官,下阕“追游”此官扬州行迹,词中又用荆王刘贾之典,故知其赠主当为一刘姓刚从知扬州任回到京都者。

查《北宋经抚年表》，自宋太宗太平兴国至哲宗元祐年间，亦即在柳永生齿期间内，刘姓之知扬者，惟刘敞一人而已。词上片首二句写刘敞回京，“马摇”三句写时汴京群众热烈欢迎刘敞。“下片”首三句追忆刘敞在扬州境况，尾二句赞颂刘敞志在边疆，为国立功。

注 释

〔1〕“鸣珂”句：谓马行鸣珂之声，打破了都城破晓的宁静。鸣珂，已详见前注。碎撼，细碎地摇动着。都门，谓汴京之门。赠主自扬州归，此“都门”当为汴京之东门。〔2〕“旌幢”句：谓仪仗队伍簇拥着一位仪表不凡的人。旌幢(chuáng)，大官出行作仪仗用的旗帜。天人，道德才貌出众的人。此处指刘敞。〔3〕“马摇”句：意谓人骑在马上，马缰绳随着马的步子摇动着，穿过了香气扑鼻的京城道路。金辔，饰有金玉之类的马缰绳。破，穿过。香尘，芳香之尘。多指女子之步履而起者。已详见前注。男女拥簇，知其观者之众。〔4〕“壶浆”句：意谓老百姓端着酒浆站在路旁欢迎。《公羊传》：“昭公走之齐，高子执箠食与四脔脯，国子执壶浆，曰：‘吾寡君闻君在外，未就敢致糗以从者。’”《孟子·梁惠王下》：“箠食壶浆以迎王师。”壶浆，壶里盛着酒浆。〔5〕“欢动”句：帝城之春欢声雷动。〔6〕“扬州”句：扬州曾是寻胜宦游之地。追游，寻胜宦游。谓刘敞曾知扬州。〔7〕“酒台”句：谓刘敞知扬时之酒台花径尚且存在。酒台，供饮宴的亭台楼榭。花径，花间小路。〔8〕“凤箫”句：似乎还依旧能听到当年在扬州时的美人箫声。凤箫，指秦穆公女弄玉吹箫成凤声，随风而去事。〔9〕“荆王”二句：意谓如当年的荆王一样，有建功立业的壮怀。荆王，指西汉荆王刘贾。《汉书·刘贾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汉王败成皋，北度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贾将二万人，骑数百，击楚，度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肃肃荆王，董我三军。”荆王魂梦，谓英雄之梦，建功立业之梦，非才子佳人之梦。岭头云，有别于巫山之云，承上文，故云。杜甫《南楚》：“无名江上草，

随意岭头云。”李益《扬州送客》：“闻道望乡闻不得，梅花暗落岭头云。”对此数句，有学人以楚襄王梦朝云释“荆王魂梦”，以巫山云雨释“岭头云”，《汉语大词典》亦据柳永此数句，作为“指恋爱故事中的男子”的例句，与全词意境不侔，误甚。此词为赠刘敞者，刘敞自扬州移任郓州（今山东须城），为京东西路帅府所在地，亦为宋时边防要地，故云“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

黄 莺 儿

园林晴昼春谁主^[1]。暖律潜催^[2]，幽谷暄和，黄鹂翩翩，乍迁芳树^[3]。观露湿缕金衣^[4]，叶隐如簧语^[5]。晓来枝上绵蛮^[6]，似把芳心^[7]、深意低诉。无据。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8]。恣狂踪迹^[9]，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10]。当上苑柳浓时^[11]，别馆花深处^[12]。此际海燕偏饶，都把韶光与^[13]。

题 解

《黄莺儿》，柳永自制曲，因咏黄莺儿，取以为名。《乐章集》注正宫，九十六字，前片十句四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此为咏物词而寓意豁然。词首即开宗明义提出了“园林晴昼春谁主”的问题，大有英雄失路，依天长叹之势。是问语，但答案却是明确的，即“黄鹂”虽巧舌如簧，“游蜂”虽雾吟风舞，却只能“恣狂”于一时；至于“上苑柳浓”、“别馆花深”之处的“韶光”，却是专留给“海燕”的。清黄蓼园别作他解，在《蓼园词评》中谓：“翩翩公子，席承恩宠，岂海岛孤寒能与伊争韶光哉？语意隐有所指，而词旨颖发，秀气独饶，自然清隽。”亦可参。综观词义，不作于少年未第之时，即

作于老年失意之时。

注 释

〔1〕春谁主：意谓谁是春天的主人，是什么象征着春天的到来。

〔2〕“暖律”二句：意谓春天阳气上升，暗催百卉萌生，连幽谷也开始变暖。律，即十二律。阳者为律，黄种、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律；阴者为吕，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吕；律吕合谓之十二律。《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初学记》卷十五引《乐纬》曰：“六律：黄种（十一月）、太簇（正月）、姑洗（三月）、蕤宾（五月）、夷则（七月）、无射（九月）。六吕：大吕（十二月）、夹钟（二月）、中吕（四月）、林钟（六月）、南吕（八月）、应钟（十月）。阳为律阴为吕总谓之十二月律。”律为阳，故谓之“暖律”。古人以为吹律可使温气至，刘向《别录》曰：“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而温气至，堪黍，今谓之黍谷。”幽谷，幽深的山谷。暄和，暖和。

〔3〕“黄鹂”二句：因为天气变暖了，黄莺也翩翩飞来，从幽谷迁于乔木。黄鹂，即黄莺，亦名黄鸟。为候鸟，春来秋去，鸣声动听。

〔4〕“观露湿”句：春露沾湿了黄鹂的羽毛。缕金衣，缀以金饰之衣，亦名金缕衣。此处指黄鹂的羽毛。

〔5〕“叶隐”句：黄鹂美妙的声音从树叶中传出。如簧，言其巧。《诗经·小雅·巧言》：“巧言如簧。”黄鹂喜栖于叶丛中，故云“叶隐”。南朝梁·何逊《石头答庾郎丹》：“黄鹂隐叶飞，蛺蝶萦空戏。”

〔6〕绵蛮：鸟鸣声。《诗经·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朱熹集传：“绵蛮，鸟声。”

〔7〕芳心：本指女子的情怀，因黄鹂美丽而鸣声动听，故以之为喻。

〔8〕“无据”三句：何以无缘无故地刚从暖烟中来，又趁游蜂而去。因黄鹂为候鸟，故云。无据，无缘无故。此三句即“蛺蝶纷纷过墙去，犹疑春色在邻家”义。

〔9〕“恣狂”句：谓黄鹂与游蜂飞来飞去。恣狂，恣睢狂放。

〔10〕“两两”二句：谓黄鹂与游蜂互相呼唤，成天吟舞于风雾中。雾，指春天淡淡的雾霭。

〔11〕上苑：禁苑，已详见前注。

〔12〕别馆：偏馆，便馆。已详见前注。此指禁苑之别馆。

〔13〕“海燕”二句：意谓偏是海燕独占了春光。偏饶，《诗词曲语词汇释》：“饶，犹添也；连

也；不足而求增益也。燕子为候鸟，春分后北来，秋分后南去。故云“柳浓时”，“花深处”，“偏饶”“韶光”也。韶光，美好的时光。与，用。《诗经·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与。”《管子·海王》：“我未与其本事也。尹知章注：“与，用也。”此处为享用意。然此二句亦有另作别解者：言海燕偏是任凭黄鹂与游蜂独占了韶光。清黄蓼园在《蓼园词评》中即谓：“翩翩公子，席承恩宠，岂海岛孤寒能与伊争韶光哉？语意隐有所指，而词旨颖发，秀气独饶，自然清隽。”即取此义。

受 恩 深

雅致装庭宇^[1]，黄花开淡泞^[2]。细香明艳
尽天与^[3]。助秀色堪餐^[4]，向晓自有真珠露^[5]。
刚被金钱妒^[6]，拟买断秋天，容易独步^[7]。
粉蝶无情蜂已去^[8]。要上金尊，惟有诗人曾
许^[9]。待宴赏重阳^[10]，恁时尽把芳心吐^[11]。陶
令轻回顾。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12]。

题 解

《受恩深》，柳永自制曲，其后再无人以此调填词者。《乐章集》注大石调，八十六字，前片八句六仄韵，后片八句五仄韵。此词作年莫考，为咏菊词。咏物词贵在有寄托，又忌在专寄托，前人所谓“无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者是也，此词之寄托即贵在有意无意之间。词首三句写黄花淡泞，强调其“雅致”，非俗艳之花可比。“助秀色”二句写花珠戴露，更增明艳。“刚被”三句谓菊独占秋色，无与伦比。上片已就菊之雅致明艳作足文章，下片则偏锋劲出：首三句谓轻浮之蜂蝶与菊无缘，惟诗人与菊有特殊的感情，更衬出菊之雅。“待宴赏”二句谓重阳登高，菊始将芳心尽吐与诗

人。“陶令”三句谓应及时赏菊，万勿错过良缘。全词左旋右旋，总不离菊，以高雅为骨，清峭为神，寄托遥深，为柳词中上乘之作。

注 释

- 〔1〕“雅致”句：谓菊花之高雅，完全可以用来装点庭院。雅致，高雅脱俗的情致。自陶渊明咏菊之后，古代文人将高雅脱俗寄情于菊，故云。庭宇，庭院。
- 〔2〕“黄花”句：谓菊花开得淡雅。淡泞(zhù)，清新明净。唐白居易《送客回晚兴》诗：“参差乱出山，淡平泞江静。”
- 〔3〕“细香”句：谓菊花细细的清香与鲜明美丽，完全是天公赋予的。明艳，鲜明美丽。
- 〔4〕秀色堪餐：形容秀美异常。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
- 〔5〕“向晓”句：到了早晨，菊花上自会有露水如珍珠。真珠，今通作“珍珠”。向晓，到晓
- 〔6〕“刚被”句：谓菊花颜色之黄，偏偏被金钱所嫉妒。刚，偏偏。隋炀帝《效刘孝绰忆诗》：“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妒，嫉妒。
- 〔7〕“拟买断”二句：意谓占尽秋色，独一无二。买断，独占，占尽。独步，独一无二。
- 〔8〕“粉蝶”句：意谓驱春的粉蝶与蜜蜂是不会光顾秋天的。菊开时已无蜂蝶，故云。此以蜂蝶喻趋时之俗。
- 〔9〕“要上”二句：意谓要在尊前月下作为吟唱的对象，只有陶渊明这样雅致清高的诗人才会称许。此句颂扬菊花的清高。金尊，亦作“金樽”，酒樽之美称。许，称许，赞许。
- 〔10〕“待宴赏”句：等到重阳节宴赏的时候。重阳，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阳数相迭，故曰重阳。魏晋后，习俗于此日登高游宴，九月有赏菊之俗，故云。晋周处《风土记》：“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
- 〔11〕“恁时”句：九月有赏菊之俗，重阳节又谓之菊节，故云。上五句谓菊花避俗就雅，趋时之蜂蝶厌弃菊花，只有雅士才能领会菊花的清高。或有所寄托，亦未可知。
- 〔12〕“陶令”三句：此为倒装句，意谓当及时清赏，不要等到秋去冬来，那时候冷烟寒雨，菊花就会憔悴东篱，即使陶渊明再来赏菊，也只能是空回顾，无悠然之兴。陶令，指陶渊明，因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故称。

玉 蝴 蝶

淡荡素商行暮^[1]，远空雨歇，平野烟收^[2]。
 满目江山，堪助楚客冥搜^[3]。素光动、云涛涨
 晚^[4]，紫翠冷、霜巘横秋^[5]。景清幽，渚兰香榭，
 汀树红愁^[6]。良俦^[7]。西风吹帽，东篱携酒，共
 结欢游^[8]。浅酌低吟，坐中俱是饮家流。对残
 辉、登临休叹^[9]，赏令节、酩酊方酬^[10]。且相留，
 眼前尤物^[11]，盏里忘忧^[12]。

题 解

《玉蝴蝶》，见前《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注，此词为重阳词，作年莫考。“淡荡”三句总写暮秋雨后天景。“满目”二句由宋玉发端，引起悲秋情绪。“素光”二句写云涛收起，秋山远横，形象简洁。“景清幽”三句总收写景，复又景中含情。下片写重阳良朋欢聚，又时时点出节气特点。“良俦”四句举重阳典，写良朋欢聚时之热闹与风流倜傥。“浅斟”二句写饮酒赋诗。“对残晖”二句借暮景为题，谓莫作牛山之叹，应一醉方休。“且相留”三句谓应及时行乐。节序词不容易写好，往往应时纳声而已。此词在柳词中亦算不上最上乘，但却善状秋景，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清新可喜。

注 释

〔1〕“淡荡”句：谓已将近散淡的暮秋。淡荡，散淡。商，五音之一，于四时为秋，故称秋为商、素商、商秋。详见前注。行暮，行将晚。〔2〕“远空”二句：遥远的天空雨住了，平野的雾霭也渐渐收起。〔3〕“满目”二

句:犹云满目秋景,可助发离乡之人的悲秋情绪。楚客,指宋玉。因宋玉为楚人,其九辩首句即曰“悲哉秋之为气也”,故后人以宋玉为悲秋悯志的代表人物。冥搜,苦苦搜求,此指搜求悲秋情绪。〔4〕“素光”句:谓月光在傍晚云涛收起时涌动的缝隙中漫漫移动,素光,指月光。云涛涨,指雨住后云涛收起时的涨涌。〔5〕“紫翠”句:谓霜天中的群山,到处是一片红青相间的秋色。巘(yǎn),山峰。紫翠,红青相间。因至晚秋,有些树叶已显出红色,有些尚青,故云“紫翠”。〔6〕“渚兰”二句:谓江边的岛屿、小洲与亭台上,到处的树木都红了,不由引起人的秋愁。渚兰,“兰渚”之倒,渚的美称。〔7〕良俦:良朋。〔8〕“西风”三句:意谓朋友们在一起狂欢,以度重阳节。西风吹帽,用孟嘉落帽风流典。《晋书·孟嘉传》载:“九月九日,(桓)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装,有风至,吹(孟)嘉帽堕落,(孟)嘉不之觉,(桓)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孟)嘉良久如厕,(桓)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孟)嘉,着(孟)嘉坐处。(孟)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东篱携酒,用陶渊明采菊东篱典。〔9〕“对残辉”句:谓面对残阳,不要像齐景公一样,作牛山之叹。《燕子春秋·谏上十七》载:“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后以牛山叹、牛山涕、牛山悲、牛山泪喻为人生短暂而悲叹。牛山,在今山东淄博市。〔10〕“赏令节”句:在美好的节日游赏,须一醉方休。令节,美好的节日,此指重阳节。酩酊,大醉。方酬,方能酬应赏节之志。〔11〕尤物:指奇绝的景色。〔12〕盏里忘忧:酒能解愁,又称“欢伯”,故云。三国魏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汉焦贛《易林·坎之兑》:“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风 归 云

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1]。陌上夜阑^[2],
襟袖起凉飈^[3]。天末残星^[4],流电未灭,闪闪隔
林梢^[5]。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6],渐分山路

迢迢^[7]。驱驱行役^[8]，冉冉光阴^[9]，蝇头利禄^[10]，蜗角功名^[11]，毕竟成何事，漫相高^[12]。抛掷云泉^[13]，狎玩尘土^[14]，壮节等闲消^[15]。幸有五湖烟浪^[16]，一船风月^[17]，会须归去老渔樵^[18]。

题 解

《凤归云》，唐教坊曲名，《乐章集》平韵一百一字者注仙吕调，仄韵一百十八字者注林钟商调。此词为前者，即一百一字，前片十句四平韵，后片十一句三平韵。此词为行役词，作年莫考，从题旨看当为晚年之作。上片写景如画，下片抒归隐之感。“向深秋”四句写深夜行役，雨馀气爽，凉风习习。“天末”三句写星光名灭，善状夜景。“又是”三句写天将破晓，山路渐渐能看得分明。写景由总到分，由远到近，层次分明，将夜景写得逼真如画，可感可触。下片由行役引发感慨，“驱驱”六句为奔走利禄者画像，亦含有作者的自赎。“抛却”三句为奔走利禄者作惊醒语，劝其莫要为功名利禄而轻掷美妙年华。“幸有”三句谓惟有隐者才志趣高雅。

注 释

- 〔1〕“雨馀”句：谓雨过之后，空气清爽，西郊也被洗得一片清静。肃，清除，清静。〔2〕陌上夜阑：行路中已觉夜将尽。陌，田间小路。夜阑，夜残，夜将尽。〔3〕“襟袖”句：意谓起了一阵凉风。凉飈，凉风。风来襟袖先知，故云。〔4〕“天末”句：天边的残星。〔5〕“流电”二句：谓隔着林梢，可以看见闪闪的星光。流电，指闪闪的星光。〔6〕阳乌：即太阳。已详见前注。〔7〕山路迢迢：山路很深。迢迢，指山路深邃。不能释为“遥远”，因山路曲折，只见深邃而不见遥远。〔8〕驱驱：奔走辛劳。〔9〕冉冉：渐渐。〔10〕蝇头利禄：小小的利禄。〔11〕蜗角功名：意

谓功名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争地而战，伏尸数万。”〔12〕漫相高：互相轻慢地攀比高下。〔13〕“抛掷”句：谓抛掷美景。云泉，指美景。〔14〕狎玩尘土：戏弄尘世。狎玩，戏弄。尘土，尘世。〔15〕壮节：壮烈的节操。此处之“壮节”，非谓建功立业之壮节，乃以归隐山林为壮节，观下文便知。〔16〕五湖烟浪：泛指游山玩水。五湖，其说不一，一谓太湖，见晋张勃《吴录》；二谓指包括太湖在内的周围五个湖，即滬湖、洮湖、射湖、贵湖、太湖，见虞翻《后汉书注》；三谓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太湖为五湖，见韦昭《吴越春秋注》。此处泛指天下的江湖。烟浪，烟波。〔17〕风月：指美景。〔18〕“会须”句：当及早归去，终老于山林之中。渔樵，指钓鱼打柴，意谓以山林为乐。

柳 腰 轻

英英妙舞腰肢软^{〔1〕}。章台柳、昭阳燕^{〔2〕}。
 锦衣冠盖，绮堂宴会，是处千金争选^{〔3〕}。顾香
 砌、丝管初调^{〔4〕}，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
 霓裳促遍^{〔5〕}。逞盈盈、渐催檀板^{〔6〕}。慢垂霞
 袖^{〔7〕}，急趋莲步^{〔8〕}，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
 国倾城^{〔9〕}，暂回眸、万人肠断^{〔10〕}。

题 解

《柳腰轻》，《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是唐教坊十八调之一，曲名为柳永自制。上下片各四十一字，于一、二、五、七句押韵。此词为歌妓词，作年莫考。全词写歌妓之歌声美妙，舞姿翩翩。写歌妓之舞姿，以章台柳、昭阳燕为喻；写歌妓歌声之美，以“四处千金争选”为赞；写歌妓歌前之神态，仅谓“丝管初调，佩环微颤”，大

得“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情致。下片歌舞并写,“乍入”二句写歌喉轻盈,慢垂三句写舞姿千变万化,“算何止”三句写其美无双,回眸媚人。此当然为艳科词,但无尘下之语纠缠,音调和谐。

注 释

〔1〕英英:为歌妓名,当为汴京歌妓。柳永词多写实,但英英其人,除了《乐章集》提及外,余无考。〔2〕“章台”句:以柳氏与飞燕喻歌妓。孟棻《本事诗》:“(韩翃得妓柳氏)来岁成名。后数年,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奏为从事。以世方扰,不敢以柳自随,置之都下,期至而逐之。连三岁,不果逐,因以良金买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酒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汉伶玄《赵飞燕外传》:“宫中所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赵飞燕)丰若有馀,柔若无骨,迁延谨畏,若远若近。’”宋秦醇《赵飞燕别传》:“赵后腰骨尤纤细,善踣(ju 四声)步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3〕“锦衣”三句:谓华贵人家出高价争着请她去歌舞。锦衣,指华贵的衣服。冠盖,谓官宦人家。绮堂,华贵的厅堂。是处,到处。〔4〕顾香砌:看看洒满香水的唱台上,歌女正在调着乐器。砌,台阶,此指唱台。丝管,泛指乐器。〔5〕“乍入”句:谓刚刚将《霓裳》曲唱过一段。霓裳,即《霓裳羽衣曲》。促,促拍。遍,唐宋时称乐曲的结构单位。今存词调如《哨遍》、《泛清波摘遍》等,尤可见其遗迹。〔6〕檀板:檀木作的拍板。《旧唐书·音乐志二》:“拍板,长阔如手,厚寸馀,以韦连之,击以代扑。”扑(bià),拍手。〔7〕霞袖:谓舞袖如云霞飘逸。〔8〕莲步:谓美人之步。《南史·废帝东昏侯传》:“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9〕倾城倾国:极其漂亮。《汉书·外戚传上·李夫人》:“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后以“倾城倾国”形容女子极其美丽。〔10〕“暂回眸”句:谓回眸一顾,万人感动。唐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木 兰 花

佳娘捧板花钿簇^[1]。唱出新声群艳伏^[2]。
金鹅扇掩调累累^[3]，文杏梁高尘簌簌^[4]。
鸾吟凤啸清相续^[5]。管烈弦焦争可逐^[6]。何当
夜入连昌宫，飞上九天歌一曲^[7]。

题 解

《乐章集》注明为林钟商，是唐教坊十八调之一，曲名亦为唐教坊曲名。前后片各四句，句七字，共五十六字，前后片均于一、二、四句押韵，与唐人此调五十五字者不同，分句亦不同。此词亦写听歌，连以鸾吟凤啸、梁尘暗落以及唐之念奴为盈喻。除写其歌声之美外，又突出其态：“捧板花钿簇”，“金鹅扇掩”，写其佯羞之态，生动真切。

注 释

〔1〕“佳娘”句：谓佳娘捧着拍板上场，如花团般锦簇。佳娘，歌妓名。其人不详。捧板，捧着拍板。花钿簇，花钿丛聚。钿，妇人首饰物。

〔2〕“群艳伏”：众歌妓都伏首称善。群艳，指众歌妓。〔3〕“金鹅”句：谓以扇掩口而歌，声调绝伦。金鹅扇，饰以金鹅之扇。累累，连接成串。

〔4〕“文杏”句：谓即使屋梁很高，歌声也震动了梁上之尘。文杏梁，用文杏木作的屋梁，喻梁之美。司马相如《长门赋》：“刻木兰以为舟兮，饰文杏以为梁。”木兰、文杏，皆香木。〔5〕鸾吟凤啸：形容歌声如鸾之吟、凤之啸。鸾、凤，皆瑞鸟，故用以为喻。

〔6〕“管烈”句：谓美妙的乐器声，与歌妓之歌声相追逐。《后汉书》卷六十《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

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所谓“弦焦”者,乃与“管烈”相对为文,并非弦亦“焦”矣。〔7〕“何当”二句:谓其歌声可与在连昌宫歌唱的念奴相比美。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箛。”连昌宫,在河南宜阳县西,唐高宗置。念奴,唐玄宗时歌者。九天,指宫禁。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瑞 鸂 鶒

宝髻瑶簪^{〔1〕}。严妆巧^{〔2〕},天然绿媚红深^{〔3〕}。
 绮罗丛里^{〔4〕},独逞讴吟^{〔5〕}。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6〕}。
 倾听处,王孙帝子,鹤盖成阴^{〔7〕}。
 凝态掩霞襟^{〔8〕}。动象板声声,怨思难忍^{〔9〕}。
 嘹亮处,迴压弦管低沉^{〔10〕}。时恁回眸敛黛^{〔11〕},
 空役五陵心^{〔12〕}。须信道^{〔13〕},缘情寄意,别有知音^{〔14〕}。

题 解

《瑞鸂鶒》,见前《瑞鸂鶒·天将奇艳与寒梅》注。然此词《乐章集》注南吕调,亦完全打破了律诗的句式,八十八字,前后片各十句五平韵。此阕与前阕不同,为妓恋词,写歌妓虽以艺侍人,然却“别有知音”,追求爱情自由,显然有进步意义。“宝髻”三句写其美丽无比,“绮罗”二句写其歌声压倒群艳,“一曲”二句谓其之歌千金,“倾听”三句用听者反映衬其歌声之美。下片写歌妓虽以色艺侍人,却有说不出的内心悲苦,“动象板”二句写歌声幽怨,

“嘹亮”二句写歌声嘹亮,“时恁”谓其歌声牵动了五陵少年。“须信道”三句为歌妓别有知音,即突出了歌妓要求人格尊严与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

注 释

〔1〕宝髻瑶簪:谓发式与簪子都很漂亮。宝髻,盖谓髻之漂亮。“宝”,亦为形容词。瑶簪,犹“玉簪”。〔2〕严妆:浓妆。〔3〕“天然”句:意谓化妆得浓淡刚好。绿媚,谓眉媚。〔4〕绮罗丛:指歌妓丛。歌妓均盛装艳裹,故云“绮罗丛”。〔5〕讴吟:歌唱。〔6〕“一曲”二句:谓一曲高雅的《阳春》歌,就定了身价,何止一曲千金。《阳春》,即阳春白雪,指高雅的乐曲。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何啻,何止。〔7〕“王孙”二句:意谓来听歌的尽是一些身份高贵的人,车马成群。王孙帝子,犹云“王孙公子”,泛指身份高贵的人。鹤盖,形容车盖之华美。盖,车盖,车篷,用以遮阳障雨。车盖成阴,车盖遮蔽了阳光,到处是一片阴凉,谓车马之多。〔8〕“凝态”句:谓歌唱之前,神态庄重,霞披、襟袖也收敛不动。掩,止息不动。〔9〕“动象板”二句:只见拍板动处,歌声传出怨思之情。象板,象牙作的拍板。古代歌女,歌唱之前先摇拍板,用以定场。怨思难任,怨恨之思难于承受。〔10〕“嘹亮”二句:谓歌声之嘹亮,压住了乐器的声音。古代歌唱与今不同,往往乐声与歌声争胜,故云。迴压,远远压住了。弦管,本谓弦乐与管乐,此泛指乐器。〔11〕“时恁”句:时不时回头顾盼,转眸皱眉。恁,如此,这般。回眸,回头顾盼。敛黛,敛眉,皱眉。回头顾盼,最能体现女人之美,唐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故始有下句。〔12〕“空役”句:意谓将那些华贵公子的心弦全扣动了。空,罄尽,全部。役,使被吸引而不自主,引申为牵惹,羁绊。唐孟郊《古别离》诗:“春芳役双眼,春风柔四肢。”五陵,即“五陵少年”的简称。详见前《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闋注。〔13〕须信道:须知道。〔14〕知音:知己。《列

子·汤问》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伯牙琴音志在高山，子期说“峨峨乎泰山”；琴音意在流水，子期说：“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后世遂以志同道合者为“知音”。此处指恋人，心上人。

合 欢 带

身材儿、早是妖娆^[1]。算风措^[2]、实难描。
一个肌肤浑似玉^[3]，更都来^[4]、占了千娇。妍歌
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5]。自相逢，便觉韩
娥价减，飞燕声消^[6]。桃花零落，溪水潺
湲，重寻仙径非遥^[7]。莫道千金酬一笑^[8]，便明
珠、万斛须邀^[9]。檀郎幸有^[10]，凌云词赋^[11]，掷
果风标^[12]。况当年，便好相携，凤楼深处吹
箫^[13]。

题 解

《合欢带》，柳永自制曲，盖因咏合欢而取名，《乐章集》注林钟商，一百五字，前片九句五平韵，后片十句四平韵。此词亦为恋妓词，与上词不同，是写妓女与才子的互相爱慕。上片从才子着笔，写歌妓的漂亮。首三句写其身材之美与仪态之美，“一个”三句写其肤色白嫩，仪态千娇。“艳歌”四句写其能歌善舞，“自相逢”三句谓其超过韩娥、飞燕。下片另辟蹊径，“桃花”三句用刘晨、阮肇典写重寻所欢，“莫道”三句写所欢其价无比，“檀郎”三句又从歌妓着笔，写对才子才情的思慕，“况当年”三句写双方早有相期之情。

注 释

〔1〕“早是”句：已是妩媚多姿。《诗词曲语词汇释》：“早是，犹云本是或已是也。”妖娆，亦作“妖饶”，妩媚多姿。唐何希尧《海棠》诗：“着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最妖娆。”〔2〕算风措：料想风流举措。算，料想。

〔3〕“一个”句：谓整个肌肤如玉般温润。一个，整个。此句写色。

〔4〕更都来：更算来。《诗词曲语词汇释》：“都来，犹云统统也，不过也，算来也。”此句写态。

〔5〕“妍歌”三句：谓其歌声胜过黄莺，舞腰胜过柳枝。

〔6〕“便觉”二句：（与你比起来），便觉得韩娥的歌声也减了价钱，赵飞燕的舞姿也消声匿迹。韩娥，古代有名的歌女。《列子·汤问》：“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之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哀歌，一里老幼喜跃扑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仿娥之遗声。”飞燕，即赵飞燕，已见前注。

〔7〕“桃花”三句：用刘晨阮肇典，意谓重新追寻到你的踪迹，想来是不难的。

〔8〕“莫道”句：南朝梁王僧孺《咏宠姬》：“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

〔9〕“便明珠”句：就是须用万斛明珠相邀也值得。《岭表异闻录》：“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质，石季伦（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珍珠三斛买之。”

〔10〕檀郎：指漂亮的男子。此谓所欢。潘安貌美，小字檀奴，故女子称其所爱曰檀郎。

〔11〕凌云辞赋：谓作起辞赋来，如司马相如的辞赋一样意气高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进《大人》之颂，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闲（间）意。”

〔12〕“掷果”句：《语林》：“安仁（即潘岳）至美，每行，老姬以果掷之满车。”风标，风致，风姿。

〔13〕“况当年”三句：况且正当美妙年华，应效弄玉、萧史吹箫于凤楼。汉刘向《列仙传》：“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

木 兰 花

杏 花

剪裁用尽春工意^[1]。浅蘸朝霞千万蕊^[2]。
天然淡泞好精神^[3]，洗尽严妆方见媚^[4]。
风亭月榭闲相倚^[5]。紫玉枝梢红蜡蒂^[6]。假饶
花落未消愁^[7]，煮酒杯盘催结子^[8]。

题 解

《木兰花》，见前《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注，此实为《玉楼春》体。此词作年莫考，与下二首分咏杏花、海棠与柳枝，虽寓意无多，却清新可喜，各选一首，以享读者。“剪裁”二句从花之形色着笔，写杏花沐浴在朝阳之中，十分艳丽。“天然”二句从花之精神着笔，谓其艳极而淡。“风亭”二句写杏花与亭榭相辉映。“假饶”二句想象杏子成熟时情景，构思奇特。

注 释

〔1〕“剪裁”句：谓造化用尽心意，将杏花剪裁得十分漂亮。剪裁，谓美景像剪裁出的一样。唐贺知章《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工，谓春季造化万物之工。

〔2〕“浅蘸”句：谓杏花之千万花蕊都沐浴在朝阳之中。蘸，本谓将物体在液体中沾一下就拿出来，此处谓沐浴着朝阳。〔3〕淡泞：清新明净。

〔4〕严妆：浓妆。〔5〕闲：闲雅。〔6〕“紫玉”句：谓枝如玉而花如红蜡。紫玉，本谓紫色宝玉，此处喻鲜嫩的杏树枝。红蜡，本谓红色蜡烛，此处

喻鲜嫩的红杏花。〔7〕假饶：如果。唐李山甫《南山》诗：“假饶不是神仙骨，终抱琴书向此游。”〔8〕“煮酒”句：意谓希望它赶快结子来供下酒。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四月八日》：“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佳宾，觥酬交作。”南朝宋鲍照《代挽歌》诗：“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

海 棠

东风催露千娇面^{〔1〕}。欲绽红深开处浅^{〔2〕}。
日高梳洗甚时忒，点滴燕脂匀未遍^{〔3〕}。 霏
微雨罢残阳院^{〔4〕}。洗出都城新锦段^{〔5〕}。美人纤
手摘芳枝，插在钗头和凤颤^{〔6〕}。

题 解

此首咏海棠。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词首二句即写海棠半开时之情状，深浅相间，十分娇艳。“日高”二句又以睡起未及梳妆之美人为喻，新颖奇巧。“霏微”二句写雨后黄昏，花如锦缎。“美人”二句写花在钗头，美人、花枝与钗上之凤凰相互媲美。

注 释

〔1〕“东风”句：意谓春风吹来，使海棠千娇百媚的脸庞都露了出来。东风，春风。〔2〕“欲绽”句：意谓花只半开，已开了的半瓣花呈现出浅红色，而另外欲开尚未开的半瓣花呈现出深红色。〔3〕“日高”二句：此二句以美人喻海棠，意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的，睡得又那么适意呢，怎么到了日高时分才梳洗打扮，胭脂还未来得及抹匀？因海棠半开，颜色半浅半深，故云。忒（xiān），忒睡，适意地睡。〔4〕“霏微”句：谓小雨过后夕阳

又照着庭院。霏微，雨雪细小貌。唐李端《巫山高》诗：“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5〕“洗出”句：谓细雨过后，海棠像都城里洗过的锦缎一样鲜亮。〔6〕“插在”句：谓插在头上，与凤钗上的凤凰一块在颤动。钗，女子首饰。凤钗，钗的一种，钗头作风形，因以为名。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钗子》：“始皇又金银作风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

柳 枝

黄金万缕风牵细^{〔1〕}。寒食初头春有味^{〔2〕}。
 殢烟尤雨索春饶^{〔3〕}，一日三眠夸得意。章
 街隋岸欢游地^{〔4〕}。高拂楼台低映水。楚王空待
 学风流，饿损宫腰终不似^{〔5〕}。

题 解

此首咏柳。首二句写柳枝随风，寒食春浓。“殢烟”二句写雨后柳绿，更饶春味。“章街”二句写柳拂楼台，池水映柳。“楚王”二句写柳之婀娜多姿非美人能比。

注 释

- 〔1〕“黄金”句：谓柳枝经风吹摇摆后显得更细。黄金，喻柳枝。
 〔2〕“寒食”句：谓寒食节前后春色更浓。寒食，节气名，在清明前两日，已详见前注。寒食在农历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其时柳色正浓，故云。
 〔3〕“殢烟”句：意谓经过雨洗后，春柳更添春色。殢(ní)、尤，亲近。饶，添。
 〔4〕“章街”句：章台街与隋堤岸皆以植柳闻名，故云。章街，章台街，汉长安街名。
 〔5〕“楚王”二句：意谓楚王爱细腰，宫女以至为了腰细而饿死，但终究不如柳腰之婀娜多姿。《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二 郎 神

炎光谢^[1]。过暮雨、芳尘轻洒^[2]。乍露冷
风清庭户^[3]，爽天如水^[4]，玉钩遥挂^[5]。应是星
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6]。极目处^[7]、乱
云暗度^[8]，耿耿银河高泻^[9]。闲雅^[10]。须
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11]，抬
粉面、云鬟相亚^[12]。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
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
夜^[13]。

题 解

《二郎神》，唐教坊曲名，此调有两体，前片起句三字者名《二郎神》，前片起句四字者名《转调二郎神》。《乐章集》注林钟商，一百四字，前片八句五仄韵，后片十句五仄韵。此亦为节序词，写七夕，具体作年莫考。上片首三句夏去秋来，雨过天青，总写七夕景色。“乍露”三句写七夕之夜爽天如水，突出初月。“应是”二句写牛女相会，“极目处”二句写乱云微度，银河高泻，衬托牛女相会之美景。下片首三句是对牛女相会美景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人间夫妻美好感情的高度评价。“运巧思”二句写民间乞巧之俗如画。“钿合”二句忽然宕开，用唐玄宗与杨贵妃七夕私语典，真神来之笔。尾三句直承上文生发，赞美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占得欢娱，年年今夜”的美好情义。

注 释

- [1]炎光谢:谓暑气已退。 [2]“过暮雨”句:为“暮雨过,轻洒芳尘”之倒装,意谓暮雨过后,尘土为之一扫而空。芳尘,此处指尘土。
- [3]“乍露”句:谓接近结露的时候,开始变冷的秋风使庭户也变得清爽。乍露,初次结露或接近结露的时候。 [4]爽天如水:谓爽朗的青天与绿水成为一色。爽天,清爽晴朗的天空。 [5]玉钩:喻新月。南朝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 [6]“应是”二句:意谓应是织女嗟叹与牛郎相隔太久了,想御风跨过天河去与牛郎应旧约。星娥,指织女。李商隐《海客》诗:“海客乘槎上紫气,星娥罢织一相闻。”《岁华记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遗文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飙轮,指御风而行的神车。唐陆龟蒙《和〈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之一:“莫言洞府能招隐,会辗飙轮见玉皇。” [7]极目处:愿望所及。
- [8]乱云暗度:淡淡的乱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移动。乱云,指高空中天河旁的薄云。 [9]耿耿星河:明亮的天河。耿耿,明亮。星河,天河。
- [10]闲雅:紧承上句,谓景物雅致。闲,通“娴”。 [11]“运巧思”句:意谓女子在彩楼上乞巧。农历七月七日,女子在庭院设瓜果向织女乞求智巧。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钗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以为符应。”唐林杰《乞巧》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 [12]“抬粉面”句:谓乞巧的女子抬起粉面,发髻都相似。相亚,相似。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吴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 [13]“钿合”五句:用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七夕誓世世为夫妻典,祝愿天上人间年年七夕欢娱。见宋乐史《杨妃外传》。唐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半夜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钗留一鼓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后世因称矢志不渝、永为鸾侣者为钿合姻缘。钿合,亦作“钿盒”,镶嵌金银玉贝的首饰盒。金钗,女子首饰。算,推测,料想。“算谁在”句,指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

巫山一段云

六六真游洞^[1]，三三物外天^[2]。九班麟稳
破非烟^[3]。何处按云轩^[4]。昨夜麻姑侍
宴。又话蓬莱清浅^[5]。几回山脚望云涛。仿佛
见金鳌^[6]。

题解

《巫山一段云》，唐教坊曲名，《乐章集》注双调，四十六字，前片四句三平韵，后片四句两仄韵两平韵。《乐章集》中有五首《巫山一段云》，开词中游仙之先河，此即其一。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曰：“诗有游仙，词亦有游仙。人皆谓柳三变《乐章集》工于闺帐淫媒之语、羁旅悲怨之辞。然集中《巫山一段云》词，工于游仙，又飘飘有凌云之意，人所未知。”然原集中《巫山一段云》五首，多用麻姑与西王母典，其五又有“一曲《云谣》为寿”之句，岂其以游仙词之形式，为人母祝寿欤？即如此首，写群仙下凡，又谓麻姑侍宴，话蓬莱清浅，皆祝人母寿高之意。资料短乏，其间人事内容莫辨，亦殊难遽断，仅助读者之一思耳。即以游仙而论，李调元谓“飘飘有凌云之意”，诚不虚言。

注释

〔1〕“六六”句：谓三十六洞天。道家以为天下名山胜境，为神仙所居者谓之洞天。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真，道家称养成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亦泛指成仙的人。〔2〕“三三”句：谓世外九天。然何谓九天，其说又不同。《太玄经》卷八：“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

天,五为睟天,六为扩天,七为灭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三三,三的倍数,即九。物外,世外。谓超脱于尘世之外。〔3〕“九班”句:意谓仙人乘着麟驾冲破祥云而来。九班,原指朝班,此指仙班。麟,仙人以麟为驾。麟稳,谓麟驾安稳。非烟,谓祥云。《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为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唐杜正伦《玄武门侍宴》诗:“玉池流若醴,云阁聚非烟。”〔4〕云轩:仙人所乘之车。〔5〕“昨夜”句:昨夜麻姑曾来侍宴,又说到蓬莱水的清浅。麻姑,女仙,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宋政和中,封真人。世以麻姑祝女寿,言其长生不老如麻姑。晋葛洪《神仙传》:“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陆乎?’”蓬莱,传说中海上三神山之一。〔6〕“几回”二句:此二句亦为麻姑语,意为曾经几次看到金鳌在负神山而舞,使山脚下云涛滚滚。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